孔子集語卷六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主德五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尚書大傳略說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史記補三皇本紀引韓詩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

白虎通封禪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

韓詩外傳三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津逮本作制）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津逮本作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說苑君道〕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大戴禮主言〕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

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一作閗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麋一作眉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旣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

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作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一作上好諫則下隱慝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

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

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疑作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

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
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
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
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
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
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
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
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

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與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視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

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大戴依元刻本下同此）

大戴禮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史記索隱作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史記索隱作何）人邪抑非人邪（二邪字史記索隱作也）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一本作也）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

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御覽引下有貅字豹虎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御覽引作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湻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史記正義引作勞勤御覽作旁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

王用度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徧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史記索隱引作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史記索隱引作砥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

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史記索隱引郁作神嶷作俟）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

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寧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屠本作漁）事親寛裕溫良教敦（一作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歴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臯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

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放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

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大戴禮虞戴德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一作循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

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

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斆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容色正時以斆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

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㬜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

曰否上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之袝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大戴禮誥志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

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上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大訓作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無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上未知其可以遠災也公曰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一作欲）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動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大訓重世久二字）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

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眾非以爲
災長之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
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
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
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
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作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乃歲俱生於
東以順四時卒于冬鵲（一作分訓作方）大於時雞三號卒明載
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
道此謂歲虞汁月（大訓無歲字）天曰作明曰與維天是載地

曰作昌曰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一作亨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大訓作表表裏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蓄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與而時大訓作日用常節曰聖人主祭于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大訓作伐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代亂禹治以移眾眾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

誘（大訓作撫）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一本無隕字）勃（大訓作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一本無谷字）川浴（大訓作洛）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虻不食天駒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允使來往他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

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大訓無毒字以時省舉良
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敦仁賓也
大戴禮用兵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
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
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大訓作用兵
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
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
以喪厥身蚩尤惛欲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周禮疏引作何兵
之能造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衞厥身者也人生

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大訓作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大訓作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

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歷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漢書作孟陬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殞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餼眥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殀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大戴禮少閒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

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準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

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脩禮於內以事天子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上脩四衞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此

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民（大訓作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噫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臣則不能五王取人臣也傳聞之以委於君臣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

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舜有大訓作崩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一本有室字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

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大訓作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

年大訓作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佚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一作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無孔校作典用行三明親親尙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僕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敎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

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一作問觀）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一本下有臣恐其足四字）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一本

作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荄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蔓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一作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公

公羊襄二十九年何休解詁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疏云孝經說文

初學記九引七經義綱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

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七十六又見御覽

史記商君傳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

者退

後漢書翟酺傳酺上疏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孔子曰帝者諦也注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元注云審諦於物也

後漢書五行志注引魏志高堂隆對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

荀子王制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

吾無觀其餘矣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

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

至矣

〔新序襍事四〕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

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

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衰麻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羣書治要尸子治天下鄭簡公謂子産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羣書治要尸子處道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

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圓

御覽七十九引尸子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耕不約而成

御覽三百六十五引作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

御覽四百九十引尸子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

〈說苑敬愼〉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御覽六百二十引尸子〉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

汝知之按諸子彙函以爲尸子君治篇文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

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衞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衞者信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

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韓非子難一〕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韓非子難一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閒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

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

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韓非子難二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

之心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已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臣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說苑政理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

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呂氏春秋貴直論過理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琁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之所以亡也

陸賈新語無爲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

身而已矣

淮南子齊俗訓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新序𥟖事四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

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新序襍事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擇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按家語與此同淮南子人閒訓論衡四諱御覽百八十引風俗通亦有此說東皆作西

文選孫子荊爲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今新序無此文

說苑君道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爲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

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說苑政理〕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說苑政理〕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

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無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說苑尊賢〉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

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說苑尊賢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閒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

其賢也

〔說苑正諫〕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說苑權謀〕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

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潛夫論愼微 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桀紂非一惡而亡故[illegible]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誤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illegible]未足

以王

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愼察用之

〔風俗通五〕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脩無極

孔子集語卷六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沈琮寶　陳其榮校

孔子集語卷七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臣術六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曰至是非奔輳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邪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作不入於耳鹽鐵論作不入於門 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皇侃論語疏七引乎上有不字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按又見新序襍事五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

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

〈韓詩外傳七〉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似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說苑臣術〉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

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

〔劉子薦賢〕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非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使于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

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葢廬以辟燥濕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

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晏子春秋問下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彊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晏子春秋雜上 晏子使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子貢反

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遫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

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外篇上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

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長短經懼誡引尸子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許芝奏引春秋大傳）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

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韓非子難一〉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不敢失禮矣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賞而爲首

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說苑復恩〕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

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呂氏春秋孟春紀去私晉平公問於祁黄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黄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平公又問祁黄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黄羊可謂公矣

呂氏春秋不苟論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呂氏春秋士容論務大孔子曰鷰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鷰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鷰爵之智者寡矣

鹽鐵論通有　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鹽鐵論褒賢　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

說苑臣術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而訾不譽也

說苑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

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蹷以走蹷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蹷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尊賢〉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尊賢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說苑正諫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

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白虎通諫諍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說苑正諫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

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
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
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
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
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
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
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
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

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說苑襍言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

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抱朴子外篇逸民 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

長短經臣術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爲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

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此見家語姑附載之

孔子集語卷七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其榮校
沈璟覆

孔子集語卷八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交道七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此二字舊脫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舊本無對字據文選注增鄉者刈著薪文選注下有而字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文選御覽俱作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蓋字文選御覽俱作吾所以悲者六字御覽六百八十八引亦同

韓詩外傳九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一本作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韓詩外傳十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

羣書治要尸子明堂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

羣書治要尸子處道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按薛據集語作孔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說苑敬慎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

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說苑襍言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說苑襍言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說苑襍言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說苑襍言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說苑襍言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說苑襍言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說苑襍言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薛據集語作閑也

說苑襍言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一作蹠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

說苑襍言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

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

中論貴驗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孔子集語卷八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陳謨　汪學瀚校

孔子集語卷九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論人八

〔繹史九十五引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襍也子貢曰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襍也

〔說苑襍言〕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襍也子貢曰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

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襍也

毛詩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戸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

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者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韓詩外傳亦有此文今外傳無

韓詩外傳一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

說苑立節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爲軾也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闒

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

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韓詩外傳二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此下本皆衍一有字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鬭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

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

韓詩外傳三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四孔子見客薛據集語引作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曰薛曰上有問字客仁也薛下有乎字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薛作卽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五字薛無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

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薛作其氣）夫形體也色心也（薛作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薛作苟有溫瑩良在其中）則眚睫著（薛作見）之矣瑕疵在中（薛中上有其字）則眚睫不能匿之（薛作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薛下有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九字）

御覽五百十引高士傳　客有候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賓兮法兮吾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徑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曜苟縕矣自厚容止可知矣

韓詩外傳七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

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張一作漲）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

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蝗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鬭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韓詩外傳九〕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朱或作擊鐘鼓者上聞

於天下絜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疑爲子宰焉

〔說苑指武〕孔子北游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閒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

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
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
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
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
劒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
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
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
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

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力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

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買當爲憙形近而譌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買與置形亦相近故元本又譌作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一本作知一本作自彊不息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一本無可字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一本財上有宛字注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宛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

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襍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

公曰然則夫章甫約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

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

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

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

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衞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敎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葢受敎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葢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

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
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
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
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
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
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
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
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戒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

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共一作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龍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

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

夷式己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

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

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

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斅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

也其言曰君雖不諒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然裴駰引亦作子然之行也

〔羣書治要尸子勸學〕孔子曰自娛於檃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

〔穀梁成五年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

績乎攘善也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晉語五云遇大車當道而覆）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

服卒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

魯語下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忓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習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

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

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魯語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魯語下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

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晏子春秋諫上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衣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春秋諫下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

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
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
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
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
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
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
留生事棺椁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
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
諸侯之賓客慚入吾國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崇君之行

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殯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晏子春秋襍上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鐏公曰酌寡人之鐏進之

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

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閒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飲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

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幷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

〔新序襍事一〕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

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
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
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
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
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
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
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
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
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

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閒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乎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襍上〉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斬衰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荀子大略〉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

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

取健無取詌（家語作鉗）無取口啍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强怒勝計者亡

韓詩外傳四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

不亦殆乎

〔說苑尊賢〕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無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言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

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列子天瑞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

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御覽三百八十三引新序〕孔子見宋榮啟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啟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夭傷吾年九十歲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按今本佚此文

〔說苑襍言〕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

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列子說符　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一本此下有來字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

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呂氏春秋愼大覽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淮南子道應訓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

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莊子列禦寇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

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襍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御覽九百十五引莊子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鳳凰其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凰居上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朱一

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烏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按今本無此文當是佚篇

韓非子說林下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于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宋本孔子曰提行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

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韓非子顯學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薛據集語引說苑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與之久處而言不充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充其辯按今本無此文韓非子澹臺子羽六句在孔子曰以容取人之上不以爲孔子語也

御覽四百六十九引王孫子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山之

二字從御覽八百三十二引補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游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故也故字從八百三十二引補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廏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合宮養多力之士本作奉多力之書從八百三十二引改四百二亦引作士日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憂鄰國吾字從四百二引補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

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淮南子道應訓荆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

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注一作）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

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新序刺奢〕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

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

渠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衞其有亂乎倍衞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呂氏春秋愼行論求人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

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鹽鐵論大論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一本無才女二字

新序襍事四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

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新序刺奢魯孟獻子聘于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今本作以養從宋本及御覽四百七十二引改賢爲富我

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立節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說苑復恩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

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七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說苑善說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

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說苑權謀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

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說苑權謀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

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說苑襍言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說苑襍言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說苑襍言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潛夫論志氏姓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

溫恭敦敏穀維水鬭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修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師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

（繹史九十五引畱青日札）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

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迹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于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其言往迹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

欲爵為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皇侃論語義疏引論釋云公冶長從衞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嗺嗺冶長含笑吏啟主冶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冶長雀何所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嘖嘖嗺嗺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

孔子集語卷九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陳章乃錫謨校

孔子集語卷十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論政九

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本無以字據御覽六百五十二引補寧失過以有赦

尚書大傳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

尚書大傳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死罰二千鍰末句據史記平準書索隱引補

尚書大傳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聽民漢書刑法志作聽獄

尚書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鄭注孔子說春秋曰政以

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

〔韓詩外傳二〕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橛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說苑建本〕豐牆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

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撅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亾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唇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韓詩外傳二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

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焉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三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

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此二字本脫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

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韓詩外傳八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據說苑脫一句）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

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說苑政理〉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敎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

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己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

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一作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

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徵（一作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

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獘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

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脩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旣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元本作紸玉篇引作黈說文紞冕冠塞耳者則統卽紞之誤絖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大戴禮千乘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遵遵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一本無如字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

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

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

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

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大訓此下有受字而行之

以時通于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寳豐省及民共

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

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尙賢進能

使知事爵不世能大訓此下有官字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

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

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之（一本無之字）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壃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一作國）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曰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

穀蚕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四衛强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所作大訓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

義子女專曰娭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國大訓作圖）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御覽作表）濯（御覽作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

之民嬴醜以胔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宮室二字大訓作官）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大訓作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飢饉道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大訓作時）天之飢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于

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大訓上有咸字安民大訓作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爲奧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

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畜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强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大戴禮四代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

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二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恆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

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淯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為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

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然戚然（大訓作威）然頤然

羣然踖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

德牽行乃有陰陽陽曰德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

差喜無竝憂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楫機楫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為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眾妨於政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眾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大訓作薦非事君也君聞

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大訓作薦）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一作循）國脩政公曰善哉

〔大戴禮小辯〕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辯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辯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辯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辯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辯禁

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柰何其小辯乎公曰不辯則何以爲政子曰辯而不小夫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辯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旣也而况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辯言子曰辯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辯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辯言公曰

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此下大訓有行字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

辟臣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亾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戴校曰必作心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　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辯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一本達字不重一本作大禮必簡　河以透蛇故

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柔
故能化

〈魯語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春秋繁露王道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孰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燿嘉顏回尙（當作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斁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

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

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案今之聽獄四句即前尚書大傳文

晏子春秋問上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荀子正論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荀子宥坐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

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陷或作墮）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登車焉仞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

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

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本或作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

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倅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

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說苑政理〕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辯據集語引作不孝者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

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長短經政體〕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知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

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卽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倘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愼子〉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罰且賞罰禁也賞使也

〈羣書治要尸子發蒙〉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輙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

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藝文類聚八十引作請從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為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刖危引之

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說形于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說而德公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

平也

說苑至公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

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

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竟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水經濟水注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

焉

（說苑臣術）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汝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

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韓非子難三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說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

曰政在節財

〔尚書大傳略說〕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于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于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夫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

說苑政理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賔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

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
同乎哉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
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
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
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

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淮南子道應訓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

淮南子齊俗訓 子路撜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

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說苑政理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呂氏春秋審行覽具備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

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之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

術於亶父也

新序雜事二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淮南子道應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

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一本無焉字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辭據集語引此而節其文云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水經泗水注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

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刑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鹽鐵論憂邊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新序雜事五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

虎狠矣詩云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論衡遭虎〉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說苑建本〉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敎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說苑政理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

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理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

乎

（說苑政理）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

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說苑政理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作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說苑政理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

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

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政理〕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其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續博物志十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政事惡譁而善肅古微書引詩含神霧孔子歌云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政尚靜而惡譁也

說苑尊賢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說苑指武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按群書治要引此以爲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說苑雜言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中論慎所從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金樓子立言下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

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

亢倉子農道　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

孔子集語卷十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張景雲　金肇麒校

孔子集語卷十一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博物十

〈魯語下〉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說苑辨物〉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

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搜神記十二）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羵羊

（初學記七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孔子聞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爾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土

也今外傳無

〔文選齊故安陸王碑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今外傳無

〔御覽九百二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矣今外傳無

〔魯語下〕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

曰臣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說苑辨物〉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

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太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魯語下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說苑辨物〕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

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初學記十六引晏子春秋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

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鐘大不以禮）是以曰將毀（御覽作故曰將毀下皆作故曰）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御覽無不得）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按今本晏子無）

說苑辨物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

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
曰異哉（辥據集語引作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
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相
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
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
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論衡明雩〕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
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
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

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卜筮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論衡實知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衡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廣韻十三末䳭字注引韓詩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䳭兮䳭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鶬䳭也

北戸錄上引白澤圖鬼車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

虞世南撰夫子廟堂碑辨飛龜於石函事詳雜事篇抱朴子辨問

孔子集語卷十一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張景雲　金肇麟　校

孔子集語卷十二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事譜十二上

詩商頌序疏引世本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逼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左傳桓元年疏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省文

潛夫論志氏姓 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

續博物志二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 按公羊穀梁皆謂生於襄二十一年此本史記孔子世家

韓詩外傳二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閒 初學記十七引作孔子遇

齊遇程本子於郯郯之間御覽八百十八引作孔子之齊遇程本子於譚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初學記引作甚說顧子路曰由來取二字本脫從初學記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謂字取字本脫從趙本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青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尊賢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御覽四百二引作士不中閒而見注云中閒謂紹介也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華子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塗傾蓋相顧相語

終日甚相懽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高士傳 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 水經渭水注引同按莊子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史記孔子世家載適周事在年三十之前索隱引莊子下復再言十七諸說不同宜從史記

莊子外篇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說苑敬愼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
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
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
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
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
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
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

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說苑雜言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

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

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一本作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

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一本作揖）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一本作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一本作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說苑敬慎〕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

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　季孫氏刼公家孔子欲諭術則

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御覽九百三十引重孔子字

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

論衡龍虛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說苑脩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

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一本作謗）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一本作儒下同）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議

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說苑權謀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

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一作綏于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使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行一作容不可以道眾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

以侈世飾絃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道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乃行

［墨子非儒下］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

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
可使守職宗史記孔叢作崇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
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
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
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
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
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
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
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恚怒

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孔叢子詰墨夫樹人爲信已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

〔淮南子氾論訓下〕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

說苑立節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御覽二百八引荀子魯侯欲以孔丘爲司徒將召三

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任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與聖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

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於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

荀子儒效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新序雜事一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淮南子泰俗訓〉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

〈公羊定十年解詁〉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疏云晏子春秋文按今本晏子無

〈穀梁定十年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

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

（陸賈新語辨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

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俳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馬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瞿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

公羊定十二年解詁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

氏說其言而墮之疏云春秋說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埶薄國威德反以急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尙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

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鹽鐵論備胡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謀鄰境之患彊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柏（柏伯古字通）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說苑至公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

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荀子宥坐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

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尹文子　聖人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

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

〔淮南子汜論訓下〕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說苑指武〕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眾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

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論衡講瑞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

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

劉子心隱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

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程本作文）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程子無還字）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僞（程本作爲）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後漢馮衍傳注引作魯公）以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

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强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閒

陸賈新語辨惑 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

琴操 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托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孔子集語卷十二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張景雲　金肇麒校

孔子集語卷十三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事譜十一下

韓詩外傳五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眾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

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當作由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莊子外篇秋水〉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說苑雜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

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琴操〉孔子尼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貎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尼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

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呂氏春秋愼大覽貴因〉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鹽鐵論論儒〉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

〈藝文類聚六十七引典略〉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御覽七百作幕

中

再拜環珮之聲璆然御覽作璆璆然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趙簡子將襲衞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簡子按兵而不動

鹽鐵論論儒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

藝文類聚三十引典略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樹下

御覽五百二十三引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
典略作於大樹下御覽作
野去適鄭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衛疑當作鄭之東門遇姑布子卿曰二
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
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
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
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
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
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

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嬴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以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白虎通壽命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論衡骨相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

狗然哉然哉

〈三國魏劉廙傳注引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

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按今本新序無

說苑權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

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
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
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
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
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
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
傷其類者也

〈琴操〉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
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

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尙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翺翔於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水經河水注五　昔趙鞅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又見續博物志八　繹史孔子類記一引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

歸來歸來胡爲斯

〈莊子雜篇寓言〉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墨子耕柱〉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

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莊子內篇人閒世〉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

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

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

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荀子宥坐〉孔子南適楚戹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羮不糝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

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爲諫者爲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

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倘有遺行乎本作意者當遺行乎據文選對楚王問辯命論兩注引改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

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縣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

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於上有脫文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閒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

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說苑雜言 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

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

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

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

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閒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

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尼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

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莊子雜篇讓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呂氏春秋孝行覽愼人〉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拔）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風俗通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戹於

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戹於丘其幸乎

〈莊子外篇山木〉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遊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墨子非儒孔丘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

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褫字之誤孔叢作剝）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

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

回對曰不可𥃩者煤室御覽八百三十八引作烌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論衡知實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

說苑貴德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

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說苑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莊子內篇人間世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琴操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衞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

與鄙夫爲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托辭於薌蘭云

越絕書七昔者陳成恆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恆欲弒簡公陰憚齊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嘗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越絕書外傳本事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

言不死

〈淮南子人閒訓〉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

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子嚭一作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史記衛世家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

御覽八百六十五引風俗通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聲惻怛耳

拾遺記二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初學記二十九引孝經右契御覽八百八十九引作左契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烟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

子曰兒來汝姓爲誰曰吾姓爲赤松子時橋事類賦二十注引孝經援神契作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事類賦注作孔子發薪下麟蒙其耳麟視之無孔子而往四字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搜神記八〕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閒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

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拾遺記三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

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十四年魯人鉏商田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尙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沲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

年矣

藝文類聚十引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當作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取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王將起其如得麟者

御覽二十一又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

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丘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造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論衡別通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

劉子崇學 宣尼臨没手不釋卷

水經注二十五引春秋說題辭 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

魯城北御覽八百四引同又白虎通崩薨引檀弓曰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今檀弓無此文

論衡紀妖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

御覽五百六十引皇覽冢墓記魯大夫叔梁紇冢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五步名曰防冢民傳曰防墳于防地微高孔子冢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繹史引作十三步高丈二尺冢為祠壇繹史作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繹史作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

名其樹者民傳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繹史此下有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冢孔子冢東邊與孔子竝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亦大小相望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引皇覽云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生棘木刺草

〈金樓子志怪〉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旣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荊棘草木

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人夫子當作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

孔子集語卷十三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張景雲
金肇麒校

孔子集語卷十四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雜事十二

禮記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讖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母徵在游大冢事類賦注二十五御覽九百五十五與此同三百六十一作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

後漢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

論衡實知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御覽十六引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之苗裔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演孔圖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鉤命決仲尼舌理七重陳重

授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仲尼斗脣吐教陳机授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夫子駢齒注象鉤星也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夫子輔喉

御覽三百七十引鉤命決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仲尼龜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論語摘輔象孔子胷應矩是謂儀

古

荀子非相仲尼長

荀子非相仲尼之狀面如蒙倛

白虎通姓名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爲丘

論衡骨相孔子反羽又講瑞篇孔子反宇又劉子命相篇孔子返宇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論語隱義注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乙隻屐去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路史後紀十注引世本圩頂反首張面

路史後紀十生而顙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四十有九表隄眉谷竅參臂駢脅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

八

戰國策七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

淮南子修務訓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

論衡實知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

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爲孔子師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白虎通辟雍孔子師老聃又見潛夫論讚學

說苑尊賢鮑龍跪石而登嶬孔子爲之下車

劉子知人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

晏子春秋問上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聖賢羣輔錄廣博物志二十引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

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

夫六子自勵也

韓詩外傳九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溢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賈子容經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

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亾也

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肎以力聞

呂氏春秋愼大覽愼大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肎以力聞薛據集語引作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諸足蹀狡兎不以力聞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肎以力聞

淮南子主術訓下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一作敎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亾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

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圉於匡顔色不變弦歌不
徹臨死亾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一作
攝）分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
不道鬼神不敢專已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孔子貴仁

淮南子修務訓孔子無黔突

劉子惜時仲尼恓恓突不暇黔

論衡須頌孔子顯三累之行

論衡幸遇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

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論衡言毒〕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

〔御覽六十三引論語比考讖〕水名盜泉仲尼不漱注曰夫子教于洙泗之閒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

〔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說苑說叢〕水名盜泉孔子不飲

〔後漢鍾離意傳〕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文王嗜昌蒲葅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論衡語增〕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

〔列子說符〕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

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韓詩外傳　孔子使子貢爲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矣 嗽禹謨本作孔

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　按今本外傳無此文

藝文類聚七十一引衝波傳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淸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御覽七百二十八引衝波傳略同按薛據集語引呂氏春秋亦載此事今本無之薛蓋誤

說苑辨物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

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莊子雜篇外物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天尚不全錄出

史記褚少孫補龜筴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

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春秋繁露山川頌　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含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濡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疑當作持鐮古文苑作折

鏁則芟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說苑脩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說苑反質仲尼問於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

不可委矣

中論審大臣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

韓詩外傳一　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

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鄙野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

人嗟然永久兮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列女傳辯通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

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淸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

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楚辭七諫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故以自侍

北堂書鈔一百六引琴操孔子游於騰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鶵乃承而歌之陳禹謨本作孔子遊於山隅見梓樹上有孤鶵乃承而歌之

藝文類聚三十四引琴操孔子游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乃止今本無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屈

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陳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檝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說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荅因辭而去

越絕書八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九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

乃身被賜一作陽又音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臣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繹史孔子類記一引衝波傳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荅曰夫子游陳必絶糧

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戹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肎過用烟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搜神記十九孔子戹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皁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開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

而豬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法苑珠林變化篇太平廣記四百六十八引作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珠林及廣記引物老上有故字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子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金樓子雜記上孔子出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納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御覽八百九十二引作乃棄石盤而行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吴越春秋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予之形役予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祕於靈山禹成功後藏于洞庭苞山之穴至吴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吴王以示羣臣皆莫能識乃令齋符以問孔子曰吴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丘所未聞今本所無恐馬氏誤引

〔抱朴子內篇辨問〕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袟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靈寶要略〕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眞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

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游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曰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强取出喪國廬闔閭乃尊事之

［御覽四十六引吳地記］包山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

七日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二卷使示孔子云

禹之書也

御覽一百五十七引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肎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闢從講室埽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謂曰方今尼急而闕里無故自滌意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

御覽九百二十二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游于海

中與魯人一體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孔子集語卷十四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王彥起
陳銛校

孔子集語卷十五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遺讖十三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洛書摘亡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推即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為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子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庸人十七

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世淫庸世貇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歸知命守錄其可防鈎鈐解命圖與孔子曰丘

文以候授明之出莫能雍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十四世消以二九一六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四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姤一世消无所據也遯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當有誤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執以七百六十爲世軌者堯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七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文王

推爻四乃術數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以爻正月爲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筭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爲饑丙丁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壬癸爲水臥筭爲年立筭爲日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饑得矣如是乃救災度厄矣陽之法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文選李康運命論注引作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御覽八百七十三引作河水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

井天乃淸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元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无角河二日

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蚍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爲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蚍皆然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顏泰表載干大壯表握訴龍角大脣夬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準虎剝表重童明歷元此皆律歷運期相一匡之神也欲所按合誠洛書靈準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交結八九七

十二錄圖起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子演亦八者七九也始倉甄節五七受命數運不俗守錄以次第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寶合七八八名畢升漸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畢動動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作者霸橫者距命歷掘執并投者上契輔摘推失排絀者咸名紀所錯中與用材毀苴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從至有餘運有託除要有知銜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

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盈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

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五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丘按錄讖論國定符以春秋西狩題剑表命子亦握嬉帝之十二當興平嗣出妃妾妾得亂不勤竭承維衰循符當至者襲政在樞害時失命軼壽以符瑞佚代災七錄握藉成年劉衰期凶刺候脩身練軼郵專兌兌德始剋兌延期自然之讖推引相拘沮思愈知命不惑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

易緯通卦驗孔子曰太皇之先與燿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五期輔三名以建德通萬靈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古微書引作蒼渠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燧人之皇沒虙戲生本尙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愼明之害類遠振擅度出表挺後名知命陳效睹三萬一千一終一名虙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盡序

易緯通卦驗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胡之名

行之名行之萌秦為赤軀非命王故帝表有七五命七
以永慶王以火代黑黑畏黃精之起因威萌虙羲作易
仲仲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
四爻以繫王命之瑞謀三十五君常其一也興亡殊方
各有其祥封于泰山禪于梁陰易姓之起刻石明號巳
表大命謀天皇巽奎坤艮出亡興之街仲者帝命所保
行文出加政撥臣陽候七陰候八皆行子午視卯酉相
違遠期衡六千三百變非摘亡據興盡在文昌所會增
卦爻可以先知珍瑞之類妖孽之將審其繫象通神明

明者類視七若九八卦以推七九之微錄圖準命略爲世題萌表試故十二月十二日政八風二十四炁其相應之驗猶嚮之應人動作言語也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易緯辨終備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日天以斗視日發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

易緯是類謀孔子演曰天子亡徵九聖人起有八符運之以斗稅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錄圖雒授變書

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尚書琁璣鈐孔子曰五帝出

受籙圖又齊安陸王碑文注引作籙圖

〈隷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尚書考靈耀〉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

〈公羊哀十四年解詁〉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

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疏云演孔圖文

御覽八百四又九百十四引春秋演孔圖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引作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 引此下有雀集二字 藝文類聚九十

藝文類聚九十八引演孔圖趣作法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德之月天當有血書

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烏化爲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御覽六百六引演孔圖〉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琁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御覽八十四引春秋感精符〉孔子按錄書含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爲蒼帝精
〈北堂書鈔八十五拜揖引孝經右契〉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面

孔子衣絳單衣向北辰星而拜者也

〈事類賦十五注引孝經援神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搢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搜神記八〉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舊作白虹從初學記二御覽十四又八百五事類賦九引改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宋書符瑞志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孝經援神契丘立制命帝卯行

御覽六百十引孝經中契丘學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天則玄雲踊紫宫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

號孝經篇雲神星裳孔丘知元今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爲赤烏翔摩青雲

文選曹顏遠思友人詩注又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引論語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御覽二百七引論語摘輔像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

御覽五引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

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筮符一作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作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撰考讖堯舜昇登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于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流星上昴有須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禮虞堯喟然嘆曰咨爾舜天之歷數

在爾躬

論衡實知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

後漢郎顗傳顗對尙書曰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劉攽曰計當作斗

三國志魏文紀注引孔子玉版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許芝奏引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

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郎召問伯果服焉御覽八百七引及搜神記三作意即召問伯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上文皆同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鍾離意別傳〕意省堂有孔子小

車乘皆朽敗意自糶俸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劒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意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漢晉春秋）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中魯咸以爲神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 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

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集語卷十五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王彥起
陳銛校

孔子集語卷十六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寓言十四上

御覽八百十八引韓詩外傳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閶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藍芻也今外傳本無

御覽八百九十七引論衡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閶門謂曰爾何見一匹練前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蘆芻使人視之果然

〔論衡書虛〕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夭死

〔續博物志七〕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髮白齒

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列子天瑞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

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列子黃帝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

鄙相攻彊弱相淩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拯挨抌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

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䃣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

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

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列子黄帝顔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

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莊子外篇達生）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

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列子黃帝〕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一本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

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外篇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

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列子黃帝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

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

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列子黃帝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

出者石也而蹈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
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
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
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
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列子周穆王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
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
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

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

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亡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列子〉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

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

而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列子仲尼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

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

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商太宰嘿

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韓非子說林上）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

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

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

宰曰君（本作已從宋本改）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列子湯問〉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金樓子立言上〉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鬬一兒曰我

以日初出去人近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有如探湯此非遠者涼近者熱耶孔子亦不知日中天而小落扶桑而大

〔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

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說苑雜言）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竝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

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尙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

〔列子說符〕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

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

〔淮南子道應訓〕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

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趍非樂之者也一本無者字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莊子內篇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所行明本無所行二字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往而殆刑耳明本作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明本作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

美也命之曰諂人諂人者人必反諂之若殆爲人諂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

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明本作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

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
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常季曰
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
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
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
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明本無在萬物之首五字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以是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

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莊子內篇德充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明本作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明本無人字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

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豘明本作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

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明本作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矣

〔莊子內篇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兮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

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
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
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
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
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
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
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
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

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明本無處字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

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崔本作惡）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莊子內篇大宗師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

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淮南子道應訓〕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

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

莊子外篇天地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狸一作留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莊子外篇天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絃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

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莊子外篇天運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集語卷十六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王彥起　陳銛校

孔子集語卷十七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寓言十四下

莊子外篇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

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

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肎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

而逝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論衡龍虛〉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論衡知實〉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矰至於龍吾不知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莊子外篇至樂〉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

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莊子外篇山木〕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

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益於前其愛益加進

莊子外篇田子方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外篇田子方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

規乎其前已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淮南子齊俗訓〉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

〈論衡自然〉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

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

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明本作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

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

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

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

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莊子外篇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閒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閒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莊子外篇知北遊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

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不爲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

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雜篇徐無鬼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

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大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莊子雜篇則陽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

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莊子雜篇則陽〉仲尼問於太師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

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一本作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莊子雜篇外物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

有人於彼修上而趍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莊子雜篇盜跖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

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

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

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

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

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
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
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
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
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
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
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
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

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

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瘐死喪憂患其中開

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
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
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
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
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
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
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

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莊子雜篇漁父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

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

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

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
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
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
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
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

經大事變更身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

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

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明本無人字而晩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一作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

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顔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挐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挐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

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子雜篇列禦寇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汲乎明本作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

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注同又作訊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牛舍今本無

韓非子內儲說上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史記李斯傳正義引作必燔）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故人以爲易故行之

公孫龍子跡府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

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說苑至公〕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己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

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

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論衡自然宋人或刻木爲楮葉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案列子說符亦有此語

御覽六百十六引神仙傳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爲復讀之

孔子集語卷十七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王彥起　陳銛同校

晨子啓緘

光緒元年十一月
淛江書局據孫
氏平津館本校刻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韓非說

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豮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

爲善此誤富字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訓屆爲極諫上則作誡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誡愼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

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摎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孼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

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尚嫌之世俗

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啟南校梓本尚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

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
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
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
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
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
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
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
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卷一

陽湖孫氏校本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

博聞强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胷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葢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葢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

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矜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

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幷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彊行本淫暴貴

國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蹵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

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

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

上淫湎失本而不䘏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

者子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橑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

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亾而禮從之禮亾而政從之政亾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亾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

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

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

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説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説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説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

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
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
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
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
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
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
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
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
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

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亾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

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

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

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
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
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
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
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
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
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
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

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

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宐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卽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

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惪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惪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惪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

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

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亾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

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竝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亾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幷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

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

甚者焉死薄者焉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亾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

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游于寒塗睹死胔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游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飢寒凍餒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

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斮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

得不亾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益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

如占瞢之言也公曰占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

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

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

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瞿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

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一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金肇麒　徐惟錕　同校

晏子春秋卷二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諫下弟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妾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多者

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决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

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

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

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

眾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莅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

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寛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

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景公爲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
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
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
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于
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二年未息
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
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
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

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谿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迹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

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游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

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鍾是重斂于民民必哀

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
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
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
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
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
輕而暖夏輕而凊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
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

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曾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

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肶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襍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也

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溼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污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

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横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

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

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綈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宫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

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

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

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

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游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

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縢履元冠茈武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

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

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斂不留生事棺椁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内嬖妾於僇胔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

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

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

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

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

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

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卷二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金肇麒　徐惟錕　同校

晏子春秋卷三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問上第三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

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朞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朞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

朞逐羣公及慶氏亾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

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鰲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鰲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鰲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

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

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鮌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已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肎聽也故

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

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

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

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亾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

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亾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

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

淸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

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于身

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

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縻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

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儌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浧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浧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

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亾晏子曰緩密不能蔍苴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

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亾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眾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

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尙司其民安樂而尙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

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亾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亾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亾而送之是詐

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揜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偪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

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悋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䘏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

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雪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

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

之工不彊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柰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尙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

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春秋卷三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金肇麒　徐惟錕　同校

晏子春秋卷四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問下弟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

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亾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亾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

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

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亾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遬亾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眾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亾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于晉是以亾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獘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

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彊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彊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不以眾彊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眾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彊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

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
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
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
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
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
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
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
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
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

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彊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

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乎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

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獘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孤續

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

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

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眾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亾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僨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弒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

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

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污齊尙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

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
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
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
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
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惽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
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
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
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澽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

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
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
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四終

總校黄以周　分校金肇麒
徐惟錕　同校

晏子春秋卷五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襍上弟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巳哉巳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

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亾則亾之若君爲己死而爲己亾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亾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肎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

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

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

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强而貴强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

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收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

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卽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游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

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

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

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亾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

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旣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巳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

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

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氷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氷禮也陰水厥陽氷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

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

晏子曰不君以驩子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景公游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亾也晏子對曰有以亾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亾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亾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煣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煣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

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

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

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戹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

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

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劒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

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

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卷五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許誦禾 沈彤元　同校

晏子春秋卷六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襍下弟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

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舊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

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爲禳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

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

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

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

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

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

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

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

也公蹵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鬭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鬭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鬭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

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

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葢北方辯于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

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竝食之

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
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
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
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
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
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
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
播亾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
此臣之罪也若夫獘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

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

佗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

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慶氏亾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

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亾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稾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獘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獘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

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旣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

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

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邪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

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迺毀之而爲里

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

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

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

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

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污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卷六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許誦禾　沈彤元　同校

晏子春秋卷七　　　陽湖孫氏校本

外篇弟七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

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

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

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迺歸寘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

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亾

景公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亾國夜者寡人瞢見彗星吾欲召占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斂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茀星又將見瞢奚獨彗星乎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

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

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

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

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

之族何爲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徧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亾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坐于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為埒矣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為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

山魚鹽蜯蜃不加于海民財為之歸今歲凶饑蒿種芼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

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
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
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
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
偏柎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
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柎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
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
也窮困無以圖之布脣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
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

也盆成适歷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棲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

爲游觀旣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庲

之役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亾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亾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

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

則先聖柰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

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强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敎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亾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

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尚之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蹵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倮而高橛者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

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邪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尙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斂過

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
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
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
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
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
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
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斂
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時飢

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

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

退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荊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旹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

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邱據

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于嬰

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

也

外篇第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眾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

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
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
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
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眾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
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
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
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

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鍾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襍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

而色說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

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

不可掩於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臣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臣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為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閒矣曷為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

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閒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

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桀有亾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亾也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曰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慍朋友

所識有良鄰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于雷是以曰鐘將毀也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白

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奔僕僕必

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灋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

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

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聞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摽長兵而立于衢閭柰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遬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

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亾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卷七終

總校黃以周　分校張章乃錫　預校

晏子春秋音義卷上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孫星衍撰

內篇諫上第一

護左都水光祿大夫臣向　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即位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中書　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師古

注言中者以別於外唐六典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

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

長社尉臣參　列子別錄亦有參名

校讎　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

太史書　史記集解引如湻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

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復重　復讀複

定著　著从竹隸書竹通艸

八篇　藝文志儒家晏子八篇葢內篇六諫上諫下問

上問下襍上襍下外篇二俗本始刪幷爲一也

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　夭芳先牛形相近

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爲又章疑卽問下

其奄久乎奄字也當爲長久

畧椾　列子別錄作棧殷敬順音翦謂蟲斷滅也畧七畧

作剗又一作椾皆同翦字星衍謂殷說非也椾卽箋

異文說文箋表識書也玉篇䇳子田切古文牋字

殺青　殷敬順列子音義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

明人或題爲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

胷　當爲胸若匈𨽻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之誤

縣而至　縣當爲懸俗加心漢書高紀縣隔千里縣而

至言遠而切至

苴布　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蒯也苴

音同鮓

晏子蓋短　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

非也

復列以爲一篇　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

變亂向篇弟明人之妄如是

復以爲一篇　謂外篇弟八也俗本以爲弟七

凡八篇　史記正義引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卽以外篇弟七八合爲一耳隋唐志七卷卽以篇爲卷也玉海引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文獻通考亦十二卷葢宋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爲卷二或四字之誤卽七畧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於前志疑後人采嬰行事爲書則宋人不精核此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

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御觀　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侍也

謹苐錄　苐即弟字俗从竹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

昧死　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上　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別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別錄作上言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上聞及增斯書也之類太謬不足駁之

行義　一本作仁義

勇力之士　太平御覽作尙勇力之士下文同

逼　說文無逼偪字

誅暴　暴當爲㬥隸省

仁義之理　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說文𤔲微畫也文錯畫也理葢𤔲假音

替　爾雅釋言替廢也

推移　墨子明鬼篇作推哆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移侯推雅聲俱相近哆侈移皆以多爲聲

大戲　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戲主別御覽引作生捕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湯乎同呼禽推移大戲呂氏春秋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爲號而禽克之不知是臣名謬也

費仲　名仲漪蜚廉父說紂誅西伯昌見韓非子外儲說

惡來　蜚廉子

崇尚勇力　太平御覽作專行威力凡語助小異及改省者不著

以衰　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爲韻虎下爲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

行本　太平御覽作行流古沵字似本

而循　太平御覽作修

未聞　太平御覽作未嘗聞

甃然　莊子大宗師孔子甃然陸德明音義子六反崔云變色貌

其長　讀令長之長

故曰　本多作曰非

彊　本多作強通下文或作強皆寫者亂之

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風相鼠之詩

湎　說文沈于酒也周書曰罔敢湎于酒玉篇亾兗切

抑手　說文𢑏按也俗作抑

嚮　當爲曏說文不久也玉篇許兩切向乃曰之誤在下耳

觴三行遂罷酒　春秋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修禮　一本作理非

酲　詩傳病酒曰酲說文一曰醉而覺也玉篇作醉未

覺

誅　鄭氏注周禮誅責讓也

服之　詩傳服思之也

怨乎內　一本怨作怒非

弦章　韓非外儲說有弦商章商聲相近一八也事桓

公

霖雨十日　爾雅釋天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

往爲霖

柏遽　姓柏名遽

任器　任用之器可以負載

陌　當爲伯管子漢書只作仟陌玉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懷寶鄉有數十　言富家也

飢　一本作饑說文飢餓也穀不孰爲饑

糠　當爲穅

敝撤　卽敝躄假音字說文躄人不能行玉篇躄躠旋行皃撤又徹俗字

卹　說文卹憂也一本作恤

饜　當爲厭玉篇饜飽也於豔切

奉數之筴　左傳策名委質服虔注古者始仕必先書名於策奉數之筴謂持策以待書事也筴當爲策隸書多以束爲夾

兼于塗　言兼程以進塗當爲涂

逮　爾雅釋言逮及也

趣　詩傳趣趨也

康內　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

倍棄　倍讀如負

于途　一本作塗涂途古字塗俗字

命稟　言給之稟也下云柏則此或臣名

絕本之家　言幷無布縷

薪橑　御雨之具

令柏　即柏據

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畢後謂後葬也旣子之金將

責其緩葬之罪

撤　當爲徹

餁　說文鬻鬻也或作餁玉篇餁記言切

辟拂　詩傳弗去也拂與弗同言屏去之

嗛齊　說文嗛口有所銜也嚌嘗也齊與嚌同言減去口味揚子法言問神篇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喊亦嗛俗字

用金三千　一本脫用字非言富民出金也

思虞　虞同娛

辟拂三千　言屏去之

謝于下陳　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言所退歌舞思虞之人謝于堂下而去

杜扃　杜姓扃名

望羊　猶仿佯也史記孔子世家眼如望羊集解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

梁丘據　姓梁丘名據字子猶

宗祝　官名

拘虞　文選注作虞公善歌以新聲感景公晏子退朝而拘之

無與　與讀如豫

夫樂何必夫故哉　今本作何夫必攻哉据下文君奚

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別于新音也

有歌　疑有脫文文選注引此書柴作東歌南音當在此

北里　歌名

幽厲　周二王

顧夫淫以鄙　里鄙爲韻謂二王所作之音

職計　官名爾雅釋詁職主也

莫之從　沈啟南本注云一作職計算之弃下士師亦同

和集　滅集爲韻

惡之　樂惡爲韻

繁　當爲緐

社稷　滅稷爲韻

說頌也　說今本作悅非本書多作說据以訂正頌即容本字說頌猶言容悅也或言誦說

比死者　言將及死

而愈黥民耳矣　說文黥墨在面也言不爲樂僅愈罪人猶二世云監門之養墨者守門盖古有是語一本

作黔

瀘　一本作法古今字

並荷　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爲苛

退之　得失爲韻進退爲韻

韓子休　姓韓名子休

夫子休國焉而往　言棄國而去

翟王子羨　翟王之子名羨

重駕　駕十六馬

嬖人嬰子　景公妾

衛士東野　衛國之士姓東野荀子哀公篇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即其人否

狹　當爲陜說文隘也玉篇陜或作狹

載驂載駟君子所誡　小雅采菽之詩誡作屆箋極也按當从此說文誡敕也

夫駕八固非制也　書正義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

詩曰　大雅瞻仰之詩

景公有男子五人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公子鉏公子陽生時荼尚未生

百乘　馬四百匹

將以而所傅爲子　言以所傅之善者爲世子也

離樹別黨　已樹太子而離閒之又別立黨

淳于　括地志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

納女于景公　左傳鬻姒之子荼嬖服虔注鬻姒景公妾淳于人所納葢本此惠棟云未詳所出誤史記齊世家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立爲晏孺子

生孺子荼　公羊傳作舍音相近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晏

夫陽生生而長　今本脫一生字以意增陽生悼公也而有患乎　言陽生雖爲君荼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田氏　陳乞陳常也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弒荼常弒簡公者陽生則鮑牧所弒以爲田氏者乞使之

簡公　名壬悼公子

景公疥　說文疥搔也顏之推家訓以爲痎字

且瘧　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杜預注痁瘧疾

會譴　姓會名譴

病病矣　說文病疾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病困也

史固　周禮史以書敘昭穆蓋小史也名固

祝佗　祝官名佗

若以爲有益　上疑脫晏子曰三字

遠拂　詩傳佛輔也拂與佛同

嘿　當爲默

瘖　說文瘖不能言也玉篇於深切

聊攝　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有攝

城

姑尤　杜預注左傳姑尤齊西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刑無罪　一本刑作則非

解余　一本作予

病悛　說文悛止也玉篇且泉切

邑狐　一本作孤地未詳吾友洪亮吉曰狐駘近是

與穀　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

州款　地名未詳

其宗廟之養鮮也　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爲惡左傳鳥

獸之肉不登于俎

景公遊于麥丘　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

邦新序襍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

八十五矣　韓詩外傳新序五作三

長于胡　詩胡考之寍傳胡壽也謚法解彌年壽考曰

胡保民耆艾曰胡

國家　胡家爲韻

之年　嗣年爲韻

楚巫微　楚之巫名微

導裔款　導引之姓裔名款

神明之主　今本作明神主之据下文訂正

大濟　爾雅釋言濟益也

明神　太平御覽作神明

五帝　五方之帝

牛山　水經注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

請齋 太平御覽下有具字

不知 知讀如智

以易 見輕易也

逾時 一本作昔古今字

飢 今本作饑据藝文類聚訂正

廣水 藝文類聚作澤

少賦斂 言少少賦民以爲祭山之費

以祠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

固 初學記作故

爲髮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毛髮非

天久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苟

之無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何

鱉　說苑作鼈是俗从魚

暴露　說文㬥晞也从日出廾米玉篇步卜切又蒲報

切

其幸而雨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雨

種時　時讀如蒔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

其維有德　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淄上　淄當爲菑地里志泰山萊蕪菑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括地志淄州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

贊憲　一本作德

不怨　存安爲韻德疾怨爲韻怨急讀得之

豎刁　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當爲刀見玉篇

胡宮　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葢一宮二名

蟲出而不收　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刁公子開方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尸蟲出于戶

不能惡焉　不能更惡於此也

詩曰　大雅蕩之詩

避熱　太平御覽下有不亦難乎

革　倉頡篇革戒也說文諽更也革省文

牛山　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

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

滂滂　列子作滴滴殷敬順云或作滂滂並皆步郎反

流蕩貌

艾孔　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

笑　當爲芺漢書作关可証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闕

其義

刷　列子作雪文選注作收爾雅釋詁刷清（讀瀞）也說文

㕞拭也刷刮也

靈公　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

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

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証

守之矣　文選注只作莊公有之

獨竊笑也　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公阜　初學記作公臯地名未詳

人之死　一本作歿非

伏焉　列子天瑞篇引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

息焉不仁者伏焉

丁公　名伋太公子說文作玎謚法解述義不克曰丁

桓襄文武　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君

銚耨　說文銚田器耨薅器也玉篇銚弋昭切耨當爲

槈

御　初學記作乘

六馬　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僭也

日暮　當爲莫

伯常騫　字伯常名騫

詔　當爲紹說文無詔字見二世刻石

茀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

出背而泣　初學記作出位屏而泣白帖亦作泣今本泣作立非

一日而三責我　謂諫古而無死據與我和及禳彗星左傳□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昭二十年齊有彗星事在魯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彗星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子論陳氏之事并溯晏子彗星之對亦以彗星爲陳氏之祥也是此書足証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誤以彗星在魯昭二十

六年

今誰　一本作孰

責寡人哉　新序襍事篇用此文

睹死胔　太平御覽作瘠下同說文骴或从肉漢書注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才賜切胔瘠聲之緩急

默　太平御覽作嘿俗

賭疾　太平御覽作病

籍斂　荀子君道篇籍斂忘費墨子非樂篇厚措斂乎

萬民

餒　當爲餧

所以衰　一本作哀非

于民　太平御覽作賑民

之民　一本作甿

公被　意林文選注藝文類聚作披

公曰　意林作謂晏子曰

而天不寒　意林作天下何不寒文選注作天下不寒

出裘　意林作公乃去裘太平御覽作脫裘

與飢寒　藝文類聚作以與飢寒者

熒惑天罰也　史記索隱引春秋文燿鉤赤帝赤熛怒

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

虛齊野也　太平御覽作齊之分野

固于富彊爲善不用　太平御覽節其文作當強爲善

非

錄錄　漢書蕭曹贊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

鹿言在凡鹿之中也

不亾　上皆韻語

老人　田民人爲韻

瞢　說文瞢目不明也古借爲夢字

辟　讀如闢

質晳　毛傳晳白晳說文人色白也

而長顏以髯　藝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髯鬢太平御覽作湯長頭而寡髮一作長頭而髯髯當爲須

兌　讀如銳

揚聲　太平御覽作高聲

蓬　太平御覽作蓬頭

太甲武丁祖乙　太甲湯孫武丁小乙子祖乙河亶甲子

續蓄　未詳

鼓毀將殪　將讀將帥說文殪死也

不果伐宋　太平御覽引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小上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

不果伐宋

署梁　地名未詳

返　藝文類聚作反

望游　說文游旌旗之旒也

下而急帶曰　急束其帶也藝文類聚作下車急曰一作逆勞曰帶與勞字相似或當爲逆勞

遽　藝文類聚作遽至

無有　藝文類聚作得無無有太平御覽作得無

不亦急也　藝文類聚作無恙也

泰士子牛　泰士官子牛名孟子皐陶爲士韓詩外傳作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牛與幾聲亦相近

泰祝子游　泰祝官子游名韓詩外傳作祝人泰宰在

行人子羽　行人官子羽名

辟　讀如闢

倉庫　太平御覽作廩

申田　申田疑人名韓詩外傳作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

寡人之有五子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吾子

四支　韓詩外傳作肢

與君言異　太平御覽作言與君異

可得令四支無心　藝文類聚作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

罷畋而歸　藝文類聚作罷田即日歸韓詩外傳用此文

駭之　驚鳥令去也

自今以後　太平御覽作自佘以來

弛　太平御覽作未有

暴　詩傳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趣也玉篇步到切

死　說苑作圉人殺之藝文類聚一作病死

操　太平御覽作持

軀　太平御覽作體

矍　太平御覽作戄

遂　太平御覽下有止字

後致　太平御覽作屬

晏子數之曰　沈啟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

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諸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是說苑文

罪一也 藝文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

善 太平御覽作愛

必怨 藝文類聚下有叛字

必輕 藝文類聚下有伐字

汝 太平御覽下有一字

釋 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

勿傷吾仁也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諫下弟二

圄　据此及左傳圄伯贏于轑陽之文知囹圄非秦獄名說文圉囹圄所以拘罪人

勑　說文敕戒也勑勞也經典多用勑爲敕呂氏春秋田事既飭高誘注飭讀作勑勑督田事是此勑當讀飭也

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　言一妾男子能書記者卽成讞矣

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　言焚其讞也

狢　當爲貉

其折骨決皮　言爭雞豚而相傷也

無當　文選三都賦序玉卮無當劉淵林注當底也去聲

雕　一本作彫正字

操寸之煙　言操火

傷之　藝文類聚作傷槐

閭令　太平御覽作命同

醉　藝文類聚一作過太平御覽作過

使吏拘之且加罪焉　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將

加罪焉一作加刑

其女子　今本脫女字據太平御覽增

託　太平御覽作說

負廓　郎負郭俗加

見犇　見淫奔也

恚　說文怒也

所欲　獨欲爲韻

昧墨　昧讀如冒言貪墨

苟可　一本作有

日早　一本作蚤

以供　太平御覽作從

不辜　太平御覽作稱

羨　詩傳羨餘也

刑殺　藝文類聚作刑煞今本脫刑字非

享　藝文類聚作饗

眾　太平御覽作民

三辟著于國　白帖作刑辟如危國藝文類聚亦作刑

僻

公曰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善字

出犯槐之囚　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

婧云云事與此同

見曰公　藝文類聚作君是

曲沃　藝文類聚作曲城

其中　藝文類聚作其中有

降　藝文類聚作攻

圖　今本作圍据藝文類聚訂正

人君　藝文類聚作君人

不身傳誅　傳讀爲專藝文類聚作身不妄誅

令捨之　藝文類聚作令吏舍之

搏治　疑搏埴埴治聲相近

臈　當爲臘左傳虞不臘矣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
神

師殺　猶言軍輿

公延坐　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延作廼非

太上　尊辭

靡散　藝文類聚作斃是洗斃爲韻

磋　當爲瑳

庲　一本注云庲舍也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篇
同當爲萊省文

穗　太平御覽作種

殫　太平御覽作草或單字言盡零落也

零落　穫落爲韻

拂殺　太平御覽作拂煞今本作弗非殺讀如蔡說文

[illegible]粲散之也

靡獘　殺獘爲韻

張躬而舞　太平御覽作張掖而儛

誠　太平御覽作識

路寢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章華之臺　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

乾溪　當从左傳爲谿昭二十年傳楚子次于乾谿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

令勿委壞　已成勿毀

斬板　禮記檀弓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鄭氏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寸斬板謂斷莫縮也

治　太平御覽作成

盤游于田　太平御覽作盤于游田

乾谿　太平御覽作谿今本从水俗據此知前溪亦谿誤也

叛之　田安叛爲韻

革　太平御覽作思

朝韋冏　未詳或人名

滅葭　說文搣批也批捽也滅與搣同

搴　攓省文說文攓拔取也

而坐之　藝文類聚作子獨席

吾　太平御覽作臣

尸坐堂上不席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戶不席戶

盍尸之誤說苑作唯喪與獄坐於地盍約此文也尸

坐堂上言尸在堂則坐者不席與

曰諾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善

寡人亦席矣　說苑談叢篇用此文

穴　室穴爲韻

曷爲不祥也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爲臺　意林作作臺下爲鐘同

今復爲鐘是重斂于民　白帖作又約民爲鐘

不祥　意林作斂民作鐘又必哀斂哀以樂不祥

公乃止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泰呂　呂氏春秋侈樂篇齊之衰也作爲大呂高誘注

大呂陰律十二也

綦　禮記內則屨著綦鄭氏注綦屨繫也

銀　藝文類聚文選注作組

約　藝文類聚作句通禮記玉藻童子不屨約鄭氏注約屨頭飾也說文約纑繩約也讀若鳩

古　藝文類聚作古者

製　藝文類聚作制

暖　藝文類聚作煖

凊　今本作清非說文凊寒也玉篇七性切

令君　藝文類聚作令冰玉

境　當爲竟

使不得人　今本使作吏非以意改之

撤　當爲徹

聖王　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人

衣不務于隅肶之削　肶玉篇同䏶婢脂切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肶蓋言連

冠無觚羸之理　淮南本經訓作蠃高誘注觚蠃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闌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

蠃讀指端蠃文之蠃蠃俱當爲蠃星衍謂觚方文蠃圓文也

緤衣攣領　說文緤縫也攣係也

檜　當爲增說文北地高樓無屋者太平御覽作層明俗从木

窟穴　初學記太平御覽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今本脫之

而不惡　如上有王天下者四字則此當作好而不惡

益敬　一本作益益非

潔　當爲絜

明堂　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璧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宮

濕　淮南作溼

木事不鏤　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

木工不斲金器不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謬也明堂之上尚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

示民知　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白帖太平御覽皆作知令本作之非意林作足以示民也

節　及入節爲韻

榭　當爲謝見荀子古彝器銘以宣射爲宣榭

汙　說文小池爲汙

不平也　體不平安

曲潢　說文潢積水池

滅軓　滅軓謂滅一車也以下云高三仞知之詩濟盈不濡軓毛傳由輈以上爲軓是改軓爲軌字與牡韻不協據此知直作軌爲是軌蓋一車之通稱與

黼黻　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素繡　說文素白致繒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綵　一本作彩綵與彩皆當爲采

管文仲　文疑敬字之壞也

龍蛇比　言在水鄉與龍蛇爲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

傷害

壹心　一本作一心非

竊襲　通俗文重衣曰襲

營　說文營惑也營與營聲相近

櫱　一本作蘗非說文𣝣伐木餘也或作櫱

公爲　太平御覽作公曰爲

中倪　淮南本經訓其行倪而順情高誘注倪簡易也倪讀射倪取不覺之倪廣雅倪可也玉篇一曰輕也他活切中倪猶言中適輕脫也倪即脫字之俗

不駔　爾雅釋言奘駔也郭璞注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陸德明釋文在曾反又子朗反不駔言不奘盛也

倪順　輕順

朝居嚴　詩傳嚴威嚴也

嚴居朝　說苑作朝居嚴

之瘠　說苑作嗜

升鼓　一本作斞蓋斞字之誤鼓亦量名說苑作菽粟白帖引作升斗

綈　說苑作緯是綈形近緯故譌

拒　說苑作距

而不受者哉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謂于民　謂字疑誤

傾宮靈臺　劉淵林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桀作傾宮飾瑤臺紂作瑤室立玉門文與此互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

身及焉　及于難也

亭　一本作享亭卽享字享乃亯字古今文異俗分二

音非

愀　此愁字異文

詩云　大雅文王之詩

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　詩仕作事貽作詒毛傳仕事

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爲詒

服牛　服駕之牛

爲其利之大也　言可賣而食之利大于駕車

欄　當爲闌玉篇欄木欄也力寒切

襦袴　說文襦短衣也一曰㬈衣玉篇人朱切袴當爲

絝說文脛衣也玉篇袴口護切亦作袴

藏　當爲臧

逢於何　姓逢名於何古人有逢蒙

牅　當爲墉詩傳墉牆也集韻或作牅玉篇猶無牅字

合骨　請與其父合葬也

嘻　譆省文

則有以　句

擁格　說文格木長皃

梱心　同稇說文絭束也爾雅云樕樸心心蓋木名或

曰格卽骼假音則心卽人心

見　太平御覽作白

古之　太平御覽作自古

不侵　太平御覽作奪

詩云　王風大車之詩

縢屨　玉篇縢繩也約也達曾切

武　說文毋也禮記玉藻縞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

躃　當爲躄

術客　客有術者

病死　太平御覽作能生死者聞嬰子疾

客之道　太平御覽作通道亦通也

君請　太平御覽作使君

將有　意林作將作

公曰諾　意林作公信之

死者之不可以生邪　意林作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

害性　生行性爲韻

其職　國職爲韻

臭　殠省文說文殠腐气也

陳齒　尸齒爲韻

若月　意林作若日月

噎噎　詩噎噎其陰毛傳如常陰噎噎然意林作㙈文

選注作曖皆俗字

君子之非　言以權詛君非正也

之是　噎廢是爲韻

忠且　太平御覽作臣

以鍾　一本作忠

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今本注云下闕太平御覽有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或在此下

公孫接　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頃公孫子車也

田開疆　姓田名開疆陳氏之族

古冶子　姓古名冶

不中　一本作忠

少餽　餽卽饋假音字三人餽以二桃故云少

一搏猏　呂氏春秋知化篇譬之猶懼虎而刺猏高誘

注獸三歲曰猏古今韻會豣集韻或作豜猏則豣正字也

搏乳虎　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乳虎持楯卽搏猏形近之誤

吾仗　今本作伏非据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

御　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御

寵衛　今本作御非据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

砥柱　括地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

潛行　爾雅釋水潛行爲泳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文

順　藝文類聚作從

挈領　後漢書注作契領是爾雅釋詁契絕也詩傳領

頸也藝文類聚作刎頸

生之　藝文類聚作不逮

同桃而節　同爭一桃而節

冶專其桃而宜　宜言不宜

葬之以士禮焉　水經注淄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又

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家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

是列士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

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弒其長　說苑作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

飾　說苑作飭是

終日問禮　說苑脩文篇用此文

問上第三

貣　同任

盡忠不豫交　遇事盡忠不先結交于君

任　左傳作恃

明主　左傳作盟主

朝歌　賈逵注國語朝歌晉邑杜預注朝歌今屬汲郡

非地同名

太行孟門　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

兹於兌　未詳

𥠻　左傳作亂

逐羣公子　今本脫子字據左傳增

及慶氏亾　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亾皆

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云云

意使令　任意使人

景公伐䔧　䔧卽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鄙邑杜預注

萊國今東萊黃縣

不秏　今本作耗非

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已　爲人則得爲已則失也

以干霸王之諸侯　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吾欲霸諸侯

若何孔叢作可以霸諸侯乎

數　孔叢作亟

不可聽　孔叢作未可然

故臣聞仲尼　孔叢下有聖人然猶四字

居處惰倦　意林作居陋巷形近之譌孔叢作勸惰

正　孔叢作修

季次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作公晳克孔叢作季羔

不厚　孔叢作勤

顏回騫雍侍　孔叢作顏閔冉雍侍閔損字子騫

賈隧　賈即隕假音字隧當爲隊說文隕從高下也隊從高隊也孔叢作加於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　孔叢作未能以聞者

官未具也　孔叢作備也意林作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

則何謂　說苑作何爲一本作可非

惰　說苑作墮

隰朋　謚成子莊公曾孫戴仲之子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潛夫論志氏姓齊之隰氏姜姓

暱　爾雅釋詁近也

讞　當爲瀗說文議辠也玉篇讞魚列切與瀗同艸書水言相似

弦甯　弦商甯武也說苑只作弦章章商聲相近韓非作弦商甯武甯武其即甯戚與

王子成甫　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作父

東郭牙　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

仲曰辯察於辭淸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

管　說苑作筦通

公曰善　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

翌州　冀州也翌冀聲之緩急

惛　說文不憭也

之力　國德州憂服室德力各爲韻

佐佑　當爲左右詩箋左右助也

之業　烈業爲韻

國有什伍　謂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也

不阿　賢民貧罷私愚阿各爲韻阿讀如汙

諂德　食祿色力粟德爲韻

菽　當爲尗

之業　常享烈業各爲韻

假　化假爲韻

竭　疾竭爲韻

妥妥　當爲綏爾雅釋詁綏安也玉篇妥湯果湯回二切又云娞尚書爲古文綏說文有綏無妥

奄然　闇然

鄒滕　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

雉犇　言捷也

猶稱公侯　鄒子爵滕公爵此云公侯未詳言二國且

事曾也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曾近齊而親殷　未詳疑親殷當爲親晉上亦當爲晉者周之樹國也是時曾君屢如晉

以變小　疑褊小

以遠望曾　言自遠望之

齊其有曾與莒乎　曾後并于楚莒滅于楚而地入齊

田無宇　陳桓子也須無之子

幾　爾雅釋詁近也

景公問于晏子 韓非說苑作桓公問管仲

束木而塗之 韓非束作樹塗當爲涂說文汙涂也

鼠因往託焉 韓非作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

熏 韓非韓詩外傳說苑作燻非

恐燒其木 韓非作恐焚木

恐敗其塗 一本作途是韓非作恐塗阤韓詩外傳作恐壞牆塗卽牆也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 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或收字利一作出則賣

寒熱入則比周與此皆不同所見本異韓非外傳作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比惡於君不誅之則亂　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

誅之則爲人主所案　案安也言人主安之韓非作誅之則君不安亂案爲韻

據腹而有之　韓非作據而有之說苑作察按腹而有之韓詩外傳作君又覆而育之按爾雅釋詁腹厚也育長也腹與覆有與育皆聲相近據腹言據君之腹心也

人有酤酒者　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

潔清　潔當爲絜清瀞省文說文瀞無垢穢也玉篇疾性切

置表甚長　韓非作縣幟甚高

公狗之猛　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

挈　說文挈縣持也韓詩外傳作持

噬　韓非韓詩外傳作嚙

齕　說文齕齧也韓詩外傳作齧

左右　韓詩外傳下有者字是

蘧　當爲邕

國安得無患乎　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以無偪山林　一本脫以字非

祈福　祿福爲韻

不責　伐責爲韻

爲名　論語必也正名

於國　離絶殫側國各爲韻殫讀如金日磾䃅䴘皆以
單爲聲
相親　御豫成行親各爲韻
不逆　繫靡悖逆爲韻
民有如利　如字疑誤
建謀不及義　一本作建謀者及義
吾君亦不務乎是　言君亦不以此爲事
其游　觀其交游也
榮君　行聲身君各爲韻

不取　舉取爲韻

不順　言不順君所爲民賢順爲韻

防下隱利　利之所在防遏而隱蔽之

而求多從君　求其多從君欲

不陳過而求親　不陳君之過而求親媚進君親爲韻

守則　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

法儀　墨子有法儀篇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　言未嘗行仁義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　欲北面而事晏子以其義也

縵密不能麄苴學者詘　粗知學問不能致密者詘于人下玉篇麄䴢谷切非此字也當爲麤字省文玉篇

麤靑五切

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　孟子所謂旣不能令又不受命也卑無高位

交游朋友從　句

餧　一本作餒非

滅　詘卑危從窮利得餒義滅各爲韻

行已不順　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

僻　一本作辟

謟德　罰國德爲韻

尚親　權民親爲韻

辟　義辟爲韻

身害　利邪害爲韻

事逆　邪實逆爲韻

之理　義遺理爲韻

有難而死　說苑作使

不能與君陷於難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不誹　不啻誹也

說人　身人爲韻

乎故　乎故爲韻

㥯　當爲吝

之義　施及厚義爲韻

而順　人信順爲韻

有罪　事時神姓聽行賚罪各爲韻

天明象而贊　當云贊地今本脫一地字因下有地字

故

不僞　平天姓政德虐物靡僞各爲韻

干崇侯之暴　韓非說疑篇紂有崇侯虎

禮梅伯之醢　韓非難言篇梅伯醢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過理篇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

能贍　當爲儋若澹呂氏春秋不流則不儋高誘注儋足也儋讀如澹然無爲之澹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注澹讀爲贍給屢贍爲韻

隕失　說文抎有所失也隕與抎聲相近

㤅國　大禮專親人姓紀國各爲韻

任大　嘗爲任大臣

求嬖　責嬖爲韻

無外親謁　不令外人親近干謁也

辟梁丘據無使受報　辟去之說文報當罪人也从𠂔从𠬝𠬝服罪也

能諭　能曉喻也古喻从言

擇君而事之　德義使事爲韻意林取此文

審擇左右左右善 今本脫左右二字据說苑增

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音義卷上 總校黃以周 分校許誦禾 沈琮寶 同校

晏子春秋音義卷下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問下弟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　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管子作我游猶軸轉斛尹知章注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孟子作轉附朝儛趙岐注轉附朝儛皆山名也星衍謂當從管子趙岐以爲山名葢因下琅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

也猶軸轉斛蓋欲如軸艫轉載斛石是時齊海運故

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

遵　一本作尊

至　孟子作放

琅邪　琅一本作瑯非琊當從孟子作邪趙岐注齊東

境上邑也

則　孟子作比

天子之　孟子作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

謂之游　管子作春出厚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秋省實　孟子作斂

謂之豫　管子作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吾君　孟子作王

我曷　孟子作吾何

貧苦不補　苦當爲者孟子作飢者弗食

謂之亾　管子作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亾從樂

而不反者謂之荒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

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亾

聖王無流連之遊　管子作先王有游夕之樂孟子遊

亦作樂

癃老　一本無老字說文癃罷病也

辟　讀如僻

濟功　爾雅釋言濟成也

康莊　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之風　讀如諷

畏之　怠懷畏爲韻

九合諸侯　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會諸

侯之命

仲父　下父爲韻

之後　優後爲韻

何也　藝文類聚白帖作何如

無不雩途　今本作不無據藝文類聚改白帖作塗說文汙涂也雩途即汙涂謂涂塈

無不灑除　白帖作洒洗滌也途除爲韻

遬　說文速籒文从欶

詩云　小雅車舝之詩

之者其人也　未詳之或言往

爲長　讀如令長

中聽　聽獄得中也

貨竭　一本作謁

是以亾也　說苑口口篇用此文

施貺　詩傳貺賜也當爲況

廵遁　說文廵視行皃遁遷也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師古曰遁與循同刋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廵而不敢進遁者葢取循聲以爲逡字

平　賤進平爲韻

斧鑕　當爲質玉篇鑕鐵鑕砧章溢切古今韻會鑕通作質

逡循　爾雅釋言逡退也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

鍖然　玉篇鍖丑甚切此當爲欿然之假音

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　韓非作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注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韓非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　韓非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犒未詳

距本朝之勢　言近臣能距一朝之有勢者

以危　治衰危爲韻

詩曰　大雅棫樸之詩

趨　詩作趣

之誠　情誠爲韻

是以不迷也　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夫　一本作大夫然作夫亦是秦二世刻石夫下積二

畫以爲大夫

敝　一本作獘

既靜矣晏以　疑有脫誤

動流　一本作流動

不可復已　言雨落不上天

署　處鼓暑爲韻

君之强過人之量　言强力過人强量爲韻

有一過不能已焉　不容人過也

暑　榭暑爲韻

子孫　神身孫爲韻

殆哉吾過　明己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

晏子聘于晉　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田氏　左傳作陳氏

公積　左傳作聚

老少　左傳作三老

國都之市　左傳作國之諸市非

昔者　自昔者至慈惠左傳所無

狐　左傳作狐是潛夫論狐氏晉姬姓也

焉避　惠母水避爲韻

慆憂　說文慆說也說憂卽樂憂杜預注藏非一說詩日月其慆傳慆過也言樂過當憂

之有　行長望獘侈尤雠隸依憂有爲韻

讒鼎　韓非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

昧旦　說文昧爽旦明也一曰闇也杜預注昧旦早起

非凡左傳注見有行本不錄入惟証其誤者

其奄　此不成字序云章爲長疑卽爲此則作長久也

左傳作能

死　死祀爲韻

之治　一本作德

詩有之曰　大雅桑柔之篇

進退維谷　詩傳谷窮也谷與鞫音相近故云窮

論身義行　義疑當爲議

華世　一本脫華字非

君危　議誹憂危爲韻

爲行　名行爲韻

阿以　一本作久非

隋　同惰

唐園　古塘字作唐

考菲履　爾雅釋草菲芴郭璞注卽土瓜也考之言成

不愧行　愧當爲傀說文偉也

其身游　楊倞注荀子引無身字

愧行　楊倞作傀云鬼當與傀義同

道廢　義廢爲韻

爲本　尊本爲韻

緣　緣飾

溪盎　溪當爲谿言谿刻也盎卽訣假音說文訣早知也谿盎而不苛言不矜明察

不狡　狡滑僞爲莊敬也王侍御念孫曰玉篇絞切也狡與絞通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與

不銓　銓疑諓字假音說文諓讀若畏偄王侍御曰說文跧卑也廣雅伏也銓與跧音同

刻廉而不劌　楊倞注荀子廉棱也說文云劌利傷也

木石之樸也　說文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樸本
也言未彫治

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　當作事親孝事
君忠無悔往行無悔往辭

不諂過　杜預注左傳諂藏也

創　說文刅傷也或作創韻會舉要懲也

榮矣　君人創榮各爲韻

詩曰　大雅烝民之詩

懈　詩作解

要幸　要與徼通

俱順　藝文類聚作從

三心　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

心

事一君　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太平御覽引子思子曰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識　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

事百君者也　孔叢作以一心事百君君子也風俗通

過譽篇孔叢詰墨俱用此文

柏　家語作伯

見晏子曰　家語作伯常騫問於孔子曰

賤史　家語作吏非

直行　家語作宜行

危行　家語作宜行

自亦無廢者何若　家語作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

爲之有道乎

對曰　一本無對字

執二讟裾則不取也　家語作浩倨者則不親王肅注

浩裾簡略不恭之貌灋或當爲浩

直易無諱則速傷也　家語作侄易者則數傷

新始好利則無敝也　家語作就利者則無不敝此文

未詳

從輕不爲退　家語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

陳物而勿專　家語作陳道而勿怫

見象　家語作像王肅注像法也

身不廢矣　家語三恕篇用此文

襍上第五

來爲　已說來爲韻

及其身　義禮賢身各爲韻

嘳　一本作喟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嘳字林嘳息憐也

袒免　免卽絻省文

旣弒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

埳　當爲坎說文陷也玉篇埳亦與坎同苦感切

受其不祥　後漢書注作明神視之

所殺七人　韓詩外傳作十餘人新序作十人

㳄　後漢書注作而後

崔子　後漢書注新序作崔子

而弑　後漢書注新序作殺

俛而飲血　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

子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子與我

子不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

失其志　後漢書注作意

回　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囬

非義　韓詩外傳作仁

子獨不爲夫詩乎　今本作天討乎形相近字之誤也據呂氏春秋訂正

詩云　大雅旱麓之詩

莫莫葛藟　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藟是俗作虆

施　呂氏春秋作延

愷悌　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愷弟正字豈通字凱悌俗字

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韓詩外傳作嬰其可回矣

新序嬰可謂不回矣

直兵推之　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義

嬰不革矣　新序作嬰不之回也

遂舍　後漢書注作釋

而爲小仁　言其舍已

授　呂氏春秋作受

綏　韓詩外傳作纓非

而乘　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

撫　新序作附當爲拊　呂氏春秋作無艮誤

野　太平御覽作山一作山野

廚　太平御覽作庖廚漸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文義不逮此矣

繫　太平御覽作懸

詩云　鄭風羔裘之詩

彼已之子　詩作其

舍命不渝　韓詩外傳作偷詩箋舍猶處也據此當爲捐舍鄭說非詩傳渝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爲偷生之偷

晏子之謂也　呂氏春秋知命篇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俱用此文

東阿　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預注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按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

三年　意林作治阿三年

召而免之　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問之

召而賞之　藝文類聚此下有辭而不受四字疑此脫

蹊　說文徑或从足作蹊玉篇蹊雞切徑也

不避　意林不畏强貴此下疑有貴强二字後人以與

下貴强重出故脫之

體不過禮　意林作不能過禮

今臣謹更之　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

當賞者宜誅　藝文類聚作昔者嬰之所治者當賞而

今所以治者當誅

相知情　嫌其知情實

墾辟　玉篇墾苦狠切耕也治也辟當爲闢

絭收　絭與絭通說文稛絭束也絭纕臂繩也玉篇絭袪綣切

墨子　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饑　一本作飢非

重其賃　說文賃庸也言重其庸直

趨　讀如促

則依物而偶於政　物事也言據事而不違于政事謂爲臺

東門防　說文防隄也

蹄　此蹢字省文

澑　說文霤屋水流也澑同霤

鄉者　鄉即鄉省

則無齊矣　言國皆漂沒

古常　爾雅釋詁古故也法常也

壽宮　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

長　藝文類聚作者義同長讀令長

飢　藝文類聚作饑

共　說苑作供

鰥寡有室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鷇　爾雅釋鳥生哺鷇郭璞注鳥子須母食之魯語鳥翼鷇卵文子上德篇鷇卵不探方言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

不待時　說苑作請

逡巡　爾雅釋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皃

聖王　藝文類聚作八

當聖王　一本作八

是　藝文類聚作道

此聖王之道也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可立而以閒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閨　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

刖跪　跪足也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說文跪字作足刖足者使守門是也

擊　大平御覽一作繫

裔款　說苑作敖誤

公慙而反不果出　今本作公慙而出反不果據太平

御覽訂正

見戮　言戮辱

隱君　太平御覽作隱君是一作隱惡

受諫　善諫爲韻

無征　說苑作正

時朝無事也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夜移于晏子　太平御覽有家字

款　說苑太平御覽作報

元端　太平御覽作朝衣說文褍衣正幅端與褍通

夫布　太平御覽一作鋪

司馬穰苴　史記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

介胄　介與甲通

將軍　說苑作夫子謬

左操瑟　說苑左作右下作左

而出　太平御覽作至

微此二子者　說苑太平御覽作微彼

僅得不亾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暖　說苑作熱

奉餽　說苑作廚養餽與饋通

茵席　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澤者言獵獸取裘亦通

別　說苑作辨

其宜　稷理宜爲韻

不見晏子　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大夫　一本作匹夫非

音也　一本作者也

詩云　小雅賓之初筵詩

屢　此屢省文當爲婁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詩無此二句

賓之罪也　說苑賓作賓主非

嬰已　說苑作以

養　說苑作善是

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說苑反質篇用此文

欲伐　後漢書注作攻

往觀焉　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

觴　韓詩外傳作錫新序作賜

酣　一本作醉

范昭曰　文選注作起曰

棄罇　韓詩外傳作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新序作願請君之樽酌後漢書注作序酌文選注作願得君之樽爲壽按說文尊酒器也或作尊玉篇或作樽僔又云罇同樽是樽罇僔皆尊字之俗

公曰酌寡人之罇　文選注作公令左右酌樽以獻後漢書注作公曰諾

范昭已飲　一本作飲之非
晏子曰　文選注後漢書注作已飲
徹　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作徹去之
舞　文選注作儛俗字
謂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顧
調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奏
冥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旨冥旨音義俱相近
不知　新序作識
以報　文選注作一謂字非

伐也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幷

試　後漢書注作慚

識　韓詩外傳文選注後漢書注作知

其禮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樂

而太師知之　文選注下云於是輟伐齊謀

仲尼　文選注作孔子

可謂折衝矣　文選注作善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後漢書注作起於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按衝者衝車折挫之也

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新序雜事篇用此文

傳許　傳讀附墨子有嬈傳篇

東門無澤　姓東門字無澤

年穀　說文秊穀孰也

對曰　今本脫曰字據太平御覽增

以告晏子　太平御覽作公問晏子

和則年穀孰　太平御覽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

下和上下和則年穀孰

不成君之意　太平御覽作臣恐疲兵而無成

怨 太平御覽作愁

迺 太平御覽作遂

山陰數百社 葢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

子叔昭伯 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杜預注惠伯之子子服回也疑卽此人

通 一本作公按下文亦作公患

景公遊於紀 今本脫景字據太平御覽增括地志劇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

國

得金壺　今本脫壺字一本作緘字非據太平御覽壺部引此文訂正

丹書　一本作月書據太平御覽改

騺　說文無此字字林騺也玉篇乃乎切最下馬也

鱢　說文鱢鮏臭也玉篇先刀切

紀有書何以亾也　謂其言可傳不當亾國

懸之閭　古人門㡚皆有銘

注之壺　一本作緘一本作其皆非閭壺爲韻

吾少之時　一本作吾之少時

愚者　太平御覽作人

噎　說文飯窒也

雖速　太平御覽作悔

亦無及已　說苑襍言篇以晏子爲越石父也

晏子使　韓詩外傳作聘

檻　檻疑當爲楹字之誤也

遬　初學記作速說文速疾也籀文作遬

仲尼送之　初學記仲尼送之反命門弟子曰

不計之義　初學記作不法之禮

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用此文

曾子將行　說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晏子會子之言而楊倞注荀子謂晏子先於曾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與其言謬甚

軒　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爲韻

不若以言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

請以言　荀子作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㷉　今本作揉據楊倞荀子注所引訂正說文㷉屈申木也玉篇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揉輻必齊鄭氏注揉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輮按揉俗字輮借字

圓　楊倞注作員

槁暴　考工記轂雖敝不藃鄭氏注謂藃藃暴陰柔後

必橈滅幬革暴起陸德明音義暴步角反劉步木反一音蒲報反楊倞注槁枯暴乾

不復羸矣　楊倞注羸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按羸挺聲相近

故君子慎隱煣　荀子大略篇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隱與檃通謂檃栝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檃栝蒸矯然後直

和氏之璧　藝文類聚引琴操蔡邕作卞和者楚野民得

玉璞初學記有此字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

按晏子已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靈王亦非懷王子蔡邕錯誤不可反以疑此書

井里之困也　意林作井里璞耳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楊倞注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案說文槷門梱也梱門槷也意林不解乃改爲璞星衍案宋人刻石稱門限爲石閫根厥厥與困葢言石塊耳

存國之寶　意林作則成寶

蘭本　蘭與稾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稾本一名鬼卿一名地新陶宏景云今東閒有煎澤草名蘭香名醫云稾本可作沐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茝稾本故定以爲二草而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當是茝誤則本又疑根也

湛之苦酒　高誘注呂氏春秋湛漬也湛讀瀋釜之瀋荀子大略篇作漸於蜜醴勸學篇作其漸之滫

不佩　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

麋醢　說苑作鹿醢疑當爲漉酒之漉當是蘭本或湛

以醢乃發其香

而賈匹馬矣　說苑作旣成則易以匹馬

所湛　一本作蕩非

必求　一本脫必字

擇鄰　今本作居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

處荀子勸學篇作鄉

辟　讀如避

汨常　說苑作反常說文淈濁也玉篇淈亦汨字汨古

没切汩没按汩字從曰與汨羅字異

不可不慎也　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大略篇說苑談叢篇用此文

中牟　史記集解駰案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此趙中牟在河

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卽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葢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反　太平御覽作衣

負芻　史記正義作薪

塗　新序太平御覽作途是塗俗字

父　新序作甫

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　言庸身爲僕也呂氏春秋新序作齊人累新序作纍之史記承其誤則云越石

父在縲紲中按此云負芻息於塗側又云見使將歸

又云我猶且爲臣請鬻于世則非罪人也

何爲爲僕　今本下爲字作之據文選注改

是以爲僕也　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爲人臣僕一作

凍餓爲人臣僕

以賄之　使償其傭直也呂氏春秋新序文選注太平

御覽俱作贖

怒　文選注作立

暴也　詩傳暴疾也

申　新序作信

臣我　文選注作臣僕

嚮　新序作向是

出見之　一本作出請見

之意　呂氏春秋作志

不譏其辭　呂氏春秋作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新序同

尊醮　說文醮冠娶禮祭玉篇子肖切

此全功之道也　呂氏春秋觀世篇新序節士篇用此

文

晏子薦以爲大夫　史記列傳用此文

泯子午　姓泯字子午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未詳

北郭騷　姓北郭名騷

結罘罔　今本罘作果據呂氏春秋訂正說文罟兔罟也徐鉉曰隸書作罘

捆蒲葦　捆當爲稛說文絭束也玉篇始有捆字口袞切織也抒也纂組也呂氏春秋作梱案稛正字梱借

字捆俗字

纖履 呂氏春秋作纖屨屨注一作葩履

踵門 說文踵一曰往來皃

願乞所以養母者 藝文類聚作託以養母

犇 藝文類聚作奔

養其 藝文類聚作及

身伉 高誘注呂氏春秋伉當玉篇去浪切說苑藝文類聚作更

奉笥而從 今本脫笥字據呂氏春秋增

造于君庭　藝文類聚作遂造君廷

不若死　呂氏春秋藝文類聚作先死

請以頭託　說苑作請絕頸

奉以託退而自刎　今本作奉以退据呂氏春秋作奉以託藝文類聚作乃自殺刎當爲歾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歾頸楊倞注歾當爲刎非也呂氏春秋離俗篇退而自歾說文歾終也或作歿

復者　呂氏春秋作觀矣

馹　說文驛傳也呂氏春秋作驛高誘注驛傳車也說

苑作馳

亦愈不知士甚矣　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報德篇用

此文說苑作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

哀哉文視此多劣

高糾　說苑作繚糾繚聲相近

正其君　說苑作不能成政

嘗干嬰之行　說苑作干嬰之過補嬰之闕

特祿　說苑作進

何足以補君乎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之長也是以辭　一本脫下三字

晏桓子　名弱

麤衰　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

食粥　左傳作鬻

唯卿爲大夫　鄭氏注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左傳襄公十七年文同又見家語

以聞　家語作問

襍下第六

男　一本作男子是

而賣 賣隷書作賣賣隷亦如此二字義通未詳孰是

馬肉於肉也 說苑作求買馬肉也

國莬之服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轂擊 說文轂輻所湊也

曰轂擊 太平御覽作犯轂

而棄 說苑作棄而

不能 說苑作不肻

莫若教也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畋 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

梧丘　爾雅釋丘當途梧丘

坐睡　說文睡坐寐也

有五丈夫　文選注作見一丈夫

韋廬　說苑作倚廬文選注作徙倚

畋　文選注作出畋太平御覽作田

詈而駭獸　文選注作來驚獸非

故殺之斷其頭　太平御覽作故幷斷其頭

而葬　太平御覽作埋

公令人掘而求之　文選注令作命太平御覽作掘其

葬處求之下有果如其言非

同穴　文選注作孔廣雅釋言竅孔也孔即穴

嘻　譆省文

瞢　一本作夢非此書多以瞢爲夢

君憫白骨　文選注作公今厚葬之乃恩及白骨

知　說苑作智

君子之爲善易矣　說苑君子作人君辨物篇用此文

不踊　說苑作通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誦之誤

柏常騫　字柏常名騫

梟　詩大雅瞻卬爲梟爲鴟傳鴟鴞惡聲之鳥爾雅釋
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
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按此卽說文所云鴟舊舊留也
舊或作鵂莊子木水篇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
目而不見丘山卽此物一名雖說文鴟雖也一名鵅
爾雅鵅鵋鶀舍人注謂鵂鶹此南陽名鉤鵅又作格
其鳥晝伏夜行爲怪也衆經音義賈誼賦謂之服高誘注
淮南謂之鼓造皆卽此物耳此書下一作鴞者梟字
假音亦與鵂聲相近梟與鴞實二鳥也爾雅鴟鴞鸋

鴂注鵙鴂一名鷤鴂與所注鴝䳢䳍不同

禳　一本作禱非

鴞　鴞與梟鵂皆聲相近故借鷤鴂字爲之一書前後各異傳寫之失也

翌　說苑作翼此假音字

福兆　說苑作名

仰　一本作抑非

薄斂　說苑作薄賦斂

且無　說苑脫無字非

令君知之　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寢之臺　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而此云新成又召大匠責之則是景公時始有此臺少君固妄言也括地志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

師開　樂師名開

室夕　王侍御念孫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

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

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公曰　太平御覽作公說之曰

具書　今本具作其據風俗通改太平御覽作晏子說

其夢占夢者告謂反其書非

毋反書公　風俗通下有無所病三字

將已　太平御覽作將愈也

之力　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

教臣　風俗通下有對字

且　風俗通作將

以占　風俗通作臣非

則不信矣　意林作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

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鬬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

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

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使臣　風俗通下有身字

公兩賜之　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

不蔽人之能　風俗通祀典篇用此文

疸　說文久癰也

瘍　說文瘍頭創也非此義又痒瘍也蓋瘍瘍言癢玉篇

癢同痒言按摩疸癢也

熱何如　意林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

如未孰李　意林作色如日大如未孰李誤

墮　墮與橢聲相近玉篇橢狹長也隋或謂下陷

履辨　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郭

璞注中斷皮也屝履以皮爲之中裂似瘡與

刷　刷與㕞通

蹵　說苑作慽非玉篇慽初又切

蹙　一本俱作蹵蹙俗字當爲蹵一書互異寫者之失

不敏　說苑作佞佞與敏聲相近知古人稱不佞者謙不敏也或以爲不敢諂佞者未然矣

以諸侯之禮　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以晏子短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

楚人爲　意林作楚人作

延　太平御覽作迎

使狗國者　意林作往詣狗國

使楚　意林作使入楚初學記作奉使楚

此門　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

更道從大門入　意林作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

齊無人邪　太平御覽作今齊無人邪使子爲使今本

無下四字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

成陰　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下云

成雨則此當爲陰

踵　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經典多通用踵

何爲　意林作容太平御覽作謂
不肖者使不肖主　太平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不
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
亦作主
故直使楚矣　太平御覽作楚王耳一作也說苑奉使
篇用此文
將至楚　說苑楚作荆太平御覽作聘楚
淮　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俱作江
則爲枳　列子湯問篇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

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此不爲橘乃爲枳說文枳木似橘

嬉　一本作熙說文娭說樂也

寡人反取病焉　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爲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

白取弊耳藝文類聚二十五八十八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並　說苑作井

當去剖　說苑上有橘字

不然　說苑脫不字

臣非不知也　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田桓子　說苑田作陳

浮　高誘注淮南浮猶罰也

麋鹿之裘　玉藻麋裘青豻褎卿大夫之服

棧軫之車　考工記棧車欲弇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篇仕板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輿後橫木

而駕駑馬以朝　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頳裏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木卿大夫之服駑字又篆文所無疑後人竟改頳裏牝馬爲之

君命浮子　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

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

作匏或作符按此書乃浮無字與鄭氏所引不同疑

尚有重出之章爲後人刪去

之爵　今本作其爵據說苑改

是則　說苑作則是

以顯　今本作尊據說苑改以下云非敢爲顯受知之

古之賢臣　今本作君據說苑改

國族　今本作国族據說苑改

君之外隸臣之所職　今本外作內據說苑改

播亾　今本亾作之據說苑改

意者　說苑作主者誤

閒士　說苑作儁士

爲我浮無宇也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若美山然　藝文類聚作華

盡目力不知厭　藝文類聚作君子若華山然松柏旣
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

仡仡　說文仡勇壯也周書曰仡仡勇夫

部婁　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部

與附聲相近

未登善　句

見歲若月　言惜歲易過如月也

欒氏高氏　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

田氏鮑氏　田無宇謚桓子鮑國謚文子

虎門　杜預注左傳公門

廉者　今本作禁者非

怨利生孽　左傳怨作蘊杜預注蘊畜也孽妖害也蘊

與怨聲相近然據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則當

竟作怨利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

可見

劇　左傳作莒與劇不同括地志故劇城在靑州壽光

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慶氏亾　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亾語意未了疑接

此章後人割裂之

㧞殿　杜預春秋釋例缺

夫生厚　左傳作夫民生厚是

慢　左傳作嫚

所謂幅也　沈啟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平陰　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

槀邑　地里志有橐縣屬山陽郡疑槀當爲橐郡國志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

翫　說文翫習猒也

飭　與飾通

度　讀如劇

宗君　宗尊也左傳伯宗史記作伯尊

商漁鹽　商同商說文行賈也

若是其貧也　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

致千金與市租　說苑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　於晏子

十總　總即稯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稯玉篇子

公切說苑作升

五百　太平御覽作三百

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五卯苔菜　周禮醢人茆菹鄭氏注卯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元謂茆鳬葵也苔卽落省字周禮箈菹鄭衆注箈水中魚衣鄭氏注箈箭萌說文落水衣蒠竹萌也

臺　齊語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注衛之四邑臺或卽駘哀六年公子陽生入齊使胡姬以安孺子居賴又遷之于駘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

無鹽　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

營丘　今青州臨淄是也

趣齊搏以求升土　趣當爲趨言皆至齊爭地也

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　言恐子不肖仍致削祿

欲更　藝文類聚作欲使更

晏子之宅　韓非作請徙子宅豫章之圃

容焉　藝文類聚作居此宅焉疑後人依左傳改亂之

嗣之　藝文類聚作代

愀然改容　韓非作造然變色愀造聲相近

詩曰　小雅巧言之詩

其是之謂乎　韓非外難篇用此文

迺許之　沈啟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

景公爲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人

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故君大

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

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慊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

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今得意於君者慊其居

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鄰吉臣可以廢沒氏

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按今本皆與左傳文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居與舍爲韻舍從余得聲猶是三代之文勝于左氏疑左氏取此鍛鍊之

朝夕見　藝文類聚見作相見

隱而顯近而結　隱居而顯其名親近而結于君

待承令　藝文類聚作待命

倍　倍與負聲相近或與背通

輅車　說文輅車軨前橫木也此當爲路車借字言大

車

遂讓不受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脫粟之食　初學記後漢書注食作飯說文粟嘉穀實也葢米之有稃者爲粟脫粟免粟言出于稃而未舂也

炙三弋　詩傳弋射說文作𨾊繳射飛鳥也言炙食三禽

耳矣　前文作而已與此音相近

故難及也　說苑建本篇用此文

恤　爾雅釋詁憂也

賞之以三歸　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論語八佾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據說苑云三歸之臺以爲臺名非也說苑蓋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此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臺明矣

楹語也　太平御覽作書記曰也

竊　飾服任竊爲韻任字急讀

外篇第七　俗本以此附內篇

釋衣冠　韓詩外傳釋作解太平御覽作去冠破裳

左右　新序作侍者

仁人亦樂是夫　太平御覽作仁者亦樂此

趣　新序作速

朝服　韓詩外傳作朝服而至今本脫服字非

請去禮　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

畏禮也　今本作畏禮義也據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

久同　邦恭凶同爲韻

淫蠱　韓詩外傳新序蠱作湎

嗛　說文嗛口有所銜也

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韓詩外傳新序刺奢篇用此文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上　沈啟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皆有之太平御覽上作陽

歎　今本作嘆俗據藝文類聚改

搏其髀　說文髀股也

怫　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怡今本作治非也扶勿切

怯　說文㹤多畏也杜林說㹤从心玉篇怯懼也畏也

去劫切

窴　說文窴塞也

景公飲酒樂　俗本以此章移景公疥遂痁之後非

爽鳩氏　杜預注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

季萴　杜預注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

逢伯陵　杜預注逢伯陵姜姓

蒲姑氏　杜預注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

古若　一本作君非

畋　左傳作田

梁丘據　左傳作子猶稱其字

燀　說文燀炊也

詩曰　商頌烈祖之詩

且平　詩左傳作既平

奏鬷　詩作鬷假傳鬷總假大也左傳作鬷嘏禮記中庸篇作奏假鄭氏注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此作奏鬷未詳也

周流　左傳作周流杜預注周密也陸德明音義傳本

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

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

故詩曰　豳風狼跋之詩

專一　左傳作壹

諂　杜預注左傳疑也

詩云　大雅文王之詩

詩曰　杜預注左傳逸詩也

汓　一本作流按汓卽流隷字

景公疥遂痁　事在昭十二年

陳言　一本同左傳作信

諸侯主　今本皆作諸主據左傳增

掠　說文新附有此字云唐韻或作櫟按漢書武記作

略

淫縱　左傳作從

成媚　一本同左傳成作求

澤之萑蒲　說文籞禁苑也引春秋傳曰澤之目籞

布常無藝　爾雅釋詁法常也常亦爲法藝當爲埶郎

臬假音字臬爲射準的言布法無準也

公疾愈　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啟南本

菽　當爲朱

鴈　說文鴈鵝也鴈卽今鴨故爾雅釋鳥云舒鴈鵝舒之言大也鵝與鴨同類而大鴈鴨聲相近本草經有鴈肪亦謂鴨也名醫疑是鴻鴈乃别出鶩肪按此與鳧並畜必非鴻鴈明白說文自有鴻雁字从隹

偏有所聚　今本偏作徧據說苑改

囷府　詩傳圓者爲囷倉頡篇府文書財帛藏也

由偏之也　今本作遍據說苑改

一殣何足恤哉　說苑至公篇用此文

箐室　說文無此字玉篇箐棺車上覆也士見切蓋即綪字異文藝文類聚作青堂是

橚　說文橚長木皃孫愐音山巧切玉篇息六切

闢　一本作避

旒　說文瑬垂玉也冕飾旒聲同耳

纊紘珫耳　說文纊絮也紘冠卷也珫即充俗字玉篇珫耳也齒融切藝文類聚作黈纊塞耳

泰帶　一本作大帶

景公坐於路寢　俗本刪此章

埠　玉篇水隄也胡肝切

芼　說文艸覆蔓

纙　說文市縠也

詩曰　小雅車舝之詩

盆成适　孔叢作盈成匡形相近未知孰誤

順弟　孔叢作弟弟

又嘗爲孔子門人　孔叢作其父尚爲孔子門人

祔柩未葬　言未附葬于其父

偏柎　左傳昭二十五年楄柎所以藉幹者說文楄部方木也引春秋傳曰楄部薦幹此作柎與部聲相近

擁札摻筆　說文札牒也摻即操字異文

蹷然　說文蹷跳也跳躍也

腰　當爲要俗加肉

輓　說文引車也一本作之

宇澑　說文霤屋水流也澑通

鳥栖　說文西鳥在巢上西或从木妻此作栖後人俗

字

絛纓　絛當爲絛說文扁緒也玉篇纓飾也

滿朝　隅朝爲韻

惙惙　爾雅釋訓憂也

景公好弋　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獵昭華之池

燭鄒　說苑作燭雛韓詩外傳作顏斵聚藝文類聚作顏涿聚此脫顏字一本作祝鄒呂氏春秋尊師篇顏涿聚之大盜嘗學於孔子

公怒詔吏殺之　藝文類聚作公召欲殺之

其罪而　太平御覽而作乃

汝　藝文類聚作爾

是罪一也　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

公曰勿殺　太平御覽作公曰勿殺而謝之

寡人聞命矣　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槁也　槁所未詳

周　杜預注左傳密也

而務與君至義者也　言取富于外聞而不營利于密

近僞以義結于君

助　一本作劫
譏夫佞人之在君側者　文選注作讒佞之人隱在君
側
熏去　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去下今本疑脫四
字
見不足以知之者　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
惠也　惠與慧通
希　說文作稀此省文
僈　當爲嫚說文玉篇無僈字類篇僈謨官切僈也又

蔓曼切惰也

遵　當爲遵循卽逡巡

粗　一本作麤

訾猶倮而高橛者也　一本作猶倮而訾高橛者繹史所引

司馬子期　姓司馬字子期

埜　說文壄古文野此省字

上計　漢書武紀受計于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饑　一本作飢下同

幷重　說苑作幷會是

權宗　說苑作權家

寡人無復與焉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動地　高誘注淮南子動震也

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　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閒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四通

惶　淮南作欺說文惶恐也

陳子陽　淮南作田子陽高誘注田子陽齊臣也

可謂忠上而惠下者也　淮南道應訓用此文

易　此傷字假音

備載　同犕載音犕駕也

高糾　今本作糺卽糾字壞也說苑作繚音之轉

仄陋　俗本作反陋

不舉四維將不正　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本四作曰非說文維車葢維也

狐之白裘　墨子親士篇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茈　未詳茈爲染草疑毛之有紫色者

反　一本作返

君子也　句上脫晏子二字孔叢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云怯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怯之誤

晏子果君子也　已上三章黃之寀本淩澄初本皆刪去今據沈啟南本補入餘篇次弟亦多錯亂皆訂正

外篇弟八

爾稽　墨子作尼谿尼爾稽谿聲皆相近

浩裾　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傲

緩於民　今本緩作綏非鹽鐵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

因舒知爲緩字墨子作而淫人

建事　墨子作怠事是言恃命而怠于事也建或逮譌

逮亦爲怠假音與

久喪道哀　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引墨子作崇喪遂

哀

子民　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爲慈

異于服勉于容　墨子作機服勉容

道　墨子作導

盛聲樂以侈世　墨子作盛容修飾以蠱世

繁登降之禮　墨子下有以示儀三字

觀衆　墨子作勸衆

博學不可以儀世　墨子作儒學不可使議世

兼壽不能殫其敎　墨子作絫壽不能盡其學

究　墨子作行

營世君　說文營惑也高誘注淮南營惑也二通

以淫愚其民　墨子作以淫遇民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　今本脫其道字世字據墨子增

導民　墨子作導衆孔叢作家非

移　墨子作利

導衆存民　墨子作導國先衆

習其封　今本脫封字據墨子增

仲尼迺行　墨子非儒篇此作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詆譏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爲仲尼迺行四字墨子非儒篇又載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不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而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

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本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

鞠語　姓鞠名語疑卽臯魚臯魚聲相近

埋　當爲薶俗从土

不羨於便事　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

路世之政道事之教　言市名于道路一本道作單非

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　孔叢引墨子作先生素不見

晏子乎

影　當爲景

望儒　今本儒作傳據孔叢改

爾　邇同

然仲尼見之　孔叢詰墨用此文

渾　此溫字假音

其過之識　言其識過人

之林　一本作材

設以相齊　孔叢設作欲

有齊　孔叢作適齊疑有當爲適

故困於陳蔡之閒　孔叢詰墨用此文

可以無亾也　强湯兄亾爲韻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

去

對曰不　不讀如否

可遺　畏歸遺爲韻

可怒　輔去怒爲韻

三人朝俱曰　初學記作三人俱來朝皆曰

衝之　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

其氣下回而上薄　初學記作氣不卽上薄非

婢妾　太平御覽作婢子

東郭　今本作在廓據太平御覽引作東郭廓俗字

無廉　太平御覽作無情

羽人　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徒

乘龍舟　藝文類聚作乘龍文選注作乘舟今訂定作

乘龍舟

捐　藝文類聚作投

破黃布　今本破作彼據文選注藝文類聚訂正

詳問　文選注作佯問通俗文陽作詳虛辭也

亦詳對之也　已上七章據沈啟南本吳懷保本增入

咳　與閡通

滲滲　說文清深也讀若牢據繫傳

細　藝文類聚作小

䖵　今本作蠱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

蟁　文選注作蚊俗字

蟁不爲驚　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

命曰焦冥　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閒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傷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

睢休相　姓睢名休相

摽　當爲標

游於菑　太平御覽作臨菑說苑作蔓郡國志平昌有蔓鄉韓非作遊少海

死　太平御覽作卒

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　說苑作乘輿素服驛而驅之

文選注作公擊驛而馳拨韓非作趨駕煩且之乘則

繁駔馬名煩繁且駔聲相近說文駔壯馬也一曰馬

蹲駔也文選注作擊驛形相近字之誤耳

而因為遲　說苑文選注太平御覽俱作自以為遲

遬　文選注作駃太平御覽作速

行哭而往　說苑下有至字太平御覽往作至

伏尸　說苑作屍

百姓將誰告夫　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

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加於晏子　太平御覽下有屍上二字今本疑脫

涕沾襟　太平御覽作涕爾雅釋器衣背謂之襟

公邑　即公阜也𠂤邑字相似

哀盡　太平御覽作盡哀

質　射質也

公曰章　今本注云下缺據太平御覽增

食黃則黃食蒼則蒼　藝文類聚作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晏子之遺行也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音義卷下

總校黃以周　分校許誦禾　劉文粲　同校

晏子春秋以陽湖孫刻全椒吳刻爲冣善孫氏據明沈啟南吳懷保兩本又合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蓺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推求審正吳氏一仍元刻舊文無所改竄近時所偁爲元刻本者卽此孫吳兩刻各有短長盧抱經據明吳勉學李從先本互相推勘羣書拾補所錄是也後又參合各書復校孫刻凡拾補所詳者用朱旁點正文不復箸錄其所箸錄者核之拾補亦閒有出入今據吳盧諸本參校孫刻又以淩澄初本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佐之又以王懷祖讀書襍志洪筠軒讀書

叢錄俞蔭甫諸子平議輔之其文字之異同有見孫氏
音義者略之而校讎之餘閒有一得亦并坿之局槧是
書悤悤校勘疏陋之譏自知不免光緒三年春定海黃
以周識

晏子春秋校勘上

定海黃以周記

晏子篇弟　劉向敘錄云定箸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漢蓺文志云晏子八篇史記正義云七略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明吳勉學棃本七篇二百三章沈啟南棃本多十二章與敘錄之數合孫淵如據沈本校定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後孫氏又得元刻本以贈吳山尊山尊屬顧千里校棃之卷一篇凡八卷敘錄前有都凡每篇前記篇章題目外篇每章又有

定箸之故盧紹弓王懷祖並以爲復劉向之舊云

劉向敍錄　元刻本敍錄前有都凡云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內篇襍上第五凡三十章內篇襍下第六凡三十章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葢劉氏舊題也

長社尉臣參　俞蔭甫云管子有臣富參四十一篇此

參疑卽當參

晏子蓋短　盧校本云疑有缺文李從先本無此四字

內篇諫上第一　元刻本每篇前記篇章後標題首行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弟一凡二十五章其下別行云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弟一景公飲酒酲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弟二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諫弟三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弟四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弟五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弟六景公燕賞無

晏子諫弟十八景公游寒途不卹死胔晏子諫弟十九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弟二十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弟二十一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弟二十二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弟二十三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弟二十四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弟二十五其下各章又先標題如上

不顧于行義　音義行義一本作仁義非元刻本前有標題亦作行義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七引作莊公

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下文同王氏禨志從之亦非盧紹弓後校本云不顧于行義作一句是盧氏不從御覽當已

推侈　音義作推移

威戮無罪　御覽無此句

不顧義理　淩澄初本作理義

殷夏以衰　音義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爲韻虎下爲韻按此虎下韻力理韻滅衰韻孫氏所言古韻多誤後不詳辨

禽獸矣力爲政　矣字誤當依元刻作以下云羣臣以力爲政文與此同

公湎而不聽　音義湎說文沈于酒也俞蔭甫諸子平議云湎疑偭字之誤離騷注云偭背也公背之而不聽

公欲飲酒七日七夜　梁處素云欲疑今字俞云欲蓋卽飲字之誤衍者

弦章諫　盧紹弓羣書拾補云呂氏春秋勿躬篇說苑君道篇皆以弦章在桓公時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

商當卽弦章唯新序襍事四在桓公時乃弦甯後問上作弦甯實一字據此則弦章正事景公者

公曰十有七日矣　王懷祖讀書襍志云曰字下當據上補霖雨二字

懷寶鄉有數十　音義言富家也王云當作壞室與飢氓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懷壞字相似俗書寶作宝與室亦相似洪筠軒讀書叢錄同

期年　此字元刻本竝作朞此本期朞錯出

命稟巡　音義言給之稟也下云柏則此或臣名俞云

稾官名卽周官槀人稾槀古通

命柏巡　兪云柏亦官名與上文命稾一律古柏與伯通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此所謂伯卽左右伯也周書曰王左右常伯

辟拂嗛齊　辟拂疊韻字亦作蹩躃張衡南都賦說舞云蹩躃蹁躚辟拂蹩躃皆狀歌舞之皃下云辟拂三千謝于下陳與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相對爲文是辟拂亦侍御之倖臣也上云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言減物畜之飼此云辟拂嗛齊酒徒減賜辟拂

與酒徒對文言減倖臣之祿嗛歉古多通用說文歉
食不滿也齊與嚌通音義是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以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音義畢後謂後葬也王云寡用財乏當作寡用乏
財以字衍三日而畢句此言巡氓者限三日而畢事
如有後期者則以不用令之罪罪之也下文云三日
吏告畢上是其證按孫王二說皆未是巡郎上命稟
巡命柏巡之巡求氓寡與用財乏對文以句絕言有
隱匿其數少與金者以後三日之期者如不用令之

罪也下文三日吏告畢上言無後期貧氓萬七千家

用粟九十七萬鍾云云言其求氓衆用財多

辟拂三千　謂歌舞者三千人皆謝去之上云請退歌

舞謂此

人待三士待四　盧云當是予以三日四日之限按盧

說未是當依元刻本作人待三士侍四人侍士侍記

所謂嬖御人嬖御士也三四人數出之關外謂逐去

之上云請退左右謂此

君夜發不可以　盧云以下舊脫朝

夫樂何必夫故哉　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凌本作夫樂何失必攻哉

職計莫之從　元刻本同校語云一本作職計算之下士師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

今君賞讒諛之民　民治要作臣

其立惡以禁暴也　惡烏路切立惡與上立蔑對文治要作去惡讀烏各切兪云改立惡爲去惡則上句立蔑之文不可通

執法之吏　音義法作灋

茲荷百姓　洪云荷卽苛字禮檀弓無苛政釋文本亦作荷昭十三年左傳苛慝不作釋文苛本或作荷

姦驅尤佚　王云尤過也佚與溢同左傳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隱情奄惡　盧云奄掩同

蔽諂其上　王云諂當作謟謂蔽惑其上爾雅謟疑也疑卽惑

公曰不說遂不觀　曰字誤元刻本作因

歲凶年飢　飢當依元刻作饑

君子所誡　誡當依毛詩作屆詩湝嘒駟屆韻作誡不叶王云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故引詩載驂載駟云云以諫也若云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則三馬四馬亦當誡矣音義非

今君不思成城之求　思元刻作免盧云免疑是克誤俞云免疑當作勉

置大立少　治要作置子

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　音義今本脫一生字以意增王云當依治要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

以爲義失則憂　元刻脫爲字

召會譴　盧云卽左傳之裔款外篇所載與傳同

使史固與祝佗　左傳作祝固史嚚外篇同兪云佗疑

佞字之誤祝史互錯嚚佞音近

數其常多先君桓公　王云當作共數

若以爲有益　音義疑脫晏子曰三字盧校本旁注晏

子免冠曰五字云下文有加冠二字則此當有晏子

免冠之文

善解余惑　余元刻本作予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　治要曰上有封人字
鄙臣作鄙人
楚巫微導裔款　王云微蓋楚巫之名御覽作徵導本
作道道者由也由裔款以見景公
公明神之主　音義作神明
公即位有七年矣　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十有七
年矣
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　書般庚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孔疏云易即今俗語云相染易兪云易讀如惡之易

也之易是也或云易古敡字非

故曰送楚巫于東　盧云曰字衍東濱海不與外諸侯

鄰

民且有饑色　饑當依元刻作飢

吾使人卜云　說苑辨物篇藝文類聚災異部御覽咎

徵部六竝作卜之

高山廣水　類聚御覽作廣澤

以祠靈山　祠說苑御覽作招本亦作祀

祠之無益　類聚御覽竝作何益王云上文已言祠此

無益矣故復作問詞以終之

泉將下百川竭 御覽作水泉將下百川將竭說苑亦

有水字

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 初學記天部及御覽引此竝

無居字說苑同出野暴露四字連讀

其維有德 說苑作其惟有德也

景公將觀于淄上 治要及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

將字

而傳于子孫 御覽于作之

而聲欲係之　治要無聲字

而謀因豎刁　治要因下有于字刁古作刀

而誅虐于下　治要作虐誅

不能待于君使矣　治要無于字

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文選劇秦美新注引作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作柰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

上帝以人之死爲善　死元刻作沒治要同

梁邱據御六馬　御當依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作乘

今據也甘君亦甘　當依治要及御覽人事部六十九作今據也君甘亦甘

若設文而受諫　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相對成義

公出背而泣　當依治要作公出屏而立王云立卽泣字古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景公出屏而見羣臣因思晏子而泣也初學記作出位屏而泣位字衍

睹饑者　饑當作飢

厚籍斂而忘民　元刻上作籍斂此作藉斂孫刻本籍

斂藉斂亦多錯出盧校本竝改作藉斂

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　元刻本民作呡與上同

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王云其讀爲朞上屬爲句

坐堂側陛　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竝引作坐于堂側階意林及文選景福殿賦郡內登望詩兩注又引作坐于堂側王云經傳皆無言側陛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出裘意林作去裘飢元刻本作饑與飢寒治要與上有以字鈔本北堂書鈔作以拯飢寒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

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文選雪賦注作以與飢人
僉云乃令出裘當依意林作去裘發粟與飢寒本作
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為飢寒文
選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固于富疆　疆字誤元刻本作彊音義不誤

湯質晳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　論衡骨偽篇無質字
顏作頤兌作銳

伐無罪之國　元刻伐上有公字

夫子何為遠國家無有故乎　韓詩外傳十作夫子何

遽乎得無有急乎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御覽人事

部十七九十七並作得無

爲安野而不安國　御覽作安於野不安于國

吾爲夫婦獄訟　外傳御覽並無吾字

則奏士子牛存矣　子牛外傳作子幾

則行人子羽存矣　子羽外傳作子牛

則申田存焉　俞云音義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

官名申當爲司史記晉侯世家頁爲韓申徒徐廣曰

申徒即司徒耳申司古通管子小匡篇盡地之利臣

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是齊有司田之證按俞說申田即司田是也但齊之司田自有申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詳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田之事鄉師之事工師之事云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利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申田之事也今本管子申又誤由王氏襍志以為衍文失之

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　外傳無聘字

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　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

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藝文類聚作若

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御覽作乃若心之有四支而

心得佚焉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可乎王云則可與

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得字涉上得佚而

衍又脫去則字耳

自今已後　音義作以後治要及御覽作自今以來

馬暴死　御覽獸部上作馬暴病死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　治要及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

止下竝有之字曰下有古時字御覽古時作古者

公矍然　矍治要作懼御覽作戄

遂不支解　御覽遂下有止字

曰從寡人始　兪云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曰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蓋晏子本作公矍然曰從之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

臣爲君數之　治要御覽竝作請數之三字

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　御覽使下有自字致作屬

晏子數之曰　原本子誤乎今正元本有一〇乃出異

文云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

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

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凡五十

五字又作○隔之乃接爾罪有三句

又殺公之所最善馬　御覽作所愛馬

汝殺公馬使積怨于百姓　御覽汝下有一字使下有

公字俞云積怨當作怨積

內篇諫下弟二　元刻本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內

篇諫下弟二凡二十五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公藉

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景公逐得斬竹者因之晏子諫第三景公以摶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景公爲長庲欲美之晏子諫第六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景公春夏游獵興役晏子諫第八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第十一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

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景公登射思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藉重而獄多　盧云藉卽藉斂

比而焚之　音義言焚其讞盧云比戶可誅故云比而焚之非焚其讞也焚焚如之刑盧說是

皆雕文　元刻雕作彫正字

操寸之熛　王伯申云熛不能燒薪熛當爲熛說文熛火飛也

勞其力而疲之　元刻本脫之字

傷之者死　列女傳御覽四百五十六作傷槐
且加罪焉　且御覽作將
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　元刻本作其子往無女
字子者男女之通稱女字似可不增往辭晏子之家
託曰當依御覽作往晏子之家說曰
明日早朝　元刻作蚤
刑殺不辜　列女傳作不正御覽作不稱王云當作不
稱下文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言之
此三者守國之大殃　御覽下有也字

以羨餒食之具　當依列女傳作以美飲食之具盧梁校本竝同

刑殺不稱　元刻脫刑字

令趣罷守槐之令　趣御覽作吏

公以車逐　初學記逐下有之字

公日皀莅之　原本日誤曰今正

丁公伐曲沃　蓺文類聚入部作曲城王云曲城一作曲成漢志東萊郡有曲成縣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

以衆圍財　音義圍作圖

摶治　音義疑摶埴盧校本作塼冶王云摶治謂摶土爲甎廣雅云治甎也

是師殺之半也　元刻本作殺師淩本同

凍餒之者　盧云之字疑衍王云當依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作役之凍餒者

公延坐　元刻作迺坐

喟然歎而流涕　類聚初學記作喟然流涕

皆有蓋廬以避燥溼　俞云蓋乃盇字之誤盇讀爲闔
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語意同
今君爲壹臺　御覽作一
穗乎　御覽四百九十六作穜兮王云當作穗兮
秋風至兮殫零落　御覽作秋風兮草零落
風雨之拂殺也　拂元刻作弗凌本同弗古拂字御覽
作拂殺之下作靡獘之無太上之三字
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
王云當依治要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

不得其樂

作頃宮　元刻頃作傾淩本同

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　治要作五年未息也

又爲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

斬板　鄭注檀弓云謂斷莫縮也莫當依宋本作其謂

斷其束板之繩音義引誤

不敢盤于游田　各本竝作盤游于田音義同

臣將遊矣　遊當依元刻作逝盧校本同

未幾朝韋囧解役而歸　俞云韋囧人名朝者召也見

劉向九歎注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

韋囧解役而歸也若從孫氏以朝韋囧三字爲人名

則彼自解役矣

尸坐堂上不席　王云尸爲奴人不得言坐堂上御覽

百卉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

飾以銀　孫頤谷云當依文選弔魏武帝文注作以組

僅能舉足　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

夏輕而凊　元刻作凊盧校本同

今君之履　藝文類聚寶部下御覽人事部三十四服

章部十四作今金玉之履王云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

公苦請釋之　公苦何公以爲此履者爲苦也下文苦身爲善苦身爲非承此而言

使不得入　元刻使作吏譌

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　御覽居處部二引無居其二字

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　王云若當爲善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相對爲文

衣不務于隅胝之削冠無觚羸之理　盧校本從淮南子作隅差觚羸王云胝當爲眦字或作𧧍淮南齊俗篇衣不務於奇麗之容隅𧧍之制是也隅眦者隅差也隅角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形淮南所云衣無隅差之削也

嘗有絑衣攣領而王天下者　盧云攣領卽卷領亦曰句領淮南子汜論古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荀子哀公問篇楊倞注引尚書大傳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注云句領繞領也

下之潤溼不能及也　續漢書祭祀志中注引作下之溫溼

木事不鏤　續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

示民知節也　知元刻本作之

則亦與民而讎矣　王云而當作爲亦字承上文與民爲讎言

其深滅軌　音義改作滅軓

帶球玉而冠且　盧校作冠貝俞云且當作組說文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

則蘖又生也　音義作櫱

不可以導衆民　盧云民字衍

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哉　王云當依說苑正諫篇作

朝居嚴則曷害元刻本作則害曷

下無言則吾謂之瘖　元刻本無吾字說苑正諫篇亦

無下竝同

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說苑正諫篇作非害治國家如

何也盧云如而同舊本衍一而字乃舊旁注誤入正

文說苑無

升斗之微　元刻作升鼓淩本同音義亦作鼓

以成幃幕　元刻作綈幕音義同盧校本作帷

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元刻作夫下者盧校作夫

治天下者據說苑正諫篇補

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　王云兩而

字與則同義

足以便生　元刻足下衍乎字

謂子民　爾雅釋詁謂勤也王云當爲調調者和也

爲璿室玉門　孫頤谷云當依文選甘泉賦注作作爲

琁室玉門下句作爲頃宮靈臺對文

作爲頃宮　頃元刻本作傾

登寢而望國　御覽四百九十二作登路寢元刻標題作登路寢臺與前章標題同則二章俱作登路寢之臺可知今本誤脫爾當補

夫婦笑　御覽作夫婦其哭盧校本云當作夫婦哭拾補云牛死則失其利故哭下云非骨肉之親明是哭字

酒醴酸　御覽酸下有酢字

府粟鬱而不勝食　御覽作菽粟鬱積不勝食也

而不以分餒民　御覽作而不以分餧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以下語盧云世作代民作人猶唐時本也餧乃餒本字

兆在路寢之臺牖下　牖字誤元刻作牗音義亦作牗下同

願請命合骨　盧云命衍

左手擁格　盧云格杙也王云格即輅字謂柩車轅上横木所以屬引者也見士喪禮注疏外篇盆成适請

合葬其母曰擁轅執輅此作格者借字耳

右手梱心　盧云梱當爲捆叩椓也

有逢于何者　于當作於元刻本不誤

當如之何　王云當依治要作當牖下

古之及今　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並作

　自古及今治要亦同

不侵生民之居　御覽作不奪生人

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　北堂書鈔引無諸字

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　北堂書鈔作於路寢之臺牖

下

茈武 ○盧云茈同紫洪云玉藻縞冠素紕鄭注紕旣祥之冠也茈當作芘與紕字通用

導害者遠 王云導害當作道善道善與從邪相反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邇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遠也

行傷則溺已 傷元刻作蕩誤

哀失則害性 元刻脫哀字

即畢斂 王云上當有外字

脩哀以害性　王云脩當爲循墨子非儒篇宗喪循哀

不可使慈民

晏子復曰　元刻脫曰字

不如月之曀曀　意林作不如日月之靉靉孫頤谷云當依陸士衡擬古詩注作曖曖又見座右銘注

未能我具也　具元刻作其

是以知其忠也　治要上有吾字與下句同

謂之嫉　元刻誤衍不字

事君之道　元刻君誤父治要作爲臣道君以道君以

三字屬下讀下爲子之道作爲子道父爲妻之道無之道二字

而維據盡力以事君　盧校本云疑闕王云治要下有何憂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羣臣擁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爲壟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說其

九十九字

晏子過而趨　爾雅釋水疏引作晨趨

接一搏猬而再搏乳虎　爾雅疏引作接一搏特猏再搏乳虎今本上脫特下衍而

吾仗兵而御三軍者再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杖兵而禦三軍今作仗俗舊作伏譌

以入砥柱之流　爾雅疏作之中流當據補

順流九里　爾雅疏作七里

若治視之　爾雅疏作治之視之無若字

則大黿之首　爾雅疏首下有也字當據補

挈領而死　挈當依馬融傳注作契下同洪云挈通作契爾雅釋詁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挈領而死謂斷頸而死也

冶專其桃而宜　元刻無其字同桃專桃對文其字衍兪云古冶子之意葢謂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冶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此處置二桃卽以定己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音義非

內篇問上第三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內篇

問上第三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莊公問威當
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莊公問伐晉晏
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景公問伐魯晏子
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第三景公伐𨻰勝之問所
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景公問聖王之行若
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
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景公問欲如桓公
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景公問莒魯
孰先亾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景公問治國何患

晏子對以社鼠猛狗弟九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弟十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弟十一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弟十二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弟十三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弟十四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亾晏子對以六說弟十五景公問君子所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弟十六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𢡟民弟十七景公問明王之教

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弟十八景公問忠臣之事
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於難弟十九景公問忠
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弟二十景公問
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弟二十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如何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
邪弟二十二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
以文王弟二十三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
子對以人不同能弟二十四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
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弟二十五景公問

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弟二十六景公問
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弟二十七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弟二十八景
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弟二十
九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弟三十
能禁暴國之邪逆　治要無逆字邪句絕下句同
聽賃賢者　賃字誤當作任治要作中聽任賢者王云
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後弟十八曰中聽以禁邪問
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

諫傲賢者對文按諸云中聽皆謂平聽中聽與愎諫
　對文書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愎諫傲賢者之言　之言二字衍治要作逆諫傲賢者
不能威當世　盧校作不能服天下下云威當世而服
　天下者別爲句
其晏子可謂廉矣　盧云其衍文
堂下生蓼藿　王云當爲藜藋藿卽今所謂灰藋
茲於兌　王云兌讀爲隧茲於兌者且于之隧也莊公
　還自伐晉遂襲莒入且于之隧也且于茲於聲相近

隧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

鄭注曰春秋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

聲相近或爲兌釋文奪徒外反注兌同故知茲於兌

即左傳且于之隧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

遂羣公子　原書脫子字元刻本同音義有子字今據

補盧校本亦有子字

君上享其名　名元刻作民

不劫人以甲兵　元刻作兵甲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

是

百姓不興　盧云疑與字

道在爲人而失爲已　元刻本同音義失下有在字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已與下道在爲人而得在反已文同

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　在字乃上而失在爲已之脫文誤入此處小國不爲與謂不爲之州也小國爲與諸侯爲役對文

而行在反已矣　行蓋得之剝文上云而失在爲已與此相反爲已則失反已則得也

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　治要分此以下別爲一章在問下篇王氏從之非也問上問下前計都凡皆三十章分此入問下則下多一章矣下篇標題章次具在何處可以羼入

則何謂官不具　何元刻誤可

則弦章臞侍　弦章景公臣見諫上篇及外末篇此當依元刻作弦甯音義亦作弦甯盧云甯與寗同新序作弦寗音義誤以弦爲弦章甯爲甯武當以盧說爲正

翌州　當作冀州蓋冀譌翼翼作翌翌冀字譌非聲近

功不遺罷　罷元刻作能

佞不吐愚　俞云吐當作咄咄者詘之叚字

鰥寡無饑色　饑當依元刻作飢

害民之財　財元刻作則

朽蠹　朽元刻誤桍

以臣觀之也　凌本作之觀與下同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雉不能遠飛雉犇而出其地喻其出交近鄰猶稱公侯者在國稱公在

外稱列矦小國亦然也謂郳滕雖弱小而能近事强大至今猶不失爲通矦以明魯近齊而親殷以褊小國而不服于近鄰卒以滅亾也音義雉犇言捷未是云滕公爵更誤滕矦爵後亦稱子俞云雉犇而出其地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犇竄卽出其邦域之外

大之事小　王云當作小之事大

以遠望魯　俞云魯當作晉晏子之意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既弱小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滅國之道

夫社束木而塗之　韓子外儲說右作樹木

不誅之則亂　當依元刻作則爲亂下句亦云則爲

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　腹讀爲覆韓詩外

傳七作君又幷覆而育之又韓子作則君不安據而

有之不當作所說苑作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

察乃案字之譌王云案據連讀方言據定也案據謂

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案據上黨民正

與此同爾雅曰腹厚也左傳注曰有相親有也腹而

有之謂恩厚而親有之卽案據之意

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元刻本校語云或作則
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與說苑合韓
子作則術不行矣
景公問于晏子　元刻無于字
圭璋犧牲　治要作圭璧王云古者祈禱皆用圭璧無
用璋者
其行何如　當依元刻作如何淩本同標題亦作如何
勞力歲事　王氏從治要作勞力事民洪云歲當是蕆
字之譌左氏文十七年傳以蕆陳事廣雅釋詁蕆敕

也

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下不以相惡爲名　王氏從治要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四句對文今本爲行爲字誤移政字之上句讀不明爲名二字如贅疣焉

廢罪順於民　俞云當作廢置

生有遺教　治要作生有厚利死有遺教

公不圖晏子曰　王云此六字衍標題云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然則問道者

更正云云卽是對景公語而其上無公不圖晏子曰字矣

上下無所縻　元刻縻作靡

以此謀者必得矣　元刻謀作謨

民有如利　王云如當作加前弟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相似

故逃人而謨　謨凌本作謀

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　元刻作義謀之法者無以字顧千里云當作義謀之法也義句民句

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　元刻作未聞存者也無不字王云及當爲反信當爲倍倍亦反也

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後人不知及信二字爲反倍之誤故於未聞存者也句內加不字

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　元刻作建謀者及義顧云當作建謀反義

其危如何　元刻危作已剜文

時問雖日危　元刻作時問之君當據補

則民與若矣　盧校本若作君

則不爲行以揚聲　俞云古爲僞字通用
不掩欲以榮君　王伯申云榮讀爲營營惑也
富則視其所不取　史記魏世家李克曰達視其所舉
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文與此同富當作貧
洽要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較今本多
一句
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
過而求親　進元刻作寸誤求進求多求親對文此
言臣有三求則廢上言君有三託則危亦對文求進

句絕踰職業屬下求多爲義求多亦句絕音義襍志所讀皆誤

言無陰陽　陰陽猶云面背言無面從背違

麗苴學者詘　盧云麗苴猶麤粗王云當作麗苴不學者外上篇曰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語意同

行己不順　元刻下有不敢二字衍治要作身行不順

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治要無下者字行去聲

下無諂德　元刻作謟

不事驕行而尚司　盧云司疑同字墨子有尙同篇

不務于上　王伯申云不當作必謂有諸己而後求諸

人

故下之勸從其教也　之字衍治要引無

不窮之以勞　謂稱事

不害之以實　謂中聽實當依治要作罰

晏子對曰　對元刻作戲

計能定祿　治要作受祿

積豐義之養　盧云義當作羨

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

治要作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今本上脫民下衍

及李本及作極亦非

風雨不降虐　虐原書誤雪今正

天明象而贊　治要作而致贊今本脫致字

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　王云兩不字衍據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不字非衍末云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失當作法標題云晏子對以文王明是法字

地不同生　生治要作𡕢兪云生讀爲性

好辯以爲忠　治要作好辯以爲智刻民以爲忠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國所常行者也　治要作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王云作者之常行是

吾欲和民親下　民字誤元刻作和臣標題同

無親讒人　親元刻作信

百宮節適　宮字誤各本皆作官

審擇左右左右善　元刻左右字不重

內篇問下弟四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內篇

問下弟四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公問何脩
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弟一景公問桓公
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弟二景公問欲逮桓
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弟三景公問廉政而長
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弟四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
對以九節弟五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彊
勉爲上弟六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
弟七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
義弟八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亾弟九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弟十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弟十一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弟十二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儉弟十四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弟十五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弟十六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弟十七叔向問齊德衰

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弟十八叔向
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弟十九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弟
二十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弟
二十一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
樂民弟二十二叔向問嗇吝愛於行何如晏子對以
嗇者君子之道弟二十三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
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弟二十四叔向問傲世樂業
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弟二十五叔向問人何

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叔向問人
何以則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曾子問
不諫上不顧民可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
二十八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
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
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　元刻遵作尊治要引
作吾欲循海而南無觀于轉附朝舞六字續漢書郡
國志注亦云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

夏諺曰　治要作夏語

師行而糧食　糧元刻作量洪云量食者量限其食也

今本作糧後人據孟子改

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　南字誤治要作高

從下而不反　治要從下下亦有歷時字

命吏計公掌之粟　王伯申云掌當作稟稟古廩字下

云發廩出粟是其證

管仲君之賊者也　治要無者字王云左傳管敬仲桓

之賊也亦無者

廉政而長久其行　王云政與正同

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　元刻無不字誤倒藝文類聚八引作水平清其濁無不塗乎作平清不重文選運命論注作清其濁無不寀塗寀式甚反洪云學記水無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故曰無不寀塗

慶善而不有其善　慶治要作薦

稱事授祿　盧校授作受

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　盧云止字衍今詩作景行行止而古來所引皆作行之王伯厚詩攷引史記孔子

世家作行之禮記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此書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王云此文本作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鄉謂鄉道而行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卽此所謂鄉者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鄉道不已斯謂之終善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語卽本晏子

貨謁于晉　元刻作貨竭音義亦作竭

晏子巡遁而對　元刻作逡遁

以趨於末朝　盧校作本朝按末朝謙詞猶下文云下

吏似非誤

不以威强退人之君　俞云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藩

衞侯之舍是以威强迫人之君也故晏子以爲諷

鍖然不滿　俞云鍖當爲歁說文歁食不滿引申之凡

不滿者皆得言歁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韓子內儲說作今

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盧云迷字衍當从韓

非子删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　犒文選勸進表注引作撟韓子內儲說作舉俞云犒當作撟說文撟舉手也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云撟舉也撟舉文異而義同

國之所以治也　王云治上脫不字俞云治蓋殆字之誤

夫儼然辱臨敝邑　音義夫一本作大夫孫頤谷云當作夫子

謹聽節儉　俞云儉乃斂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斂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相應

既靜矣晏以　顧云當作既事請以燕俞云靜當作請晏當作宴矣衍字以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晉平公饗之文室既請以宴既一字句按靜竫古通說文竫亭安也竫古停字既竫矣謂饗事畢晏以當作以宴下章叔向從之宴相與語禮主君饗賓親進醴其禮嚴肅饗畢又宴賓辭讓請用臣禮上介爲賓賓爲苟敬于是語于是道古

昔吾先君得衆若何　問齊桓公也吾下當有子字下

章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文同盧校作昔君先君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　王云今下脫君字

臣不敢不知也　盧云下不字衍

豆區釜鐘　元刻作鍾下同

國都之市　王云當作國之都市都市卽諸市左傳是

無私與　王云上當有民字

箕伯　元刻作萁

孤續　元刻作狐

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　當作

處勢臨衆而不阿私行國足養而不忘故

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　顧云當作其事君也盡禮

道忠不爲苟祿王云正當作匃匃求也下文持諛巧

以正祿亦當爲匃俗書匃字作丐與正相似而譌

其交友也論身義行　顧云當作論義道行

則疏而不悱　悱當從下文作誹

不阿以私　以元刻作久王云當作所

治唐園考菲履　唐園者蓺麻枲之園也管子輕重甲

篇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呂覽尊師篇治唐圃織葩屨葩菲聲近葩枲屬今本作葩字譌菲又通屝曲禮鄭注云鞮無絇之菲也方言屝屨麤屨也俞云詩毛傳考擊也擊猶叩考屨與梱屨同

自勤於饑寒　饑當依元刻作飢

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　有字誤

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

王云廣雅緣循也莊子列御寇篇緣循偃佚郭象曰

緣循仗物而行也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俗以行文

選洞簫賦注狡急也字通作絞左傳注絞切也謂從

容中禮而不急切說文跧卑也廣雅跧伏也作銓者

借字耳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孫氏以緣爲緣飾狡爲

狡滑讀銓爲奠皆非

世可以正則正　元刻作世可正以則誤

有明上可以爲下　王云當作不可以爲下

强暴不忠　元刻作暴强

隱道危行　王云危讀曰詭與直行反

執二濾裾　盧云二李本作一當從之按盧說是也濾裾當依家語作浩裾裾與倨通執一浩裾謂剛愎自用外下篇云浩裾自順

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　王云當作從輕不爲進從重不爲退輕易也重難也謂不見易而進不見難而退也家語三恕篇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注云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

晏子春秋校勘上終

平湖徐惟錕
慈谿馮一梅同校

晏子春秋校勘下

定海黃以周記

內篇襍上弟五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內篇襍上弟五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莊公不悅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弟一莊公不用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弟二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弟三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弟四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弟五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弟六景公欲墮東門之隄晏子

謂不可變古弟七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
長其意弟八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
賀弟九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諷公使養弟十景公
慙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弟十一景公夜
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弟十二景公使進食與裘
晏子對以社稷臣弟十三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
與民共樂弟十四晏子飲景公酒呼具火晏子稱詩
以辭弟十五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
其謀弟十六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

請罷伐魯弟十七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
受弟十八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弟
十九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弟
二十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弟二十一晏
子之魯進食有豚亾二肩不求其人弟二十二曾子
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弟二十三晏子之晉睹
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弟二十四晏子之御
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弟二十五泯子
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弟二十六晏子乞北郭

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道晏子之賢第二十七景公欲見高糺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高糺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第二十九晏子居喪遜荅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按晏子乞北郭騷米當作北郭騷乞晏子米

戟拘其頸 拘當依後漢馮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三百七十六並作戟鉤

受其不祥 後漢馮衍傳注作盟神視之

崔子爲無道 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

子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晏子與我子不變子言曷既在贬　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則曷既在贬

趨出授綏而乘　授當作受盧校作援云授綏呂氏春秋知分篇同意林所載呂氏作援字當從之

嬰命有繫矣　御覽兩引竝作嬰命有所縣矣

爲東阿宰　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引竝無東字標題云晏子再治阿亦無東字

使獄不避貴強惡之　盧校作決獄不避貴强而貴强

惡之當依補

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　平御覽作於下二句亦同

是三邪譽乎外　盧校作是以

蠶桑豢收之處不足　盧校作豢牧云豢養牧放之地不足故下云牧馬于魯

令吏重其貲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　荀子王霸篇注引作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佻緩也

則依物而偶於政　俞云依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

寓猶寄也謂因物而寄于政

景公登東門防　東門防亦稱防門

古者不爲殆有爲也　不爲當作不下涉下有爲而誤

蚤歲滛水至入廣門卽下六尺耳　盧云滛乃淄字之誤淄水在齊按滛當作濟廣門卽廣里左氏襄十六年傳曰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司馬彪郡國志云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水經注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防門北有光里亦名廣里杜注

左傳云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本誤防門在濟水之北廣門又在防門之北濟水至入廣門爲防下六尺耳

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　說苑貴德篇同藝文類聚火部引作公喟然令吏養之王云令吏養之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歎曰二字非

不待時而入見景公　治要作不時而入見無景公字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王云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即待也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

是無歸矣　元刻矣作夫說苑同

使吏養之　元刻無之字

昔者君正晝　晝原本誤晝

公戁而反不果出　元刻作而出反誤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　治要作以子大夫無天字

得率百姓　元刻脫率字

行歌而出　元刻出作去誤一作至亦非

微此二子者　元刻此作彼說苑御覽並同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王云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前

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闌入既醉之詩則大不倫矣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二句連讀言不得以託國晏子而過我

以其家貨養寡人 貨養說苑作貸善

請君之棄罇 罇當作尊後漢馬融傳注作願請君之棄酌餘詳音義

公曰酌寡人之罇 元刻無公曰至徹罇二十字誤脫一行

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　文選陸機演連珠注作爲我奏成周之樂無能乎字調作奏

冥臣不習　文選注作旨臣不習也

臣故不爲也　初學記十五作臣不敢爲之

臣欲犯其禮　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禊詩注陸機演連珠注竝引作犯其樂當據改

仲尼聞之曰　元刻脫之曰二字

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千里之外至大師其與焉

梁處素云末二句疑後人妄增王云當無可謂折衝

矣五字後漢馬融傳注御覽器物部並引作起于尊

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襍詩注冊魏公

九錫文注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晧書

注演連珠注楊荊州誄注並引作不出尊俎之閒而

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五字

魯之年穀何如對曰　元刻脫曰字

陰水厥陽氷厚五寸　孫頤谷云當依文選海賦注作

陰氷凝陽御覽亦作氷凝盧說同王云盧讀陰氷凝

陽爲句非也陰氷凝句陽氷厚五寸句海賦陽氷不

冶本此陰氷者不見日之氷也陽氷者見日之氷也

按王讀是也而義又未盡陰氷者陰寒之氷凍於地下者也陽氷者陽烜之氷結于水上者也月令曰水始氷地始凍夏小正曰正月寒日滌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皆其證陰氷凝陽氷厚五寸謂寒溫得其時故下曰寒溫節冬有豎氷為下年穀熟之兆今俗尙有此占

此諸侯之通患也　元刻作公淩本同

景公遊于紀　元刻脫景字

得金壺　凌本作金緘盧云後壺與閒韻不當作緘

乃發視之　元刻作發其視之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

竝引作發而視之

善哉知苦言　苦字誤元刻作若盧校同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　御覽百卉部四作失國

走齊景公問焉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　說苑襍言

篇引此無奚道至于此乎六字藝文類聚草部下及

御覽竝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
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　好字誤元刻作是則治要作
是以
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說苑作惡於
根本而美於枝葉類聚御覽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
治要作孤其根荄密其枝葉春氣至僨以揭也程易
疇云蓬之根孤而枝葉甚緐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
則浮置于地大風舉之乃戾于天故言飛蓬也說苑
言拔荄考之不審矣王云此文本作孤其根荄密其

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按古人文字多以相錯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為正根言孤以見枝葉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諸書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爾根且拔矣當依治要作僨且揭說文僨僵仆也揭高舉也蓬至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終且高戾于天程說是也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說苑作不肖人自賢也愚

者自多也俞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傳寫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溺者不問墜　治要作隧荀子大略篇作遂王云墜本作隊隊與隧同廣雅隊道也大雅桑柔篇傳隧道也不問隊不問路義一荀子遂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楊倞注曰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

噎而遽掘井　說苑作渴而穿井

嬰聞兩檻之閒　檻字誤元刻作楹

夫子反此乎　初學記文部作夫子反此禮乎禮乎二

字句今本脫當據補

君行其一臣行其二　此君臣行趨之通例鄭注禮經

屢言之初學記無兩其字

君之來遫　初學記作君之所來速

以及位也　及初學記作反

不計之義　王云初學記引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門

弟子曰六字今脫去外上篇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

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

同

去其二肩　去古弃字藏也弃本後作古人藏去字祗用去漢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

贈人以軒　說苑襍言篇家語六本篇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並作以財

吾請以言之以軒乎　盧校作以言乎以軒乎

良匠揉之　揉音義作煣據荀子注文此仍未改正下隱揉同

不復贏矣　荀子大略篇作嬴

湛之縻醢　說苑家語作鹿醢文選注及御覽香部作麋醢縻乃麋字之誤

居必擇鄰　鄰元刻作居

求士所以避患也　說苑避患作修道

我越石父者也　御覽四百七十五引無者字

何爲爲僕　元刻作何爲之僕

不免凍餓之切吾身　文選講德論注作吾身不免凍餓之地

遂解左驂以贈之　贈當作贖標題云解左驂贖之與

歸呂氏春秋新序及文選注御覽所引亦並作贖

對之曰　盧校本去之字

嬰誠革之　王云誠讀爲請

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　慎當作懼李本作愳古懼字

結罘罔　元刻罘作果誤

織屨　盧校作履

北郭子召其友　元刻作北子脫郭字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　蓺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人事部百一十作養及親者身更其難呂氏春秋士節篇

說苑復恩篇亦同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外　俞云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与隸書方相似

高糾　元刻作糺下章同

特祿之臣也　元刻祿下有仕字當據補上文云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此云特祿仕之臣也正應上文標題亦云晏子辭以祿仕之臣則有仕字甚明

內篇襍下弟六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內篇襍下弟六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靈公禁婦人

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弟一齊人好轂擊
晏子紿以不祥而禁之弟二景公嘗五丈夫稱無辜
晏子知其冤弟三柏常騫禳梟死將爲景公請壽晏
子識其妄弟四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
其所以然弟五景公病水嘗與日鬭晏子教占夢者
以對弟六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
弟七景公使吳吳王命儐者稱天子晏子詳惑弟八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弟九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弟十楚

子勉據以常爲常行第二十七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晏子病將夗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晏子病將夗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弟八弟二十兩景公竝笠作晏子

靈公好婦人　說苑政理篇作景公

而男子飾　說苑下有者字

而賣馬肉于內也　御覽資產部八作而鬻馬肉于市也說苑作求買馬肉盧云賣當作賣與鬻同內作市非王云作市是賣馬肉于市喻禁之于外按既謂之

賣似非禁矣縣牛首于門乃喻縣禁于外也賣馬肉于內喻服之于內當從盧說

踰月而國莫之服 御覽引作不踰月而國人莫之服說苑作不旋月今本脫不字人字

下車而棄去之 御覽車部二作棄而去之說苑政理篇同

韋盧 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倚徙音義誤倒

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 文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御覽人事部五作故并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

二字王云既云斷其頭無庸更言殺之

而不踊焉　說苑辨物篇作通音義踊當通字之誤王云作踊者是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棓而闚客何注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臺成而公不登洪說同

有梟昝者鳴　王云古謂夜曰昝或曰昝者後弟六云夕者

臣請禳而去　說苑下有之字

鴞聲乎　鴞宎作梟下鴞當陛禳君鴞茲宎改從一律

若此其明　說苑下有也字

拜馬前鶩辭曰爲穰君鴞而殺之　元刻作辭鶩曰說

苑作辭曰鶩爲君穰梟拜馬前辭句晏子辭其拜也

今作鶩辭誤

嘻亦善　說苑下有矣字

汝薄斂　元刻作薄賦

且無令君知之　說苑作且令君知之俞云當從說苑

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

能動地地固將動卽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

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鶩比周以欺其君

矣有是理乎

新成柏寢之臺　臺字誤元刻作室下文云室夕云室

何爲夕云立室可證

景公病水　景原書誤晏今正

夕者嘗與二日鬬　風俗通義怪神篇作夕者吾夢

出於閨　風俗通義作立于閨

公嘗二日與公鬬　風俗通義作公夢與二日門

請反具書　具元刻作其

故病將已　風俗通義作公病御覽疾病部引同

占營者以占之言對　元刻作占營以臣之言對風俗

通義及御覽竝同

如屨辨　洪云易剝牀以辨釋文辨音辦具之辦足上

也辨與鞔同說文鞔履空也足上卽履空也如今所

謂䩬幫矣按今俗呼屨之破者曰䩬辨音同辦

臨淄三百閭　御覽三百七十八又四百六十八竝引

作齊之臨淄

何爲無人　御覽作何謂齊無人

賢王不肖王　音義作主此猶仍舊譌

故直楚使矣　直御覽作宜

晏子將至楚　元刻脫至字說苑奉使篇作將使荊意

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八部九果部

上竝作晏子使楚

楚聞之　楚下脫王字

非所與熙也　凌本作嬉音義亦作嬉

當去剖　元刻當上有橘字與說苑同

羣臣其爵　音義作之爵

祿莫重于子　說苑作莫厚

君之賜卿位　說苑作君賜之

以尊　音義作以顯

寵以百萬　說苑作寵之

古之賢臣　元刻作賢君下云過之據入君說元刻是

國族　元刻作困族

君之外隸　元刻亦作內隸誤

四鄉之學士　標題作四方

望之相相然　王云相當爲梠說文梠高皃从木目聲

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　嬰元刻作要要古腰字

屬上爲句

欲逐田氏鮑氏　逐原書誤遂今正

廉者政之本也　元刻廉作禁誤

怨利生孽　王云左傳作蘊本字此作怨借字

維義可以爲長存　王云當作爲可以長存

邺殿　元刻作邺殿

夫生厚而用利　盧云夫民生厚各本脫民字

所謂幅也　元刻校語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

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闕求富禍也

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語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校據此入正文而以今本正文入注

與棠邑　洪云齊地不得至山陽郡棠疑棠字之誤左傳晏弱圍棠杜注棠萊邑也北海郎墨縣有棠鄉史記晏嬰列傳萊之夷維人也其地相近

安國而度家　王云大雅緜傳曰度居也

且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　王云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注引晏子云景

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御覽飲食部七同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後人以意加之

未嘗聞之　元刻之誤者

以善爲師也　元刻善作若

脫粟之食　王云脫粟上當有食字

五卵　元刻作五卵淩本同

趣齊搏以求升土　搏元刻作摶

必不受以恨君　王云恨乃很之借字很者違也

請更諸爽塏者　左傳昭三年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今無此文葢後人據左傳竄改晏子原文故也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　元刻校語云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爲毀其鄰以益其宅云云其文與音義所載沈本注語同盧校據此補入正文而以今本正文作注云比其反三字衍貪頑作貧頑誤按標題云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前文以或本爲正末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

標題語合

家人欲朝夕見　元刻作朝晉晉夕聲義俱近

築室于閨內　標題作宮內是

何乘不任之甚也　治要引作不佼御覽車部引說苑又作不姣

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　元刻作五卵凌本同盧云弋見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卵卽雞子洪云五卵謂鹽也內則卵鹽鄭注大鹽也苔一作茗孫頤谷云張淏雲谷襍記引此作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

已以爲飲茶之始太平御覽茗事中亦載此文則知茖字誤

士之一乞也　洪云三乞字皆當作气說文氣作气餼作氣此復借气爲餼故下云有參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旣說文旣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旣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士之一旣猶云士之一食

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　盧校作爲不肖子據前文改

子曰　盧云當有晏字

發書之言曰　白帖十引作發書書之言曰說苑反質篇同

外篇弟七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弟七凡二十七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弟一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弟二景公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弟三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弟四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弟五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弟六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弟

七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景公欲誅斷所愛橚者晏子諫第九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景公築長庲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亾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國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吳王問齊君僈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

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䘏
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高子問子事
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晏子
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太卜紿景
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有獻
書譖晏子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晏子
使高糺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景公
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景公
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晏

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弟二十六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弟二十七

釋衣冠自鼓缶　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並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甕

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　御覽作問左右曰仁者亦樂此乎

晏子朝而至　朝下脫服字音義有

恐君子之不欲也　治要無子字諫上篇嬰恐君之不欲也亦無子字

畏禮也　元刻作畏禮義也治要同王云孫删義字非

此義乃禮儀之義古書禮儀字本作義

人之所貴於禽獸者　元刻所下有以字

召衣冠以迎晏子　治要作召晏子無衣冠以迎四字

俞云當作召晏子衣冠以迎

用三獻焉　治要獻下有禮字

徹酒去樂　徹原書誤撤今正

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元刻每章之末有箸定之語云

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爲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

詳略爾故箸于此篇

泰山之陽　陽元刻作上音義同

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　者字衍御覽人事部三十

二引無者字乎作邪

吾細人也　吾當依御覽作臣

諛臣三人　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御覽引皆無人字

毋知有死　俞云當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諫上篇若

使古而無死

茀又將出天之變　續漢書天文志注御覽咎徵部一

茀作孛無天之變三字庸何悲乎悲並作懼

而彗星亾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

公阜睹彗星而慼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居處無節　居原書誤君今正

奚獨彗星乎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

星使禳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嘗見爲異爾故

著于此篇

非君所願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

已和景公使祝史禳彗星皆出于景公遊公阜一日

而有三過言但析爲章而辭少異皆箸于此篇

奏䫻無言　凌本作䫻䶁

民卒沠亾　元刻作流下同

公說乃止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箸于此篇

陳言不愧　元刻作陳信凌本同

則虛以成媢　元刻作求媚凌本同

其國以禍之　俞云之衍文其國以禍四字句與上文國受其福對文

澤之雈蒲　雈當作萑元刻作藿說文藿藿爵似鴻雁而大雈老兔似鵖鶹而小萑薍之已秀者也萑从隹从卝藿从艸雈聲

彊易其賄　彊原書誤疆今正

使有司寬政　原書司寬誤倒今正

公疾愈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事旨悉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箸于此篇

偏有所聚　偏元刻作衡

由偏之也　偏元刻作徧

一殣何足恤哉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卹死胔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箸于此篇

雍門之橚　洪云左氏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山海經中山經陽華之山多苦辛其狀如橚郭注橚卽楸字楸萩古字通用

此見斷之　盧校作比見當據改

冕前有旒　大戴子張問入官篇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並可爲冕無後旒之證

大帶重半鈞　鈞原書誤鈞今正元刻作泰帶重半鈞

無使夫子復言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欲殺犯槐者景公逐得斬竹事悉同但辭少異爾故箸於此篇

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　左傳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元刻標題作誰將有此正文與此本同

公曰然則柰何　原書脫曰字今據元刻補

國澤是將焉歸　王云澤古舍字

不亦宜乎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歎景公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若何辭旨略同而少異故箸于此篇

盆成适也　禮記檀弓正義引作盆成造

子⿰子爲　洪云玉篇⿰子爲孤也⿰子爲卽孺字之俗莊子大宗師篇而邑若孺子釋文孺弱子也⿰子爲孺字形相近

偏柎何所枉　元刻作偏祔盧校作楄柎云下偏之所枉亦當作楄柎

子胥忠于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　王云此有脫文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人臣子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下足以爲臣乎臣下亦當有

子字

因道盆成适之辭　盆原書誤盆今正

女子髮笄者　盧云髮疑髽字

然後舉聲焉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逢於何請合葬正

同而辭少異故箸于此篇

罷長庲之役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爲長庲欲美

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少異故著于此篇

以吾君重鳥以輕士　韓詩外傳九說苑正諫篇俱作

而輕士

數燭鄒罪已畢　凌本無已字

寡人聞命矣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欲誅圉人章㫖同而辭少異故箸于此篇

臣何敢槁也　盧云槁亦撟之譌俞云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

何小寡人甚也　治要小作少

以成其大不誠　元刻此下重衍于中者等十五字

此難得其知也　盧云其疑具

聽治不亟　元刻下有日不足三字治要作患日不足

聽治不亟

助寡人止之　元刻作扐寡人音義同治要亦作助

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兪云古隱依同聲隱當讀爲依

是難去焉　孫頤谷據文選恩倖傳論注作去此乃治

矣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景

公問治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箸于此篇

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　王云不字衍下文臣奚足以

知之

能無衰乎　元刻能作而而古能字

其無宇之後無幾　俞云無幾當作爲幾問上篇云田無宇之後爲幾

民不懈貨不移　左傳作民不遷農不移

君令而不違　元刻違下衍厲字

是故尚之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魯莒孰先亾因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君若何三章荅旨同而辭異故箸于此篇

不與暴君偕亾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吳王問可處可

去事旨既同但辭有詳略之異故箸于此篇

訾猶倮而高橛者也　俞云訾乃警字之誤橛乃撅字之誤高讀爲咎猶臯陶之臯作咎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此卽倮而咎撅之義倮爲倮體撅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撅誠不恭倮則更甚故曰警猶倮而咎撅者也元刻

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亾魯君問何事同曲之君三章或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箸于此篇

嬰未得聞之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叔向問徒處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箸于此篇

非一也　治要作非一心也

籍斂　元刻作藉

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元刻庸上有嬰字下注云此章與梁丘據問事三君不同心孔子之齊不見晏子旨同而辭少異故箸于此篇

景公許　說苑政理篇下有之字

民無飢　說苑下有者字

今臣後之東阿也　說苑作後之治東阿也

再拜便僻　僻字譌當作辟

寡人無復與焉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

篇

地可動乎　論衡變虛篇引可上有固字

在四心之間　淮南道應訓及論衡竝作房心音義作四星誤洪云史記天官書兔一名鉤星出房心閒地動房爲天駟四與駟通卽房星也又房四星而稱爲

一四亦猶心三星而詩稱為三也義亦得通

恐予奴之也 盧云奴之疑倒

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柏常騫禳鳥奴將為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故箸于此篇

謂之易 元刻脫之字

晏子沒而後衰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同敘事少異故箸于此篇

不舉四維 元刻四誤曰

吾是以辭之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見高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箸于此篇

遂不受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少異故箸于此篇

狐之白裘　當作狐白之裘

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敎　謂狐白裘乃人君之上服非臣下所得服也記曰君衣狐白裘疏家謂大夫得衣狐白與此違不足信

固辭而不受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箸于此篇

晏子相景公　原書誤景公相今正

再拜而辭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陳無宇請浮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同而辭少異故箸于此篇

莊公壯　孔叢詰墨篇引作莊公怯盧云左傳齊侯旣伐晉而懼則怯字亦非誤

救民之姓而不夸　姓與生古通

晏子果君子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外篇第八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其下別行標題云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

有孔子乎第五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
第六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以不
足恃第七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景公
為大鍾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田無宇非
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工女欲入
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景公欲誅羽人晏子
以為法不宜殺第十二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
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
子對第十四莊公圖莒國人擾紿以晏子在迺止第

十五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弟十六晏子死

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弟十七晏子殁左右諛

弦章諫景公賜之魚弟十八

浩裾自順　墨子非儒篇作浩居洪云浩裾即傲倨叚

借字

好樂綏于民　元刻作樂綏墨子作好樂而淫人

不可守職　墨子不可下有使字

久喪道哀費日　王云道當作遁遁與循同墨子非儒

篇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同問上篇曰不淫

于樂不遁哀卽循哀也循之言遂循哀謂哀不止

而傳者無其外　盧校傳作儒按盧校是下章始吾望

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元刻兩儒字亦作傳無

其外無讀爲嫵說文嫵媚也嫵其外卽下所謂異于

服勉于容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　元刻脫其道字世字

而嫚其封　元刻脫封字

仲尼迺行　元刻下注云此幷下五章皆毀詆孔子殊

不合經術故箸于此篇

鞹語　元刻作鞾

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元刻作單事凌本同洪云管子戒篇握路家五十室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路與露同羸也路世猶言衰世也王伯申云單事單讀爲殫殫病也字或作癉大雅板篇毛傳癉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俞云道乃退字之誤說文退敫也周書曰我興受其退

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　王云嬰上當有非字上篇

云晏之心非三心也

誹謗爲類　元刻作誹譽

始吾望儒而貴之　元刻作望傳下同

失言于夫子譏之　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

況乎處君之中乎　王云當作處君子之中

故困于陳蔡之閒　元刻下注云以上五章皆毀詆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箸于此篇

可以無亾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問臣幷兄弟

之强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箸于此篇俞云此與字似不當有寫者依他章增之而不知其非

善乎晏子之願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裁晏子之願如此無以垂訓故箸于此篇

鐘將毀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爲泰呂成將燕饗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恠故箸于此篇

出於室爲何者也　王云當作何爲者也襍上篇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下篇王曰縛者曷爲者也文義並同言出於室者何等人也韓詩外傳正作何爲者

也

何以老爲妻　王云當作何以老妻爲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爲

逆古之道乎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納嬖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字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誚晏子設非晏子者將納其說見棄妻乎無以教訓故箸于此篇

乃今日而後　御覽四百二十六引此無日字

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　御覽無色見而三字廉作清

遂不見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犯槐之令者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因而至故箸于此篇

將使抱背　元刻下注云此章不典無以亟訓故箸于此篇

乘龍舟　元刻無舟字

而捐其布　文選新刻漏銘注作而椓

破黃布　元刻作彼黃布俞云言彼所捐之布乃黃布也彼字是

吾詳問子何爲　文選注作吾佯問子無何爲二字

亦詳對之也　元刻下注云此幷下一章語類佻而義無所取故箸于此篇

足游浮雲　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王云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脱去鵬字則不知爲何物矣

頸尾咳于天地乎　御覽引此乎字在溷溷下

皆操長兵而立于閭　元刻操作摽與下同又下文闖下有衞字此葢脱

此非一日之所爲也　元刻脱非字

而安萬民之心　元刻下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給國人故箸于此篇

伏尸而哭　文選褚淵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竝引作至則伏尸而哭

社稷危矣　原書社作杜今正

百姓將誰告夫　元刻下注云此幷下二章皆晏子歿後景公追懷之言故箸于此篇

晏子歿　原書晏誤景今正

公邑　盧校作公阜

晏子沒十有七年　盧校沒下有後字

公曰章　音義今本注云下缺元刻作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文至此止治要引晏子云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

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文至此止孫刻以御覽四百二十六補兪云此以說苑君道篇所載爲備說苑云晏子沒十有七年矣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

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孫序音義校勘

孫序又合襍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按音義敍錄八篇下云外篇二俗本始刪幷爲一此序下云爲七卷以從七略其書合外篇上下爲一卷則此云合襍上下二篇爲一襍當作外孫氏作序時誤記外篇爲襍篇故篇內所引多誤又如襍下緜組馳之當作外下又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當作襍上

音義內篇諫上弟一大夫臣向下向字子政成帝卽位政成誤倒懸而至下懸而至言遠而切至誤作縣至

言遠而而抑手下說文归按也归誤归納女于景公
下左傳嬖姒之子左誤在史固下引周禮史以書敍
昭穆脫昭字一日而三責我下左傳景景公上景字
葢齊字之誤諫下弟三質晳下晳俱誤晳刑殺下蓺
文類聚誤聚聚令勿委懷令勿誤倒斬板下引鄭注
斷莫縮也莫當依朱本作其誤從毛本滅葭下滅與
搣同搣誤滅尸坐堂上上誤士問上弟三道在爲人
下爲已則失失誤夫問下弟四景公出游景誤晏詩
云下車輂輂誤輦危行誤作老行執二瀌秙下誤連

書襍上弟五崔子下誤寫而弒下注今嬰且可以回
而求福乎福誤禍嬰不革矣革誤童東阿下齊威王
威誤盛饑一本作飢上饑誤飢閨下引爾雅宮中之
門之誤小欲伐下後漢書注作攻攻誤政仲尼送之
下命門弟子門誤問襍下弟六國莫之服莫誤美韋
盧下倚徙誤倒畋誤數毋反書毋誤母教臣誤數臣
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誤脫下不字外篇弟七由偏
之也據說苑改說苑誤倒寡人聞命矣下引說苑誤
脫苑字省吾見鉤星在四星之閒星當作心可謂忠

上而惠下者也者字當刪外篇弟八東郭誤廓若此

之類顯然誤繆今俱改正其所舉正文與原書多違

異而義可兩通者蓋刻書在前作音義在後音義所

引正文多勝前書孫氏後又改定之也若此之類悉

從原刻不敢據前書以改音義亦不敢據音義以改

前書

晏子春秋校勘下終

平湖徐惟鋥
慈谿馮一梅同校

漢高誘注

呂氏春秋

光緒元年浙江書局據
畢氏靈巖山館本校刻

呂氏春秋新校正序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軍功二級畢沅撰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醨有閒原其意指要皆有爲而作降如虞卿諸儒或因窮愁託于造述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采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尚四五郎如今道藏中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

前後釆之殆盡閒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釆綴原書類亾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漢儒如許愼應劭等閒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釆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

儒墨之指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與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已不見世所傳誘注國策亦非眞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亦閒有不同有始覽篇大汾冥阸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阸荊阮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在晉冥阸淮南作澠阸注云今宏農澠池是也先識覽篇男女切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踦注又云踦足也知分篇解云魚滿二千斤

爲蛟而淮南王書又作二千五百斤至于音訓亦時時不同此葢隨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出而不相害與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鳩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告成若淮南王書則及門莊知縣炘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更及云

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

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
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
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
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
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
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
已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
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
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

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梁伯子曜北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並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紀居末故世稱呂覽舉其居首者言之今呂氏春秋以十二紀爲首似非本書序次愚案以十二紀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漢書藝文志雜家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一節云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疏之云呂不韋說十二月之令謂爲呂

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
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
也據此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爲
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
備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
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梁伯子云太平御覽八百九
卷引史記同此序而百九十一
卷引史云呂不韋撰春秋成購於秦市曰有
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豈別有所據乎
時人無能
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
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
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
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

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一作斲而裁之比其義焉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 脫誤與近時本無異

李瀚本 明宏治年刻篇題尚是古式今皆仍之

許宗魯本 從宋賀鑄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啟明本 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寵本 神廟丙申刻

汪一鸞本 神廟乙巳刻

朱夢龍本 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爲最劣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源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稚存

仁和梁玉繩燿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東

呂氏春秋總目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季冬紀第十二凡五篇卷第十二

五曰不侵

序意 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及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 ○舊本俱作名類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譌然與卷二十內名複今故即以應同題篇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一作胥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愼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卷第一　　鎭洋畢氏校本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甲乙　甲乙木日也　其帝太皞　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為木德之帝　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　其蟲鱗　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鱗魚屬也龍為之長　其音角　角木也位在東方　律中太蔟　太蔟陽律也竹管音與太蔟聲和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故曰律中太蔟　其數八　五行數五木第三

故數八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羶木香羶也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東風解凍冰泮釋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魚上冰獺祭魚魚鯉鮒之屬也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爲時候者候鴈北候時之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案禮記月令作鴻鴈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云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盧案仲秋鴈自北徼外而入中國可以言來若自南往北非由南徼外也似不可以言來呂氏作候鴈北當矣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

總章北出謂之𠆤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案明堂之制中外皆方不得如注所云个猶隔也舊本缺一个字今補**乘鸞輅駕蒼龍**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軾鳥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也○案鸞字與月令同唯劉本作鑾注鸞鳥在衡作鑾在鑣案詩蓼蕭毛傳在鑣曰鸞鄭於駟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常車若據鄭說則劉本非是但說文鑾字從金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高氏之解或異於鄭未可知也亦不得竟以劉本爲非**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旂旗名交龍爲旂載者若今之雞翹車是也服佩也所衣服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案蔡邕獨斷云鸞旗車編羽毛列繫橦旁俗人名之雞翹車非也續漢輿服志同劉昭引胡廣曰以銅作鸞鳥車衡上則與高誘注合**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宗廟所用之器皆疏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

是月也以立春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立春之節多在是月也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故告天子以立春日也盛德在木王東方也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自禋潔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迎春木氣於東方八里之郊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也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注不合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和柔之令行其慶善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無不被之也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所也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典六典法八法日月五星行度遲速太史之職也故命使司知之也宿離不忒
無失經紀以初爲常忒差也星辰宿度司知其度以起牽牛之初爲常○案冬至十一月
中起牽牛一度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癸也元善
也祈求也上帝天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
之御閒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耜耕器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
具於籍田致于保介之閒施用之也○月令參于作于參注元善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甚順鄭以保介爲
車右此云副也當謂副車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
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月令帝籍下無田字此書上農篇亦有之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

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正文大夫月令無案周語作王耕一墢墢有鉢跋二音說文作坺云一臿土也反執爵于太寢爵飲爵太寢祖廟也示歸功於先祖故於廟飲酒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御致天子之命勞羣臣於太廟飲之以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乾下坤上天地和同繁眾動挺而生也○繁動月令作萌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令也東郊農郊也命農大夫舍止東郊監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修治也封界也䟽其疆畔糺督惰窳於疆下也詩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無休廢也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漢書五行志載謠曰邪徑敗良田滅明不由徑亦當是不隨眾人穿田取捷耳善相丘陵阪險原隰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土地所宜五穀

所殖長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飭讀作勑勑督田事準定其功農夫正直不疑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正樂官之長也入學官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典掌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尚蠲潔也禁止伐木春木王尚長養也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蓄庶物也麛子曰夭鹿子曰麛也○案月令正義云胎謂在腹中者夭謂生而已出者此及淮南注皆云麛子曰夭本爾雅釋獸文彼夭字作麇無聚大眾無置城郭置立也揜骼霾髊髊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髊揜霾者覆藏之也順木德而尚仁恩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

稱兵必有天殃稱舉也殃咎也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春當行仁非興兵征伐時也故曰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變猶戾也無絕地之理絕猶斷也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爲亂紀道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風雨月令作雨水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藜莠蓬蒿並興○月令疾風作猋風數至作總至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案月令注云舊說首種謂稷

孟春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攖猶戾也○舊本作謂天子無之字孫據太平御覽七十七增）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其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自猶從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自以亂衆干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爲立官之法也）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爲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扫之故不得清（扫讀曰骨骨濁）

也○注似衍一骨字說文淈濁也與汩滑義同竝音骨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抇亂也亂之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爲者不以身役物有爲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亾假令有幸且猶危危病者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當聽也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

以旨故不當視也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〇案老子道經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旨五味令人口爽此約略其文耳實口後注亦同非誤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眩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埻的也眾人所見會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〇其射一招中閒其字衍注埻與準音義同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貌故生隕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

生長久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慮而當合得事實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裏也受猶承也裏猶囊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為天子而不驕常戰栗也故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下為匹夫而不惛惛讀憂悶之悶義亦然也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破亾故曰適足以為患也不如貧賤貧

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無為於身無闕故曰雖欲過之奚由也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騎佚之務也命之曰招蹷之機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案此注全不諸文義而妄說蓋招致也蹷者痿蹷過佚則血脈不周通骨幹不堅利故為致蹷之機括高誘以蹷為門橛又誤以機即詩之畿故有斯訛黃東發亦言其誤又案李善注文選枚乘七發引此招作佁嗣理切孤文無證亦不可從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為酒困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務以自彊舊作相彊孫據御覽八百四十五改與前後句法正同盧云案賈誼書傳職云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正自彊之謂也靡曼皓

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自歌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爲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靈公北朝于晉宿于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亾國之音也紂之太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亾故曰伐性之斧者也○梁仲子案意林所載作伐命之斧注細理弱肌本多無理弱二字今從朱本與洪興祖補注楚辭招魂所引合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肎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堯時許由方回善綣舜時雄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肎富貴者高位實疾顛故曰重生故也○注方回舊本皆誤作方因善綣或善卷之駁文雄

陶誤作皋陶案國策齊顏斶曰舜有七友陶潛四八目具載其名以雄陶爲首蓋本尸子今從之漢書古今人表作雒陶高位實疾顛周語文今本依宋庠之說改作僨字案注顛隕也正是隕墜之義宋誤爲殞故云宜從僨若是僨注當言踣乃合誘注知分篇亦是顛字

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爲輕富貴求虛名也以爲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

本生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如倕指巧猶自爲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

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圜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爲己用得其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生我有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爲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肎以己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爲不尚此三者故曰有道者之所慎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守慎無爲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

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子以糠糠易眯子目非利之者也聾者不聞雷之聲不頓顙自拍解謝咎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甚也〇注易眯訛眯舊作其旨眯訛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已之所是眾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已之所非眾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已之所是非已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已者也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也以此治身必

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亾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亾者未之有也故曰必
夫死殃殘亾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以惑致之也壽長至常
亦然亦以仁義召之也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
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察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亾應行而至故曰察其召之也則
其至不可禁矣禹湯辠己其興也勃焉桀紂辠人其亾也忽焉皆己自召之何可禁御此
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
可行逆也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勯讀曰單單盡也使五尺豎子引其
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之至也世之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
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視活也而日逆

其生欲之何謚王者貴人所行淫侈縱欲暴虐反戾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到逆其生雖欲長生若烏獲多力到引牛尾尾絕不能行故曰欲之何謚也○注到字從李本古倒字凡生之長也○之字舊本缺孫據御覽七百二十增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猶節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蹷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躄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爲蹷疾也不爲高臺爲痿疾也味不眾珍爲傷胃也衣不燀熱燀讀曰亶厚也燀熱則理塞理塞脈理閉結也○塞字舊本作寒孫據御覽作塞下同理塞則氣不達達通也味眾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鞔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爲懣病也肥肉厚酒爛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

鞔而氣不達不達壅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御覽作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土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榭燥謂陽炎溼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舊校云辟一作備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酏讀如詩虵虵碩言之虵周禮漿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也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蘗與黍相體不以麴也濁而甜耳○注相體舊作相醴誤今改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聲

（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孫云御覽七十七作有天下無得字得之下有必字）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案義古音俄正與頗協而唐孝明詔改從易泰卦九三之无平不陂非是觀此與宋世家

猶作頗字乃古書之未經竄改者梁伯子云王逸注離騷循繩墨而不頗引易作不頗知易本不作陂也義古作誼案宜有何音亦與頗協

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illegible]公平於曲惠也

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擅作威也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

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

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遺失也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荊人也

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

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無所私爲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爲己子成遂萬物不以爲己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繇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爲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病困也○孫云本書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列子力命篇倒作病疾又莊子徐無鬼篇作仲父之病病矣潰甚國人弗諱潰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眚者何大潰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御覽六百三十二作如潰甚注大眚公羊本作大災見莊二十年傳此眚字當是後人因後有肆大眚之文而誤改

之寡人將誰屬國也屬託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教猶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用誰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善猶和也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也比方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亾人之功不可爲霸者之相也○注亾似當作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哀不如己者欲教育訓厲使與己齊也○醜恥也黃帝劉本作皇帝皇黃古通用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在利國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不求見之孝經曰非家至而見之也此總說隰朋所行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用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也不欲小智小智則好知小事以自矜伐也故曰大匠不斲但視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也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大勇不鬭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鬭也大兵不寇寇害也若武王之伐紂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廟撫殷之民不寇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之過無所念無所私也故曰去私也用管子而爲五

伯長長上也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阿豎刀易牙之諛不正適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刀本有貂音後人始作刁字今從古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濟日醉而飾服飾讀曰勅禮喪不飲酒食肉而日醉於酒欲整喪紀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舜猶不能爲況凡人乎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舊校云行一作爲孫案御覽四百二十九正作爲行其德而萬物得遂

長焉遂成也黃帝言曰聲禁重不欲虛名過其實也○黃氏日抄云此禁聲色大過耳注非色禁重不欲好色至淫縱也衣禁重不欲衣服踰僭若子臧好聚鷸冠也香禁重不欲奢侈芬香聞四遠也味禁重不欲厚味勝食氣傷性也室禁重不欲宮室崇侈使土木勝也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肖子不在數中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於何書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州之屬皆是也令君也而能爲治○注州舊本訛作川案州爲漢河內郡之縣今改正祁黃羊對曰解狐可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平公黃羊不於始見下

注何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間頃也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案左傳在魯襄三年晉悼公之四年也此云平公誤注引傳文雖略亦足以正呂氏所記之謬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鉅姓子通稱腹䵍字也䵍讀曰車竾之竾○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爲聖人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

䵍與檀弓下孺子䵍實同一字彼釋文音吐孫反此音車笸淮南子精神訓守其篅笸蓋竹簟席所爲玉篇音徒本切與今人所呼合舊本作笔蓋書家屯字往往作毛而此又誤從毛也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子駟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受賜也○案賜猶惠也注似誤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欲必行之殺其子也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私愛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忍讀曰仁行之忍也○注曰仁李本作仁行俱未詳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

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傳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故曰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君矣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吳超許德裕校

呂氏春秋卷第二　鎮洋畢氏校本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躔此宿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夾鐘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鐘也○盧云案注舊本作去陽夾陰訛淮南注作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今據改正又初學記引高注云是月萬物去陰而生故候管者中夾鐘可以互證其不并引竹管之語者以正月已用鄭注管以銅爲之故不欲互異也鐘鍾得兩通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桃李之屬皆舒華也○案禮記月令作桃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摶黍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案爾雅黎黃作鵹黃郭璞注皇黃鳥下云俗呼黃離留淮南注作黍人謂之黃流離此作黃離三者皆可通無煩補字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太廟中央室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順春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牙諸當生者不擾動故曰安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也嫌日有從否重農事故卜擇之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囹圄法室省之者赦輕微也桎足曰桎在手曰梏肆極掠笞也言無者須立秋也止禁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鳥氏司啓者也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禖三牲具曰太牢○案周禮本作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人率九嬪祀高禖耳御見天子於高禖中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禖祠之前韣弓韜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象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爲雷激氣爲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蟄伏之蟲始動蘇開蟄之戶始出生

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所以振告兆民使知將雷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愼容止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躄通精狂癡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通精未詳）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度尺丈量斛鐘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二十斤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令鈞等也○案月令角斗甬桶與甬通用史記商君傳平斗桶鄭康成音勇小司馬音統淮南作稱亦桶之訛李善注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引作角升桶升字誤）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地不備墾辟在司寇之謂也）乃修闔扇寢廟必備（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寢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無墮頓也○必月令作畢古通用注自從必字

作解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兵戈征伐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爲盡類天物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鑒以祭廟春薦韭卵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此之謂也○注治鑒二字舊作鑿訛今據周禮改正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入舞舍采月令作習舞釋菜鄭注學記菜謂芹藻之類與此注異注入學官各本多作學宮唯李本作官案賈子保傅云學者所學之官也此官蓋謂官寺正月紀注中正作學官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事曰視○月令諸族下有大夫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中旬丁日又入學官習樂樂所以移風易

俗協和民人也謂六代之樂雲門咸池大韶大護大夏大武也周禮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此之謂也○注大護汪本作大護與濩並通用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皮幣鹿皮予纏束帛也記曰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此之謂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金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冬陰肅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熟民飢竊故相刼掠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旱煖也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稼心謂之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也○案有君之者故曰役觀下文自明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止禁也四官耳目鼻口也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則不治此四官之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擅專也制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為作必有所制制於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古賢人也○舊作子州友父訛太平御覽八十引作子州支父與莊子讓王篇漢書古今人表皆合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

於治天下○案爾雅云在察也天下重物也重大物事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它猶異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託付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案竹書紀年翳之前唯有不壽見殺次朱句立郎翳之父也翳為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立無顓是無顓之前方可云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似非翳也逃乎丹穴淮南云山穴也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舍置也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患害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

欲得而爲君也（欲得王子搜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恐繆誤致幣得罪故勸令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踰坯而逃之故不得）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也（驕泰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言各得其志故不相知之也）豈不悲哉（悲於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以持身之餘緒以治國家）其

土苴以治天下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鮓○莊子釋文土敕雅反又如字苴側雅反觀此注意土自作如字讀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治之優有餘裕故曰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黑瘦瘠過家門而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趨濟民而已○案趨與取同楊子取為我史記酷吏傳取為小治之意相似如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徇猶隨也彼且奚以此之也此物也之此至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優之也何以物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之至也與其所以為為作也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

所用重所要輕也（重謂隨侯珠也要得也輕謂雀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子華子古體道人無欲故全其生長生是行之上也）虧生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塵可以次全生者）死次之（守死不移其志可以次虧生者）迫生爲下（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祿志不高潔人之下也）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於身無所虧於義無所損故曰全生）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彌益）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難義重於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

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行不義是故辱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蹈義而死迫於苟生語曰水火吾見蹈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迫促急於苟生不仁義不如蹈仁義死爲貴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也聖人修節以止欲○舊校云止一作制故不過行其情也不過其適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謂耳目口也一猶等也雖神農黄帝其與桀紂同有天下同也○案此足上文欲之若一耳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得其不過節之情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失其不過節之情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情亂人失其情得情生存失情死亡故曰生死存亡之本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俗主凡君也敗滅亡也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

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府腹疾也種首疾也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皆寥寥然虛曲過其適以害其性也○孫云案玉篇疛除又切心腹疾也引此作身盡疛種然則府字誤也後盡數篇亦同此誤盧云案盡數篇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腹則爲張爲府府當爲疛玉篇之說可從此處注雖以腹疾首疾分解而種之爲首疾亦當作腫此云身盡府種則舉全體言之又何必分腹與首邪案西山經云竹山有艸名曰黃藋可以已疥又可以已胕郭氏注云治胕腫也音符此府種即胕腫字假借耳錢學源云素問五常政大論少陽司天有寒熱胕腫太陽司天亦有筋脈不利甚則胕腫之語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也言雖彭祖之無欲不其於能化治俗主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爲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貴不可得之物寶難得之貨此之謂欲故曰爲欲不可足

之爲求規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盈厭此之爲求故曰爲求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入死故曰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俗主求欲民人皆怨而謗訕如仇讎也意氣易動蹻然不固蹻謂乘蹻之蹻謂其流行速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動也。注疑是讀乘蹻之蹻禹山行乘橋亦作蹻類篇云以鐵如錐施之履下音腳亦音喬矜勢好智胷中欺詐矜大其寵契好尚其所行自謂爲智胷臆之中欺詐不誠所行暴虐猶語民言恩惠也德義之緩邪利之急緩猶後急猶先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困猶危奚何也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親近之正直者疏遠之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見。注疑是反復聞言而驚不得所由所行殘暴聞將危敗滅亾之言而乃始驚怖行不仁不義之所致也故曰不得所由由用也百病怒起亂

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此非恤民之道故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色美味死者所不得說人不能樂甘之故曰與死無擇擇別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體道無欲象天天子之福故必壽長終其性命）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體道道者生而能行之故曰論早定）論早定則知早嗇（嗇愛）知早嗇則精不竭（愛精神故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同於不能兩也）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體性也情皆好生故曰一體）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法象也）尊酌者衆則速盡（尊酒也酌挹之者多故酒遬盡也○挹與挹同萬

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萬物酌揖陰陽以生陰陽論君大貴君者愛君之德以生者衆也○注愛疑是受梁仲子云朱本作萬物酌君之德以生者衆也）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酌取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資猶給）而終不自知（知猶覺也）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幽通記曰張修禯而內逼故曰虧生乎內○案班固幽通賦有此語此與必已篇注皆作幽通記當仍之張謂張毅事見莊子淮南修禯舊作循禯今依後注與班賦合）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此下舊提行今案中間文亦無缺豈注有脫邪）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而不知所為用心之人）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為

孫叔敖楚令尹遠賈之子也○近時毛檢討大可辨叔敖非楚公族莊非蔿氏乃期思之鄙人盧云竊案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云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下令尹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是蔿敖郎令尹孫叔敖軍事皆主之前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比年之閒楚令尹不聞置兩人知一分篇雖有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之語乃是子文之事誤記耳況在軍中必無輕易廢置之理其爲一人無可疑者與其信諸子不如信傳

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致之於霸荆國得之幸也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廢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日勞盡傳付孫叔敖使憂之也○傳與付通舊作傳誤錢校改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休息也不得以便利生性故不休息也故使莊王功

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霸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二篇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一入一色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然舊誤作紗今據墨子所染篇改正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顓頊五世之孫瞽瞍之子也名重華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禹染於臯陶伯益禹顓頊六世孫鯀之子也名文命伯益臯陶之子也○案臯陶子乃伯翳非益也益乃高陽之第三子名隤敳

者路史有辨甚明

湯染於伊尹仲虺湯契後十二世孫主癸之子也名天乙伊尹湯相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仲虺居薛爲湯之左相皆賢德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語

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周公旦武王之弟也輔成王封之於魯○梁伯子云齊魯皆武王所封此與長見篇注同誤

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蔽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稱美其德以爲喻也

夏桀染於干辛歧踵戎桀夏后皋之孫癸之子也干辛歧踵戎桀之邪臣○干辛舊本作羊辛知度篇亦同案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愼大篇皆作干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華今據改正又歧踵戎墨子及諸書多作推哆亦作推侈

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紂帝乙之子名辛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案書稱商王受或云字受德亦見書及逸周書此云名辛與史同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厲王周夷王之子名胡虢榮二卿士也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厲王之孫宣王之子名宮皇虢公祭公二卿士也傳曰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久乎○墨子作染於傳公夷蔡公穀注宮皇諸書多作宮涅梁伯子云當從劉恕外紀子由古史作宮涅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生惟名涅故又作生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不當者不得其人僇僇辱也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以為戒也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桓公齊僖公之子名小白管鮑其二卿也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文公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郄偃者其二大夫○郄乃郤之

俗字墨子作高偃御覽六百二十作郭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莊王楚穆王之子名旅孫沈其二大夫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闔廬吳王夷昧之子名光伍文其二大夫○文舊本訛作父今據尊師篇改正墨子作文義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句踐允常之子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案越絕云范蠡始居楚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伍戶疑即三戶它書引吳越春秋有云文種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見蠡案郢是時尚未屬楚尊師篇注又作楚鄧人皆誤當作楚之郢人錢詹事曉徵云太平寰宇記江陵府人物云文種楚南郢人此必本於高氏注北宋本猶未譌也種本楚郢人故得為宛令若鄀若鄧皆非楚地矣王伯厚引呂覽注以種為鄧人則南宋本已誤然虞仲翔朱育歷數會稽先賢初不及種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敘人物亦無及種者當依寰宇記改正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

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墨子作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藉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墨子無黃字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夫差吳王闔廬子也雄與嚭二人其大夫也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王孫雄墨子作王孫雒越絕吳越春秋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國語舊本亦作雒宋庠補音從史記定作雄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洛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謬也有駱有雒見於魯頌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漢書宏農郡上雒非後漢時始改也今不若各從本書爲得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智瑤宣子甲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中山尚染於魏義櫌長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義

長其二臣也○樞墨子作偃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唐田宋康王之二臣○荀子解蔽篇楊倞注亦作田不禮古今人表作田不禮御覽亦同墨子作仲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亾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亾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論猶擇也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經道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愈益也言危辱者不知所行之要約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從染不得其人也所染不當理奚由

至（至猶得也）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爲帝王者亦當知所從染也）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止留）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翟）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二士謂孔子墨翟）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稱說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彌益豐盛也言二士之徒顯榮者益盛散布故曰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

焉無時乏絶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梁仲子云疑當作禽滑釐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皆作釐字此書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人表作禽屈釐列子殷敬順本亦同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淮南記曰人甘非正爲蹠也蹠而焉往故曰不可得逃○案繆稱訓曰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彼注云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也而蹠焉往

言䗂乃往至也彼後又注云䗂願也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晷也行則晷隨之呼則響應之推此言之故功名何可得逃也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七尺曰仞下猶底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弋繳射之也詩云弋鳧與鴈下猶隕也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為夷也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注舌本舊脫舌字孫據李善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補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本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桀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故曰務其所以歸也彊令之笑

不樂彊令之哭不悲無其中心故不樂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虛稱可以僞制顯實難以詐成虛小實大也故曰不可以成大也缶醯黃蜹聚之有酸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蜹徒水則必不可水無酸故不可以致蜹也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不能致也以茹魚去蠅蠅愈至茹讀茹船漏之茹茹字茹臭也愈益也○案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子夏易作茹又通作帤帤韻會引黃庭經云人間紛紛臭如帤帤不可禁禁止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引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致之者茹也去之不可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之之道致治不治也暴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轡利錣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大寒既至

民煩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去移也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等於亂暴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義伐之故曰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謂之治以亂止亂何治之有故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肎歸走也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爲命王者以民爲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制而不廢者未之有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無明天子故暴亂諸侯以爲幸也民無所於救命故絕望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務其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仁義賢不肖不可

以不相分分猶異也○舊本異作與訛今以上文正之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爲使長也若美惡之不可移堯舜爲美桀紂爲惡故曰不可移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損善曰桀賊仁多累曰紂賢主於行何可虛得○案獨斷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史記集解作賊人多殺曰桀李石續博物志又作殘民多壘曰桀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關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諸父也爭諫也桀紂皆殺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也○關龍逢如字李本作逄非而不能與之賢名不能致桀紂使享賢名若后稷好稼不能使不自生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爲善得善名爲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功名

呂氏春秋卷第二

總校王詒壽 分校吳超 許德裕 校

呂氏春秋卷第三　　鎮洋畢氏校本

季春紀第三　盡數　先己　論人　圜道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淮南天文訓胃昴畢魏之分野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發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姑洗也○注發舊本作養訛初學記引作是月陽氣發故去故就新今定作發字其生字似不誤仍之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桐也

是月生葉故曰始華田鼠鼸鼠也鴽鶉青州謂之鴾母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鶕也○案此注多訛脫夏小正傳云田鼠者嗛鼠也爾雅作鼸蓋頰裏藏食之鼠也注脫鼸字今補又鴽舊訛作鵲鴾母訛作鴾鴾案小正傳云鴽鵪也爾雅鴽鴾母郭注云鵪也青州呼鴾母列子釋文引夏小正田鼠化爲鴽作鵪鵪與鶉鵪竝同鵪以形近而訛故定爲鴽字鴾亦以形近訛鴾今據郭注改正鴾母讀爲牟無說文云鴽牟母也

虹始見

萍始生

虹螮蝀也兗州謂之虹詩曰螮蝀在東莫之敢指是也萍水藻是月始生○注虹舊訛訂謝校改萍月令作蓱鄭注蓱萍也今月令亦作萍誤

天子居青陽右个

右个南頭室也

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說在孟春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周禮司服章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鞠衣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尚

青此云薦菊衣誘未達也○案內司服鄭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蓋后妃服以躬桑者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視之五覆五反愼之至也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焉猶於此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小詩曰鱣鮪潑潑進此魚於寢廟禱祈宗祖求麥實也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注潑潑詩作發發曾頌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此引作寢廟奕奕蔡邕獨斷所引亦同相連舊作後連據獨斷改周禮隸僕注奕奕作繹繹云相連貌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舊校云生一作牙案牙字是月令作句萌者盡達不可以內發泄猶布散也象陽達物亦當散出貨賄不可賦斂以內之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窌賜貧窮振乏

絕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也○月令窌作廩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周賜勉進聘名士禮賢者聘問之也有明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者也○注首聘問之也四字舊本缺孫據李善注文選棗道彥雜詩增入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害傷五稼故使循行遍視之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障壅塞絕也田獵罼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無出九門罼掩網也弋繳射飛也詩云弋鳧與鴈罝兔網也詩云肅肅兔罝羅鳥網也詩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罘射鹿罟也網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尚生育則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

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畢弋月令作畢翳注云翳或作弋九門舊本作國門云一作九今案注作九爲是注如言無也李本不如作加謝云加而也李本不可從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

野虞主材官桑與柘皆可以養蠶故命其官使禁民不得斫伐

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

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任戴勝鴟也爾雅曰鶌鳩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戴任月令作戴勝淮南作戴鵀注不當訓鴟但舊本月令正義引爾雅亦作鴟鳩此作鶌鳩究屬鵖鴔二字之誤部生於桑云云不知所出

具栚曲籧筐

栚讀曰朕栚持也三輔謂之栚關東謂之持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籧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是月立夏蠶生故敕具也○月令作具曲植籧筐淮南作具撲曲莒筐此書舊本作具挾曲蒙筐挾與撲皆栚之譌文也說文云栚槌之横者也槌即植也方言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样其横關西曰㭨宋魏

陳楚江淮之間謂之㯓齊部謂之㭘今據此并注皆改正栚從朕省方言不省作榺注栚㭘也舊本脫今從淮南注補則下文方有所承㭘丁革反舊本作關東謂之得訛曲說文作苖云蠶薄也廣雅又從竹作筁段云蒙乃篆字之誤即記之籧也亦即筥也今依改正案郭璞注方言云篆古筥字 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王者一后三夫人妃即夫人與后參職配王兼眾事王者親耕故后妃親桑也以為天下先勸眾民也 禁婦女無觀觀遊省婦使勸蠶事省其他使其趨蠶事勸蠶事既登登成也分繭稱絲效功效致也絲多為上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郊祭天廟祭祖周禮內子章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此之謂也○墮月令作惰同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句皮革筋句角齒句羽箭幹句脂膠丹漆句無或不良良善百工

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監工工官之長悖逆也時可用作器無逆之也不作爲逆也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淫巧非常詭怪若宋人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之中不可別知之類也故曰以蕩上心蕩動也○注舊本訛上衍說字今刪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樂八音克諧簫韶九成周禮大胥司樂章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此之謂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視其樂也是月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纍讀如詩葛纍之纍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纍月令作累淮南作縲淮南注讀葛藟之藟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舉其犢駒在犧牲者皆簿領書其頭數也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儺讀論語鄉人儺同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國人儺月令作命國儺淮南作令國難此疑倒誤儺疑本作難故注讀從論語之儺同字疑後人所增區隅亦作漚隅又一作歐隅）

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曰旬○月令無此句淮南有下同）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冬寒殺氣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本肅棘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惶恐也○注行冬下舊本有令字衍今刪）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山陵所殖不收入）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氣用事木之母也而行其令故多陰沈陰爲淫雨也陰爲兵器故並起）

季春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順者利時逆者害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守無所貪欲故形性安形性安則壽命長也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盡也平其無欲之情不夭隕故盡其長久之數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諸言大者皆過制也故凡養生

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舊校云一作翔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夐明集皆成也夐大也遠也夐讀如詩云于嗟夐兮○此韓詩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舊校云養一作善案此段用韻善字非也因智而明之因依也明智也流水不腐腐臭敗也戶樞不螻○意林作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腫與風皆首疾處耳則爲挶爲聾皆耳疾也處

目則為矇為育矇眵也育無見皆目疾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宋玉風賦引矇作䁾高誘曰䁾眵此注舊本皆作矇盱矇誤今從彼注改正善又云䁾與矇古字通亡結切眵亡支切處鼻則為齆為窒齆鼽鼻窒不通處腹則為張為疛疛跳動皆腹疾○疛舊本作府誤也說文疛小腹疾此云跳動者詩小雅小弁云惄焉如擣釋文云本或作擣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此所訓正合處足則為痿為蹷痿不能行蹷逆疾也輕水所多禿與癭人禿無髮癭咽疾重水所多尰與躄人○所凹處下放此腫足曰尰躄不能行也甘水所多好與美人美亦好也辛水所多疽與痤人疽痤皆惡瘡也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尪突胷仰向疾也傴傴脊疾也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烈猶酷也重酒重酒厚也是以謂之疾首疾首頭痛疾也○疾首猶言致疾之端注非是食

能以時身必無災時節也不過差故身無災疾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也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端正將養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于招埻藝也患射不能中不知循彀精藝而反修其標的故曰何益於中也○舊校云修一作循招一作的注埻舊誤作埻梁仲子云本生篇注云招埻的也外傳越語韋注云藝射的也于招蓋連文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古之人治正性保天命者也不然則邪氣乘之以疾病使巫醫毒藥除逐治之故謂賤之也若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爲其末也

盡數

三日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爲諸侯時也）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將先爲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嗇愛也大寶身也○舊校云治一作取）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用藥物之新棄去其陳以療疾則腠理肌脈遂通利不閉也○趙云注非也此即莊子所云吐故納新也梁仲子云淮南泰族訓呼而出故吸而入新亦相似）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孫云御覽七百二十及作反）此之謂眞人（眞德之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王道成也）治其身而天下治（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此之謂也）故善響者不於響於

聲聲善則響善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形正則影正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身正則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忒差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體道無欲故身善行義則人善矣行仁義於所宜則人善之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樂服行君人無爲之道則百官承使化職事也○注當云則百官承化職事已治也舊本有脫誤萬民已利矣君無爲則萬民安利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義曰利身能行仁義則可以利其身君曰勿身勿爲君之道務在利民勿自利身故曰勿身勿身督聽督正也正聽不傾聽也○舊本作傾不聽也訛今乙正利身平靜行仁義故能平靜也勝天順性無爲

（而不欲故能順性也）順性則聰明壽長（順法天性則聰明也虞書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之謂也法天無爲故壽長久也）平靜則業進樂鄉（行仁義則民業進而樂鄉其化）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萬法賞罰分明故姦軌塞絕於不皇皇暇也）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君無道則敵國侵削其邊俘其民也論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之謂也）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內失撫民之行則鄰國賤之故曰名聲墮於外也若晉惠公背外內之賂殺李克之黨內無忠臣之輔外無諸侯之助與秦穆公戰而敗亾○趙云內失其行不能反道以善身故名聲墮於外也李克內外傳作里克古李里通用）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本根也若亦國之本）商周之國謀失於胷（商周二王之令季也胷猶內）囷於彼（彼亦外也）故心得而聽得（得猶知也）聽得而事得事得而

功名得事事必得之則功成名立故功名得也五帝先道而後德五帝黃帝高陽高辛堯舜先猶尚也故德莫盛焉德之大者無出於五帝三王先教而後殺三王夏商周也故事莫功焉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孫云御覽七十七作三王先德而後事故功莫大焉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故兵莫彊焉兵之彊者無彊於五伯者也當今之世巧謀竝行詐術遞用遞代攻戰不休亾國辱主愈眾愈益眾多所事者末也事治夏后伯啟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啟伐有扈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此之謂也○夏后伯啟舊本作夏后相孫云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啟事爲證考御覽八十二帝啟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啟乃知今

本誤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時本已誤矣盧云案伯古多作柏後人疑爲相因并誤刪啟字

六卿請復之（請復戰也）夏后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淺褊）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施）鍾鼓不修（修設）子女不飭（不文飭也○飭與飾通御覽二百七十九作飾）親親長長（長長敬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服從）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亦由無闕者可以論人身有闕而論人是爲自論也○趙云必先自論與上自勝下有自知一例注竝非）欲知人者必先自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當先自知而後求知人也）詩曰執轡如組（組讀組織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足以致

萬里也○注足以舊本作口以訛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審實也爲治也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穴而處之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沈而居之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成茂孔子見魯哀公哀公定公之子蔣也宋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夫人皆治堂以行禮治國亦當以禮故曰爲之堂上而已矣○說苑政理篇家語賢君篇俱作衛靈公問寡人以爲迂言也迂遠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論語曰君子求諸己

故曰得之身者得諸人失之身則失之人也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反者大也

先己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近於身也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索求彌益也○注求下舊衍之字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故僞詐也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舍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自然無爲塗道也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身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微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一道

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盡極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遏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收疑當作牧與韻叶牧亦訓守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也樸本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一曰若此人者不可得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離世不羣量行也○量字亦疑誤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得威力服○注不可二字疑衍蓋言無威而使威力皆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

惑也（惑眩）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革更也○正文有脫字）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伏也○注伏舊訛任今改正）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也（應當）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罷○復食二字未詳）昔上世之亾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亾而不悟（亾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為在他人故多殺僇是滅亾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人民之功不衰倦以至於王有天下也）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

以自防禦 防禦仇也○注疑有誤 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 亂惑○主舊作王案下有賢主則此當作不肖主明矣今改正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 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 貴則觀其所進 進薦也堯薦舜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故曰觀其所進也 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 養則養賢也行則行仁也故觀之也○聽謂聽言也 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 好則好義言則言道 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 不受非其類也不爲諂諛○不受非分之財不爲非義之事 喜之以驗其守 守清守也 樂之以驗其僻 僻邪 怒之以驗其節 節性 懼之以驗其特 特獨也雖獨不恐 哀之以驗其人 人人可哀不忍之也 苦之以驗其志 鑽堅攻難不成不止

故曰以驗其志也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論量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也○注短字舊闕今案文義補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盡知之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皆是雨也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襍無所稽留故

曰天道圜䆿猶匝無所稽留運不止也○御覽二及十五俱作圜通周復無䆿此出後人所增疑不可信也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不能相爲不能相兼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圜天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躔舍也軫南方鶉尾角東方蒼龍行度所經也○趙云二十八宿始角終軫軫角相接注不分曉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精日月之光明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藏潛也雲氣西行云云然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西行則雨也○注云運也舊本作遊也誤今改正冬夏不輟輟止也水泉東流

日夜不休也休息上不竭下不滿水從上流而東不竭盡也下至海海受而不滿溢也小為大重為輕圜道也小者泉之源也流不止也集於海是為大也水涇而重升作為雲是為輕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無常處言無為而化乃有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有處有為也有為則不能化乃無處為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刑法也言無刑法故蹇難也天道正刑不法故曰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居讀曰居處之居居猶壅閉也八虛甚久則身斃虛病斃死故唯而聽唯止聽則唯止矣聽而視聽止視則聽止矣以言說一一道本一不欲留留運為敗留滯圜道也一也齊至貴道無匹敵故曰至貴也○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孫廷尉詩引作一也者至貴者也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道無形其原始終極莫能知之道生萬物以爲宗本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舊校云令一作全正一作生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官職職官之長○注似當作官職百官之職日夜不休宣通下究宣徧布也瀸於民心遂於四方瀸洽遂達○注舊本作遂遠訛今改正還周復歸至於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不可者能令之可不善者能令之善化使然也皆通之故曰無所壅無所壅者主道通也言納忠受諫臣情上達無所壅蔽是爲君之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君者法天天無私故所以爲命也賦命各得其中安與危無怨憾故曰定也○正文安下舊本衍之字今刪人之有形體

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者痛恙也手足必知其處所故使之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不能相使則形體疾也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不可得而使則罔亂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非有者也湯使桀臣武王使紂臣皆非其行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正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隱私也若臣上下無私邪相壅蔽之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肎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肎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父死子繼曰世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

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自傳子孫冀世世不失是其所欲者之遠也子孫不肖驕淫暴虐必見改置不得長久是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各守其聲集以成和故曰其分審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受亦應也○舊本脫無無字則義相反今依上文補之注也字舊作之亦改正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患字本亦有不疊者今從許本汪本

圜道

呂氏春秋卷第三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 郊
周善溥校

呂氏春秋卷第四

鎭洋畢氏校本

孟夏紀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案淮南天文訓畢魏之分野與此注不同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注婺女北方宿舊作南方訛淮南作須女吳此與季冬紀注皆云越不同其日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爲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爲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官之神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而羽故曰其蟲羽羽蟲鳳爲之長徵

火也位在南方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也故曰仲呂五行數五火第二故曰七○舊本在中作其中旅陽作類陽成功二字脱在下作其數成功五梁仲子據初學記所引改正五行數五亦據前後文改其性禮其事視○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火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吳回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也肺金也祭禮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注吳回舊作吳國訛今改正螻蟈鳴丘蚓出螻蟈蝦蟇也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丘蚓從土中出○注丘蚓下舊本有蝦蟇二字乃衍文今刪王菩生苦菜秀菩或作瓜瓠瓡也是月乃生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者也○王菩舊本幷注皆訛作王善案月令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萯生此書必本作菩古菩萯通用郭璞注穆天子傳茅萯云萯今菩字音倍集韻音蓓與萯通此書劉本疑王

善說經依月令作王瓜生并改注云王瓜即今栝樓也大蓮闕疑之義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鄉堂左个東頭室乘朱輅駕赤駵順火德也騂馬黑尾曰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皆赤順火也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菽豆也觕大也器高大以象火性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夏立夏多在是月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孟春以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天子乃齋說在孟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南郊七里之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說刑以秋冬此之謂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存人之正性故命

樂師使習合之命太尉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命使贊白也千人為俊萬人為傑遂達也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白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秀出於眾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皋之此之謂也○注白達舊訛作自達又於子之鄉作於天子之鄉聰慧質仁作聰慧質直仁齊語無天字質字今皆刪正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直也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隳象陽長養物也○隳月令作墮釋文云又作隳無起土功無發大眾無伐大樹所以順陽氣是月也天子始絺絺細葛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此之謂也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教使民不失其時○月令勞農上有為天子三字命司徒循行縣鄙縣畿內之縣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藏都國○月令伏

作休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爲天物也農乃升麥升獻○月令作農乃登麥升猶登也舊本作收今據注定作升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所宜食也先寢廟孝之至是月也聚蓄百藥靡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薺亭歷之類○靡月令作靡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皐出輕繫是月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皐順殺氣也輕繫不及於刑者解出之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春醖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酒作樂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行之是令行之是令行此之令也而甘雨至三旬旬十日也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孟夏行秋

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水生於金故苦雨殺穀不滋茂也四境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壞其城郭姦時逆行之徵也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啟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孟夏紀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

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願也不知義理生於不學生猶出○義理亦當同上文作理義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學者師道通達其義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吾未知其不爲聖人也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理治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重尊也德大行可順移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言道重人輕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曰不爭輕重尊卑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

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趨也）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魁大之士名德之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信從也言從則其道見講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召師亦不宜化師之道也○梁仲子云案周易釋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此注所引從或本也又而反召師舊本師訛也今改正）自卑者不聽（言往教之師不見聽也）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亦不聽師言也）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

而惡濡也 腐爛必臭懷而欲其香入水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 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 ○舊校云一作本 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 硾沈也能沒殺人何拯之有○舊校云拯一作承案拯承通 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 救治也堇毒藥也能毒殺人何治之有 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 行尊道貴德之義 理勝義立則位尊矣 王者不臣師是位尊也○孫云以上下文參校義立當作義行 王公大人弗敢驕也 不敢驕侮輕慢師道 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 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 凡遇合也合不可必 師道與天子遭時見尊不可必常也 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

要求也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爲師如是不見尊之道也故曰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曾參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畏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句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爲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勸學○一曰觀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大撓作甲子○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悉諸新序襍事五引呂子作悉老大撓作大眞人表作大塡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舊本無支字校云一作友則於文無所麗孫據御覽四百四所引補支字與莊子漢書人表皇甫謐高士傳皆合貴生篇作子州友父嵇康高士傳亦同見御覽五百九此即舊校者所據本也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新序作執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新序有隱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范武子○案隨會在文公後此與說苑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隧隨會不扶皆記者之誤也梁伯子云列子說符又以隨會與趙文子竝時亦非

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桑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舊本尹作申訛其名多不同當染篇作沈尹蒸察傳篇作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此又作巫新序作竺渚宮舊事作華文皆相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郢人○注郢舊本訛作鄞今改正說見當染篇）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

盲（盲無所見也○梁仲子云意林作耳有所聞不學而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盲馬氏蓋以意節之耳）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新序爽作瘖孫云御覽三百六十六作其言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閒行妄發之謂狂○孫云御覽作其知瘖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御覽能益上有為字新序能益下有之字）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毀也）

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儈人也○注儈疑與儈通）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墨子書弟子有高石子不見此二人）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虐為鄉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墨翟）索盧參

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此注末有一作禽滑四字當出舊校者之辭但滑字各書或作骨或作屈黎字或作氂或作釐至禽字各書俱同未見有作禽者墨子耕柱篇有駱滑氂好勇聞鄉有勇士必殺之墨子謂非好勇是惡勇則非墨子弟子也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神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營惑疾諷誦疾力謹司聞司候○司古伺字觀驩愉問書意觀視師歡悅以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不自干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義理不苟辨必中法不苟口辨反是得為非言中法制得

之無矜失之無慙 矜自伐無慙愧也 必反其本 本謂本性也 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 貴尚也○所謂養志是也 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 四時之節○舊校云時一作崇 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 唐隄以壅水圃農圃也樹稼也 織葩屨 ○案葩疑萉字之誤說文萉枲實也或作藾蓋萉屨即後人所謂麻鞵耳案晏子問下篇有治唐圃考菲屨之語萉音與菲亦相近益明爲萉字無疑 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 事治也 如山林入川澤 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 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 ○舊校云慎一作順 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 蠲讀曰圭也○舊校云絜字一作祭 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

辭令疾趨翔○翔與蹌同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師所行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注以換訓叛換易也詩卷阿伴奐徐邈音畔換箋云自縱弛之意學者以己臆見易師之說卽是自放縱叛其師也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爲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利之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遂爲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

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太學明堂也

尊師

四曰達師之教也達通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塞斷也理義之術勝矣術道也勝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

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舊云此篇一名詆役凡篇中徒字皆作役徒與役謂弟子也案此段疑非高氏之文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也久長也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故得王湯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桀紂是也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近也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嗜猶樂樂行理義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

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晏陰喻殘害也處常也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肎白非謂若桀紂罪人愎過自用不可證移愎戾證諫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毆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論其材行阿意諂之恐不見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倫匹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弟子欲去則冀終其業且由豫也居則不安居近也若其惡不安也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愧慙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悼此師徒相與異

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造作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廢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子也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情理○朱本也作矣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所施於人者人樂也故曰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體行也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鹽會之鹽苦不精至也功名也欲得爲名○注鹽舊作監訛此以鹽惡訓苦但會字未詳亦恐有訛精至即精緻其云功名也誤功與苦相反與下文淺深一例齊語云工辨其功苦注云堅曰功脆

（弖苦）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欲人謂之學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猶禍惡也○譙詬疑即賈誼疏之夷詬謂遇之不如其分也彼顏注云無志分此注云禍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譙一作護更難通）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也（達通也）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不正也不專不壹也）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心好之故不能深就業不疾速也）辯論則不審（不能明是非）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效人別是非不能精核）於師慍（慍怒也不能別是非故怨於師）懷於俗（懷安也）羈神於世（羈牽也神御也世時也○蓋謂其精神縈擾於世務而不能脫然也注訓神為御未詳）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矜大其權勢好為尤過之事湛沒於巧詐之智）昏於小利

惑於嗜欲昏迷惑悖也問事則前後相悖悖亂以章則有異心心猶義也○舊校云章一作軍以簡則有相反反易○舊校云簡一作文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離別事至則不能受受猶成也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害也

誣徒○一作詆役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足踵喻學者取道眾多然後優也跖讀如捃摭之摭○淮南說山訓數千作數十注取道舊本作之道亦從彼注改雖不足猶若有跖食雞跖眾而後足也若有博學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也○正文難曉注重釋上文於此句殊不比附竊疑正文不字乃衍文謂雖足而猶若有跖未盡食者此則學如不及

唯恐有間爲足以形容好學者貪多務得之意耳 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 亦有長短 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 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 醜不能惡不知病矣 病困 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 尚上也 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 桀作瓦紂作胡紛今人業之尚可取之一隅 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 不可爲者不可施也 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 被褐在外衣錦盛內故不可 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

之令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由是觀之吾未知亾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欲以楚人戎言戎人楚言化移之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純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注女媧當在神農前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有

安定之居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人能舉千鈞○注千鈞舊本誤作千金今據前重己篇注改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目人能見針末於百步之外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功衆知之中必有與聖人同故曰無畏於堯舜也○注功疑當作巧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淮南記曰萬人之衆無廢功千人之衆無絶良故人君以衆爲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爲患者衆也楚魏之王辭言不說不以言辭爲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用衆○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卷第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郊
則善溥校

呂氏春秋卷第五　　鎭洋畢氏校本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　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衞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案淮南天文訓亢爲鄭之分野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竹管音中蕤賓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於是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齕疣兖州謂之拒斧也○注齕疣月令正義鄭荅王

犢問作食朓俗本作食朓誤淮南注作鹵朓當是脫其半耳初學記引此注正作齕疣又云兖豫謂之巨斧

鵙始鳴反舌無聲鵙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伯舌也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承上微陰伯趙起於下後應陰故無聲○注陽發於上初學記作陽散於上又磔之句作乃磔之棘上而始鳴也案辨反郎徧反古辨徧通

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南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乘朱輅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養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愼陽施也蓋所謂旱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壯狡月令作壯佼此書聽言篇作壯狡禁塞篇作壯佼二字通鄭詩狡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亦作狡字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也鞀鞞所以節樂也故修之琴瑟管簫所以宣音也故

（均平之管六孔似篪簫今之歌竹簫也○注管六孔似篪舊本作一孔似遽訛今據廣雅改正）執干戚戈羽（干楯戚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翿舞者執之以指麾也春夏干戚秋冬羽籥）調竽笙壎篪（竽笙之大者古皆以瓠爲之竽三十六簧笙十七簧壎以土爲之大如鴈子其上爲六孔篪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言調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之謂也○壎篪月令作竾簧注竽笙之大者舊脱者字今補郭璞注爾雅大笙云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廣雅但云笙十三管今此云十七簧恐字誤）飭鍾磬柷敔（鍾金磬石柷如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敔木虎脊上有鉏鋙以杖櫟之以止樂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能興雨者皆祈祀之雩旱祭也帝五帝也爲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也）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以祈穀實〔百縣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卿士功施於民者雩祭之求福助成穀實○祭字衍月令無注首百縣舊作百辟訛今改正〕農乃登黍〔登進薦黍熟先進之〕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春鷄也不言嘗雛而言嘗黍重穀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含桃鸎桃鸎鳥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令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未成也〕無燒炭〔爲草木未成不欲夭物○月令作毋燒灰〕無暴布〔是月炎氣盛猛暴布則脆傷之〕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也民順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也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挺重囚益其食〔挺緩也〕游牝別其羣則縶騰駒班馬正〔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蹄踰趯其胎育故縶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馬正月令作馬政注踰疑當作踊〕是月也日長至〔夏至〕

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日長至○舊本作長日至黃氏日抄已言其誤今依月令移正

陰陽爭死生分是月陰氣始起於下盛陽蓋覆其上故曰爭也品物滋生薺麥亭歷棘刺之屬死故曰死生分分別也○注覆字舊本脫在起於下今移正

君子齊戒處必掩句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掩深也聲五音色五色止節之無有進御也○月令無欲靜二字鄭注云今月令毋躁為欲靜然則此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也掩亦與弇同注訓為深蓋夏避暑氣冬避寒氣皆以居處言也今人多讀處必掩身為句攷月令正義引正文已如此但其所釋亦是以居處言並不謂身之不當褻露故疑正義處必掩下之身字亦後人所加也

薄滋味無致和薄猶損也和齊和也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退止也事無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晏安陰微陰○月令退作止

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

解蟺蟬鼓翼始鳴半夏生木菫榮半夏藥草木菫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襍家謂之朝生一名蕣詩云顏如蕣華是也是月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爲揚火氣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明顯也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爲榭皆所以順陽宣明之○觀此則鄭注處必掩爲隱翳高注爲深皆與此相反故仲夏言掩身理可通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雹霰道路陷壞不通利也暴害之兵橫來至○月令霰作凍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螣動股之屬也時起爲害故五穀不時國飢也螣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爲螣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覈曰果無覈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

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疾疫

仲夏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久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也出生也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渾讀如袞晃之袞沌讀近屯離散合會是謂天常天之常道天地車輪輪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引作天地如車輪御覽一又五百六十六皆無如字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極窮咸皆當合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度也起牽牛至周于牽牛故曰以盡其行○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宿日不同四

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冬寒夏暑冬至短夏至長春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也太一道也陰陽化成萬物者也○舊校云造一作本案御覽造本二字皆有萌芽始震凝𣶏以形震動也謂動足以成形也○御覽作萌芽始厥凝寒以刑注厥動也案字書本無𣶏字此誤刑與形通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由和生也○正文和適二字疑衍注由和下似當有適字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物御覽作民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節止嗜慾不辟辟開樂乃可務務成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正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

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樂也○舊本作不樂其樂孫云御覽五百六十九作其樂不樂案下篇及明理篇俱作其樂不樂今移正]溺者非不笑也[傳曰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當死強歌雖歌不樂○注強歌二字舊本作者今從御覽補正]狂者非不武也[狂悖之人雖武不足畏]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憎辟遠也故曰弗得不辟人情有所憎惡辟遠之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受之於天]人不得興焉[不得

爲天之爲也○注不得爲下舊衍一焉字今刪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爲故不可變易世之
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猶譏出猶生○案墨子書有非樂篇大樂
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和平生
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言道無形不可爲狀
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
幾近也有人能是近於知道也道也者至精也精微不可爲形不可爲名
彊爲之謂之太一○彊爲之下疑脫一名字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
從聽從聽聽從先聖擇兩法一擇棄也法用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
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爲黔首合宗親

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災害終其壽全其天天身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差忒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疑當疊知一二字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用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也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

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鬱怨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鉅大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案俶詭亦作諔詭莊子德充符釋文云諔尺叔反李云諔詭奇異也又見天下篇此注訓俶為始非也務以相過不用度

量不用樂之法故曰務相過則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鍾律之名○十鍾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十秩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大呂陰律十二月也○此非也貴直論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王厚齋云此卽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楚之衰也作爲巫音男曰覡女曰巫○舊本注無男曰覡三字今從初學記十五所引補梁仲子云尚書是謂巫風不特屬之女也周禮春官神仕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所謂散文則通也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傷痛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生舊本訛作王從御覽改正炎日御覽作炭注兵災也或作兵災兵也非此生乎不知樂

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生也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還制乎嗜欲爲嗜欲所制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悖亂舊作浮亂訛今改正此與樂記文相似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侈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欲聞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聲音雖在前耳不聽之目之情欲色欲視五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心不欲視之也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韜藉也○注韜藉疑是醞藉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不嗅味也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味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夫樂有適心亦有適○舊本夫樂下衍之字又亦字作非孫竝從御覽五百六十九刪正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

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孫云太鉅御覽作大鉅已下凡太字竝作大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振動○舊本作橫塞則振動無注今從御覽改正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嫌聽譬自嫌之嫌○注有誤字似本爲嫌字作音而後人妄改之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御覽作詹音澹也疑是益澹古贍字注既訓詹爲足則自讀從澹足之澹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當讀時豔切若依此注則如字讀徒濫切矣恐亦是後人妄改也不詹則窕窕不滿密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

谿極谿虛極病也不聞和聲之故也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不能察則竭病也○鑒御覽並作監注末也字舊本訛作之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越散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不搏入不專一也故惑怒也○搏舊本皆誤作特孫從御覽改正案搏與專同注入字亦從御覽補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爲適此四者皆言其太故曰非適○舊本太小在太清下從御覽乙正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於黃鐘十一月律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平也民聞其樂安之日喜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亾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險猶危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風猶化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其樂和故曰有進音○案禮記樂記作有遺音者矣下亦作遺味鄭注遺餘也今此俱作進文不同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玄尊明水也俎生魚皆上質貴本○注明水舊本作酒水訛今改正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湆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

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但也○舊本於將字下注特也二字誤案將字當屬下文據樂記當作將以今並補正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曩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正雅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核曰果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士達朱襄氏之臣○來舊本作采譌今從御覽五百七十六改正日

抄同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蹀足闋終○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見文選上林賦注操舊作摻俗字今從初學記九御覽五百六十六陳祥道禮書改正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舊本建帝功作達帝功案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徹誤則當作建也又舊本作總萬物之極校云一作禽獸之極今案初學記十五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及選注皆作總禽獸之極今據改正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孫云陶唐乃陰康之誤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呂氏本文案李善注文選竟沿其誤唯章懷注後漢書馬融傳引作陰康水道壅塞

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夾孫云李善注文選傅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民氣鬱閼而滯著閼讀曰遏止之遏筋骨瑟縮不達○七命注作筋骨攣縮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宣通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黃帝臣○說苑修文篇作泠倫古今人表作泠淪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山北曰陰○阮隃漢書律志作昆侖說苑修文篇風俗通音聲篇左氏成九年正義皆作崑崙世說德行篇引呂亦同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斷兩節間以爲律管○漢志作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說苑風俗通亦同世說注厚上增薄字贅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鐘之宮○其長三寸九分漢志無說苑及

御覽五百六十五作其長九寸錢詹事云三寸九分不必改作九寸安溪李文貞謂黃鐘長八寸一分應鐘長四寸二分此三寸九分即二律相較之數是也案此三寸九分備有十二律非謂黃鐘止長三寸九分下云以爲黃鐘之長者即長於應鐘之數蓋應鐘十月律秦歲首所中也增長三寸九分而得黃鐘方是十一月律呂紀本用秦法追攷上古知安溪之說不謬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筒舍成舍矣○說苑無吹字舊本曰作日說苑作日又舍作含今曰字已據改正其舍字亦訛注舍成舍矣四字亦不可曉因有此注舍字姑仍之考晉志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並作含少明宏治中莆人李文利主含少之說謂黃鐘實止三寸九分其說與古背不可用御覽竟改作其長九寸又近人謂當作四寸五分皆非是筒說苑風俗通御覽俱作管李善注文選邱希範侍宴詩作筩與筒實一字善又別引作簫誤也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

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合和諧○比舊本誤作此李善注馬季長長笛賦引作比〕漢志說苑皆同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作○舊校云一作援今案御覽作營援路史作榮猨注引隋志及國朝會要皆作榮猨〕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爲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趙云言八方之風各得其正也〕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

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倡始也○乃令初學記作乃命樂倡樂人也似不當訓爲始）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鼓擊○寢舊本訛浸）其音英英（英英和盛之貌○舊本英英不重誤與上文皆依初學記御覽改正）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舊校云聲一作唐案御覽路史俱作唐）九招六列六英（○此六字有衍說見下）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有倕御覽倒作倕有有當讀爲又）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爲夔○路史以質與夔非一人質亦作鄭）乃以麋𩊚置缶而鼓之（鼓擊）乃拊石擊石以象

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延命舊本作仰誤據路史改正）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招列英至此始見故誘於此下注則上乃行文明矣）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憂）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漻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九成九變昭明）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

是率六州以討桀罪○舊校云討一作誅案御覽作以誅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善美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于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下號也淫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古文泰誓有斮朝涉之脛語究不知何出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斮朝涉之足視其悔水經注九洪水下云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是相傳有此事也今此云斷材士之股先識覽注亦同淮南俶眞訓亦有此語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

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繩譽也見左氏莊十四年傳正義云字書繩作譝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周樂○爲作御覽倒成王立殷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古樂

呂氏春秋卷第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汪熙棻
張頎校

呂氏春秋卷第六　　鎭洋畢氏校本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林衆鍾聚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音應林鍾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月令涼風作溫風居宇作居壁鷹乃學習

腐草化爲蚈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爲將搏鷙也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曰螢火也○月令作腐草爲螢此書舊本作腐草化爲螢蚈衍螢字淮南無觀注當與淮南同蓋昔人讀此書偶旁記異同之文而因以誤入也說文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蠲蠲即蚈也化亦衍字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漁師掌魚官也漁讀若相語之語蛟鼉黿皆魚屬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韸韸黿可爲羹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也故曰升也○漁高讀牛倨切季冬云音論語之語亦同月令登龜此作升義同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用

也○虞人月令作澤人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等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芻故聚之以養犧牲○月令作大合無夫字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咸皆也出其力以聚芻而用之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祈求也○月令為民上有以字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婦人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有差忒故黑黃蒼赤之色皆美善○月令忒作貸舊校云差一作遷注修其法章疑是法制勿敢

僞詐勿無也○月令作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廟祀祖以爲

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熊虎爲旗章服也貴有長尊賤有等威故曰度○等威舊

誤作等皁今依左氏宣十二年傳文改正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

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視山木禁民不得斬伐○無或月令作無有或亦訓

有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

舉大事以搖蕩於氣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衆思啟封疆也大事征伐

也於時不時故曰搖蕩於氣○月令作以搖養氣注思啟封疆用左氏成八年傳文舊本作息封疆誤今改正

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發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

事○干時月令作待無干字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

天殃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月令神農上無命字巡作持

是月也土潤溽暑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濕

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

可以美土疆重又有時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疆界畔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為旬三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解落月令作鮮落

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邱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

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
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寒氣月令作風寒
中央土其日戊己
戊己土日土王中央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託祀爲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託祀爲后土之神
其蟲倮其音宮
陽發散越而屬倮蟲倮倮蟲麒麟爲之長宮土也位在中央爲之音主
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宮也其數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
其味甘其臭香
土味甘土臭香
其祀中霤祭先心
土王中央故祀中霤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
南向中央室曰太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太室

乘大輅駕黃騂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故尚黃色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氣圜以揜揜象土含養萬物○月令作圜以閎舊校云一作揜以閎

季夏紀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六月律林鐘生太蔟太蔟正月律太蔟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案說苑修文篇云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無蕤賓生大呂句御覽

五百六十五引呂氏亦與說苑同皆非隔八相生之義晉書律志引呂氏則皆與今本合知不可信御覽以改此文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案蕤賓不當爲上當在林鐘之首考周禮大司樂大師兩章注蕤賓皆重上生即朱子鐘律篇亦竝不誤而近人反據誤本謂蕤賓亦下生謬之甚者晉志俗本亦誤作蕤賓下生宋志則不誤可以正之此注當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如此方所謂律呂相生今本疑亦傳寫之誤

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御覽月鐘作日行蓋亦依說苑之文以改呂氏仲冬日短至冬至日日極短故日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

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夏至日日極長故曰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鍾十一月也且將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又且泄作沮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禮記月令而農民上有專字太蔟之月陽氣始生太蔟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日陽氣始生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此月去芸種尚遠而必亟於發土者蓋所謂勿震勿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故數勞之地苗乃易於滋長也

音律

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戮也〕無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戎事也故曰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溝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喜之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衆謂軍旅工役也順陽長養無役大衆妨廢農功故戒之曰無也必循行農事勸率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徭役聚則心攜離逆上命也故戒之曰無也〕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俠〔蕤賓五月壯盛俠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在上舊本作在土案是月陰始生於下則當云陽氣在上今改正月令是月養壯佼此養俠亦當是養佼之誤〕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朝政不寍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

刑殺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秋則行刑戮故曰陰氣將始殺也○盛滿疑本是盛盈與下文皆兩句爲韻無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將猶養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敕飭正刑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利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之什○舊本文王下有一什字非孟春紀注可證趣農收聚仲秋大雨故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務猶事也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亟疾故事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應鐘十月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別喪紀○舊校云別一作辨審民所終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疏輕重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孔甲禹後十四世皐之父發之祖桀之宗田獵也○注宗曾也謂曾祖天大風晦盲盲瞑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產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舊本作見孫云御覽三百六十一及七百六十三見俱作是今據改之子是必大吉之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斫斬疑衍斬字御覽作破遂為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為守門之官向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為東陽之音禹行功○孫云李善注文選

張平子南都賦左太沖吳都賦竝引作禹行水御覽一百三十五同見塗山之女。梁仲子云水經注淮水及江水引此竝作鈐山案宋柳僉本元作塗山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南行也省南方之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江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候舊本作待今從初學記十改善注吳都賦引作往候注九江舊作九迴誤今據漢書地理志改正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選注無兮字實始作為南音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以為樂歌也周昭王親將征荆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荆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荆。左氏僖四年傳正義引荆上有蠻字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案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

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此言梁敗又互異也王及蔡公抎於漢中抎墜音曰顛隕之隕○注曰字衍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哉○孫云振者振尸也注非其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功故賞之為長公○注功舊本作力非是今改正殷整甲徙宅西河○案竹書紀年河亶甲名整元年自囂遷于相卽其事也舊校云河一作阿猶思故處處居也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周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取西音以為秦國之樂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

九成之臺成猶重○孫云王逸注離騷引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李善注文選魯靈光殿賦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兩引此文爲下皆無之字飲食必以鼓鼓樂帝令燕往視之○舊校云視一作㓺鳴若謚隘○孫云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呂氏作小選古少小通用案今呂氏本皆作少選此與燕蕩兵執一諸篇皆然無作小者當亦由後人改之矣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娀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案列女傳一引詩有娀方將立子生商亦無帝字舊本作有娀氏女方將因上文誤衍二字今刪去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北國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動

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內心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舊校云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擾渾○據此注則正文本作水擾後人以樂記之文改之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淫邪鄭衛之聲桑間之音說見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出生也○誂與佻同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爲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鄉仰方道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孫云李善注文選潘安仁笙賦引此其樂厚其樂薄無兩治字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

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號爲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咸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之埶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而大拱舊本訛作其大拱梁仲子據御覽八十三改與韓詩

外傳正同梁伯子云昬生旦拱與史記言一暮大拱竝理所難信書大傳漢書五行志說苑敬愼篇論衡異虛篇竝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當以七日爲是僞孔傳及家語五儀篇亦作七日其吏請卜其故灼龜曰卜○御覽吏作史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爲善則福應之故禍無從至也○外傳三以此爲伊尹之言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鎭撫百姓三日而穀亾亾滅○舊本亾訛止今據御覽改外傳亦作亾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極猶終周文王立國八年○外傳三立作莅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

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孫疑曰字衍外傳無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告徵於官人是重吾罪故曰不可文王曰。語畢而更起也外傳作以之連上不可為文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敕飭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乎纁也材倍百人曰豪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

以賞羣臣。舊校云賞一作賓無幾何疾乃止止除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翦除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欒熒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宿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注吉疑本是善字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眾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爲君乎。案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此晚出古文尚書大禹

謨文也漢時未有此故誘皆以爲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穀不熟爲饑也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傳曰眾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爲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三舍○今昔本多作今夕今依李本作今昔昔訓夜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必三徙舍○必三徙舍舊作有三徙舍訛今據淮南道應訓及新序四改正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

(也徙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謚矣而延二十一歲誘無聞也)臣請伏於陛下以伺
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極)亂國之主未嘗知樂
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
(未嘗得爲賢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爲大悲哀之人)是正坐於夕室也(夕室
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徙正其坐也○梁仲子
云晏子春秋六曰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
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云云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
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
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
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其所謂正乃不正

矣悲人所爲如坐夕室自以爲正乃不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及至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適時也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而霜雪故曰不時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陰陽失次○舊校云一作易次四時易節謂不得其所○舊校云節一作位人民淫爍不固淫邪銷爍不一也不固不執正道也禽獸胎消不殖銷爍不成不得長殖也草木庳小不滋滋亦長○庳與卑同舊本作痺訛今改正五穀萎敗不成成熟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言不可以爲樂故曰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君臣不臣故相賊長少

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逆夫妻相冒日以
相危失人之紀冒嫉危疑相嫉則相猜疑故失人道之綱紀○案日以相危失人之紀乃統承
上交不專以夫妻言注非心若禽獸長邪苟利○舊校云一作苟且不知義理
亂政之化也心如禽獸焉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眾車
雲氣形狀如物之形也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
衡物之氣○御覽八百七十七作天衡有其狀若懸旍而赤其名曰雲旍
雲氣之象旍旗者○懸旍舊本作懸釜訛案御覽作懸旌旌與旍同今定為旍字有其狀若眾
馬以鬬其名曰滑馬五行傳為馬妖也有其狀若眾植華以長
○舊校云華一作藿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舊本作蚩尤之旍又作蚩尤之旍

旗皆訛今據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改正集解及師古注並引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其日有鬭蝕有倍僪有暈珥鬭蝕兩日共鬭而相食倍僪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僪在上內向為冠兩旁內向為珥暈讀為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倍僪亦作背鐍又作背譎漢志作背穴有不光有不及景○舊校云及一作反有眾日並出有晝盲盲冥也有霄見霄夜見明○霄當是宵之借其月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為薄蝕○其月舊本作其日誤今改正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並猶俱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楯也

有賊星有鬬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屬猶至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木也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陴腳也音楊子愛骭一毛之骭○案陴字音義皆可疑或是骨幹之幹則是脊膂也與骭音正同但不當訓爲腳耳有菟生雉雉亦生鴳鴳一名冠爵於五行傳羽蟲之孽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爲螟音聲飛匈匈驚動衆人集其國都也國有游蚷西東於五行傳爲蚷妖也西東示民流遷國不安寧也馬牛乃言言語皆妖也犬彘乃連連合皆妖也○漢孝景二年有此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曰野鳥入主人亾也有人自天降降下人妖也市有舞鴟國有行飛○舊校云一作彘馬有生角於五

行傳為馬禍雄雞五足羽蟲之孽有豕生而彌彌蹄不甲也於五行傳為青黑之祥也○注舊本青黑上有墨字行雞卵多瘕○案說文瘕卵不孚也徒玩切舊本作假訛今改正淮南原道訓法言先知篇俱有瘕字有社遷處遷移○案史記六國表秦惠文君二年宋太邱社亾有豕生狗於五行傳為豕禍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疾自革更其御厥罰故上帝降之禍凶災必至○其禦舊本作共衛訛今從書大傳改正其殘亾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循大也穀不熟曰饑無復有期日也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能勝書者妖多也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許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頡猶大許

逆也百疾變詐也旣無節度大逆爲變詐之疾也○案莊子徐無鬼篇頡滑有實向秀注頡滑錯亂也此頡訐疑與頡滑義同注頡猶大舊本作訐猶大訛又逆作迎亦訛今並改正民多疾癘道多褓褓小兒被也繈褸格繩也言民襁負其子走道跛而散去繈盲禿傴尪萬怪皆生盲無見禿無髮傴僂俯者也尪短仰者也怪物妄生非一類故言萬怪者也○注繈褸格繩也舊本格作袼又作拾下又衍一上字皆訛案褸格即褸絡方言絡謂之格義得通也後直諫篇注作褸格段若膺云織褸爲絡其繩謂之繈梁仲子云論語襁負疏引博物志云織褸爲之又漢書宣帝紀注李奇曰繈絡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烏安也○舊校云烏一作焉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怨以悲不聞至德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汪熙荧
張　預校

呂氏春秋卷第七　　鎭洋畢氏校本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〇舊此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七字又注云夏至後日尚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二十五字於文不類且後文自有注不應預出立秋時亦不得云晝夜等謝以辭義俱淺陋定爲俗師所加今從月令刪去

日在翼孟秋夏之七月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

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〇正文舊又衍則立秋三字月令無今併刪去又注畢趙之分野舊趙訛作越案淮南天文訓則屬魏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配金爲西

方金德之帝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注皆字疑當作實其
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裸者衣毛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商金也其位在西方○注裸者衣毛舊本
脫毛字今從淮南注補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
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梁仲子云初學記引注氣衰作
力衰肅然作彫傷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辛金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
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肝又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
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下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鼓
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始用
月令淮南皆作用始此誤倒也高注淮南云用是時乃始行戮語尤明天子居總章左个

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路也白馬黑鬣曰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順金也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犬金畜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多在是月謁告也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齋自禋潔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之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不齊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與衆共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儁材過萬人曰桀千人曰儁○舊本選誤還又脫士字今從汪本據月令補正淮南作選卒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也詰誅

羣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巡月令淮南作順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令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囹圄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所以禁止人之姦邪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理獄官也使視傷創毀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正平不直者戮而刑之○正平月令作端不此反不爲始皇諱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素氣始行不可以驕贏犯令必誅故曰不可以贏○注犯令必誅以下乃後人所妄加高氏本以贏與盈同夏曰長贏今當秋收斂之候不可以驕盈也淮南注贏盛也義亦相似月令鄭注云解也以肅爲嚴急故不可以舒緩與驕盈意亦未嘗不相近也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曰四時

祭祀不忌親也命百官始收斂收斂孟秋始內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滂沱故預完隄防備水潦修宮室坿牆垣補城郭坿讀如符坿猶培也○月令坿作坏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官謂上公九命之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土地以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藏皆所不空行也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介蟲龜屬冬玄武故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木相幷則戎兵來侵爲害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煖之令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也○復還本或作後還誤今從汪本與月令淮南皆合行夏令則多

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月令作則國多火災淮南作冬多火災

孟秋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止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上古○舊校云上一作久與始有民俱俱皆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革更而工者不能移移易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為火災黃帝滅之也○御覽二百七十一故作固下文皆作固案故固古亦通用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

氏爭爲帝而亾故曰次作難也○御覽次作欲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人曰○舊本作乂曰今從御覽改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善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無非作兵也○御覽矣作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率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立置也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爲長故曰出於爭爭鬭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亾廢興存亾昏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注本子罕語見襄廿七年左傳故古之賢王有義

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笞之威則小子好爭上下過立著見也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淩奪掠之罪○悟與忤悟竝通用史記韓非傳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今本史記作拂辭誤也朱本於此書又刪去悟字輕改古書最不可訓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伐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悖惑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

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注熟食舊本熟多作熱訛惟朱本作熟此可從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案左氏成十三年傳劉子言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漢書律志五行志漢酸棗令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孔疏顏注莫不同今本則作養之以福此注頗與今本同凡注家引書誠不必盡符本文然此頗有後人妄改痕迹緣高氏本作養以之福讀者不解因改爲求福而以之字移於上又於次句亦增一之字以成對文末句此之謂也刪去也字則必刻成之後就板增兩字而末句只有一字之空故幷也字去之始整齊耳元和陳芳林云改之福爲求福則非定命矣斯言允哉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

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猶略微要妙覩未萌之萌也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案援推義當與推挽同或援之使來或推之使去有兵也分別見卽兵象矣舊校云一作挂刺所未能詳也連反○連反當出易蹇爻辭連與人也反自守也有同有異而兵興矣舊校云連一作速疑誤兵也侈鬭○猶鬭侈也謂以豪侈相爭勝也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

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博者不聽從也○注博者字訛或博是悖字下亦當有一人字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舊校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注禁衛疑亦是禁禦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

絕若三代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趙云天子既絕謂周已亾而秦未稱帝之時也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爲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爲之義也○注爲之義疑之字衍或爲字當作謂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將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將生也○且將也舊本作行也訛今改正且辱者也而榮榮光明也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恤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

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舊校云一本下有此字朱本從之今案在察此論也連下讀為是觀下文可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雖辨無用

矣（辯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趙云言說雖若可聽而斷不可用也下文中言其故）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爲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亾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言非攻伐欲以安利之而不知其適相反）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說若是者爲天下之患爲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別卽辯古通用）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也（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爲無

道不義者爲其罰也惡猶畏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注皆不得本意此所云賞罰豈眞賞之罰之也哉使無道者安全即不啻賞之使有道者不得伸天討即不啻罰之矣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者罰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爲大也○案此篇之論其謂天下攻伐人者之皆義兵乎苟非義兵則能救守者正春秋之所深嘉而樂予也而此非之是與聖賢之意相違矣下篇雖稍持平然亦偏主攻伐意多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注當是說以言也次說字訛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多○舊校云從一作徒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晞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為魂陰精為魄○自今疑本是自令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悅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說救守之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畢單皆盡行不見從則必

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之）反之於兵則必鬬爭之情必且殺人（鬬爭二字當疊）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爲天下之害者得滋長）而止天下之利（晉獻公曰物不兩施害長故利止者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伐驪戎史蘇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猶違）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故不可非也）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惟義所在）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守故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於義當守當救

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救守不可取五字乃衍文注亦無異前說皆當刪去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以有道攻伐無道故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啟封疆以無道攻有道雖救之可也極困設守亦可也兵不義攻伐不可若以桀紂之兵攻伐湯武曷當可乎救守不可桀紂堅守而往救之亦不可也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伯智宣子之子襄子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平國也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僭稱王○案厲公實名州滿史記作壽曼聲同耳梁伯子云左傳成十年正義引應劭諱議云周穆王名滿而有晉侯州滿若令桀紂知必國亾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

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夫差智伯爲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爲越王句踐所滅智伯爲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欒書中行偃殺之於匠麗氏也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溫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辟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軍於溫與齊楚魏爲敵國以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爲紂不可不誅卽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

楚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溫○宋康荀子王霸篇作宋獻楊倞云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謚故不同案此注依宋世家爲說四十七年年表偃立止四十三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齊楚地及敗魏軍之事詳所著史記刊誤中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大爲無道舊本爲誤作而今改正壯佼老幼胎贕之死者○贕與殰同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多爲京丘若山陵戰鬬殺人合土築之以爲京觀故謂之京丘若山林高大也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痛也

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恣放也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正文似訛當云故世之患在於救守而爲不肖者之幸也如此方與上下文順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以益幸也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爭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義必當義然後議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

益好理矣士民黚首益行義矣一命爲士民士民之說爲士者也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息滅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埶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壤則民知所庇矣庇依廕也黚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顯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故以信義奪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

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据當與倨通朱本卽作倨]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順承]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期度厭足○注舊作其度厭之訛今改正]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舊校云天一作民]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貸也○孫云不赦舊本誤作不救注赦貸舊本誤作救貳今並從孫說改正]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

里里閭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爲井四井爲邑三十二家也此上鄉邑皆不從周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縣四縣爲都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舊校云一作儁案非是而封侯之秀士儁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授以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贍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年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救亦當作赦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爲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

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也懷安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也生活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一人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字衍○案一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國之民睎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爲後予此之謂也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交若被其化也○若化本多作其化今從宋邦乂本

懷寵

呂氏春秋卷第七

總校王詒壽 分校周善溥 章乃錫校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巂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觜巂屬趙）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說在孟秋）律中南呂（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旅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孟秋○月令作盲風至鄭注盲風疾風也孫云孟秋已云涼風至此何以又云涼風生應從記）候鴈來玄鳥

歸羣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〇注北漠各本作北漢訛今從汪本與淮南注合鄭注月令云羞謂所食也此注又別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說在孟秋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麋粥之禮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〇麋與糜同本亦作糜周禮羅氏掌獻鳩以養國老禮記郊特牲有大羅氏此參用彼文衍杖字缺國字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

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衣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服者素積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舊注多脫誤今攷禮注補正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淩弱為枉違彊為橈反還殃咎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充人掌養祭祀之犧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騂牷事神祈福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薄厚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瞻肥瘠察物色物毛也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

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儺逐疫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疾謂療也儺以止之也以通達秋氣使不壅閉○月令無禦佐疾三字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竇窌修囷倉穿水通竇不欲地泥溼也穿窌所以盛穀也修治囷倉仲秋大內穀當入也圓曰囷方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協入也蓄菜乾苴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御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罰也○無或當從淮南作若或如從月令作無或失時則下其有失時句亦不可去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

近其所蟄之戶○月令作雷始收聲此乃始二字當衍其一俯戶月令作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陰氣涸竭日夜分則一度量一同也度尺丈量釜鍾也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權秤衡也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斗甬皆量器也○斗甬舊本作升角訛今從月令改正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商也貨賄財賂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便民事四方來襍遠鄉皆至襍會也關市不征故遠鄉皆至○襍月令作集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之用所求得也事非一故言百事遂成也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數天道○舉事月令作舉大事天數作大數必順其時其時天時乃因其類因順其事類不干逆○乃因月令作慎因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

是令行是之令也故白露降三旬成萬物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亢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育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恐也　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爲恆燠之徵○其國旱必本是其國乃旱上節必本是國有大恐後人以月令參校遂記一乃字於有大恐之上寫時因誤入後來校者本欲去上乃字而反誤去此節之乃字一賸一脫其所以致誤之由尚可推求而得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旱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木當行故曰先也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上長下幼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過猶取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貪也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紀凡軍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拙者猶以克勝故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重也○注至重似不當有至字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養也○注疑未是捷或當爲浹不可

搖蕩也蕩動物莫之能動也動移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勝敵不足以爲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故能使其敵弱而屈服也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鬭有負敗勇者淩傲有死亾故皆謂之凶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法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敵人使之畏懼己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孫云才民御覽二百七十一又三百三十九

俱作士民而威已諭矣諭猶行敵已服矣服降豈必用枹鼓干戈哉鼓以進士干楯也戈戟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音窈○窅窅乎冥冥疑窅字不當疊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也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孫云而字御覽作緩徐遲後四字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兔起鳧舉死殙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兔走鳧趨喻急疾也殙音悶謂絕氣之悶○注謂字非衍卽誤雖有江河之險則淩之也淩越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也陷壞并氣專精○盧云案御覽二百七十一作摶精摶與

專同前卷五適音篇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注云不摶不專一也則知呂氏書多用摶字御覽所見尚仍是古本後人不知乃徑改爲專字余嘗考易左傳管子史記而知摶之卽專文繁不錄心無有慮無有由豫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事無攷注亦不明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讓欲報讎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義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敢敵者刃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欲殺也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咸皆魄飛蕩若狂人形性相離離違也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

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拌析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句疑）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勇人爲闔廬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成闔廬爲王故曰吳王一成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蹻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論威（○論疑本是誤字）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厚祿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拳勇有力之材離散係系○疑系爲系字之誤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行陳五列也整齊周旋進退也○注五列卽伍列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櫌椎梃杖也長銚長矛也銚讀曰葦苕之苕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也通達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別爲是鬬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怯卒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

齊人皆勇捷有力也。梁仲子云陳年即吳越春秋之陳音善射者楚人也古年音聲相近

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能將上將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殷主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孫云御覽三百二十五必死下有士字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移上舊本缺推移字據御覽補注推下缺移字亦補之梁仲子云淮南主術訓桀之力能推移大犧此注所本也據墨子明鬼下篇禽推哆大戲則皆人名此推移即推哆也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此大犧即大戲也誘不參攷而以大犧爲桀號誤甚盧云案下文云桀奔走則何嘗成禽哉湯之待桀有禮見於他書者多矣從未

有言禽桀者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殷湯遂有夏之天下桀既奔
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爲殘賊湯爲仁惠故曰反桀
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也○
故王之王于況反注讀如字誤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
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要成也甲子之日獲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
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
子謂殺紂也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
故立爲天子武王爲天所子○語極明白而注故迂曲齊桓公良車三百乘
教卒萬人以爲兵首首始也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

也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酇郭酇郭在長安西南北至令支令支

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奴西中山伐邢而亡之邢國今在趙襄國也狄殺衛懿公於熒澤故曰滅也○梁仲子云齊桓因狄伐邢遂遷之狄未嘗亡邢也邢為衛滅見左傳僖廿五年中山為白狄別種伐邢者為赤狄誘不之驗何也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以技訓兩未知何出五乘乘下當疊一乘字銳卒千人先以接敵在車曰士步曰卒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反覆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衛耕者皆東畝以遂晉兵也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衡雍踐土今之河陽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

前陳趾足也陳列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郢楚都東征至于庳盧國名也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精猶銳利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專獨也此勝之一策也策謀術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敵孤獨則上下虛○舊校云一作乘民解落解散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誹亂內作（誹謗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感秋霜之節奮擊也）搏攫則殪（殪死也）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當知之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商湯也周武也）桀紂以亡巧拙

之所以相過也過絕以言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鬬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爲霣溺則死故害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鬬雖厮厮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厮役與衆白衣之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窮極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

能勝不能所以勝故曰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孫云御覽二百二十五作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此脫四字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闇矣闇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上必搏與此搏字舊本皆作搏蓋因下文搏字而誤案搏之義爲專壹正與分離相反故今定作搏字諸搏攫柢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狐之搏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之軍戎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注軍戎舊本作軍賊訛今改作戎亦或是戰字誤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

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兩馬在邊爲驂詩曰兩驂如舞是也繆公自往求之○舊本脫此句孫據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所引補梁仲子云韓詩外傳十作求三日而得之淮南氾論訓作追而及之說苑復恩篇亦有自往求之句皆於語義爲合此文脫無疑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外傳作莖山繆公歎曰○選注御覽四百七十九又八百九十六俱作

笑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孫云御覽作其甲之拡者已六札矣注拡者配隤也文有所失也說文繫傳手部拡字亦引之此文疑已爲後人竄改并注亦刪去盧云案拡者配隤也語不可曉疑或是拡音顛隕也下有所失也是說文語高未必引說文殆後人所註又脫去說字耳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

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饒之以盡其力故繆公戰以勝晉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胡何也○舊本行德下有人字今從御覽刪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行德二字舊脫從御覽補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注以處訓病未見所出賈誼書耳痺篇有渠如處車裂同泉語彼是人名則此亦正相類漢書人表載胥渠無處字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

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

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即就也謂就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

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

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梁仲子云處字屬下與上文處一年文義相似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

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

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

死是不得利而進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故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

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敵己負故爲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能殺敵故己得生也此段正文及注宋邦乂本脫去別本皆有○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卷第八　總校王詒壽分校周善溥章乃錫校

呂氏春秋卷第九　　鎮洋畢氏校本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孟秋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稺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雒也賓爵

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閒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爲蛤此之謂也○月令鄭注以鴻鴈來賓爲句與此異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者殺也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說在孟秋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故務入也以會天地之藏也會合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爲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粢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祗敬必正不傾邪也○案粢爲穀之異文尚書大傳山海

經論衡齊民要術皆有此字或從木誤今從篇海從禾

是月也霜始降

秋分後十五日寒露寒露後十五日霜降故日始也

則百工休

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有司於周禮爲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上丁入學習吹

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之謂也○月令作命樂正入學習吹此脫三字注吹籥舊作吹笙竽籥今據周禮刪正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毛以告全故告備于天子也○此注似有訛脫案周禮大宰職論祭天禮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則非先一日殺也詩信南山篇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此注告全卽告純也舊本誤作告令今改

正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攢五攢爲鄙五鄙爲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案周禮遂人攢作酇舊本五鄙訛作四鄙今改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宐爲度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宐○盧云案若以十月爲來歲而於九月始受朔日則僅就百縣言爲可若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注據此卽爲秦制吾未之信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有所私多少不如法制也是月也天子乃敎於田獵以習五戎獀馬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獀擇也爲將田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獀馬月令作班馬政舊本獀下有一作蒐三字乃

校者之辭此無政字避始皇諱而月令不諱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旍旐

僕於周禮爲田僕掌御田輅七騶於周禮當爲趣馬掌頁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之政令獲者植旍故載旍也○旍與旌同令獲者植旍舊本作令獵者揚旍誤今改正

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

輿眾也眾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屏外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月令無輿字又受作授

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

搢插也扑所以教也插置帶間誓告其眾

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挾矢以射

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以射禽也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案月令作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古飾飭亦或通用注戎服垂衣也亦似有訛月令正義引熊氏云春夏田冠弁服秋冬韋弁服韋弁服即所謂戎服也鄭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然則垂衣乃韋衣之誤也

命主祠祭

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草本節解斧入山林故伐木作炭○注伐木舊作伐林訛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咸皆俯伏藏於穴墐塞其戶也墐讀如斤斧之斤也○穴月令作內古書往往互用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氣殺僇故刑獄無當者決之故曰無留有罪也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安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不安者謂若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所養無勳於國其先人無賢所不安養故收斂之也○注末舊作所安養故收斂者也脫不字者當作之今補正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先進於廟孝敬親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大

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也鼽讀曰仇怨之仇○鼽窒月令作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木干金故師旅必興旅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旅並興月令作師興不居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也治天下立功聖人之名也○注名字舊本作功譌今改正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故上世多有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

也蚩尤夷昕桀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有滅亾故曰未之嘗有也○注夷昕葢夷羿也未知高氏所本抑字誤有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與義也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置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也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無所收○梁仲子云論衡感虛篇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誤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穀者民命也旱不收故曰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鄽其

手○李善注引此亦作鄺音鄺後精通篇刃若新鄺研注鄺砥也竊意鄺若作歷音則似當從磿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辯命論引此竟作磨字恐是磿字之誤從邑本無義戰國燕策故鼎反乎磿室磿室猶楚辭招魂之所謂砥室王逸注砥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誘之注非取此義乎而音又同故余以磿字爲是孫侍御主辯命論注作磨與刃若新磨較合但不讀鄺耳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攦其手論衡又作麗其手以身爲犧牲○蜀志注引作自以爲犧牲文選注及御覽二百七十三皆同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變傳至

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而侮慢之文王正順諸矦之禮不失其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貢職貢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

爲民請炮烙之刑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案炮烙當作炮格江鄰幾襍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乃今本亦盡改作炮烙矣此注云作銅烙乃顯是銅格之誤格是庋格亦作庋閣小司馬索隱於史記殷本紀引鄒誕生云一音閣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此二音皆是格非烙烙乃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據列女傳云膏銅柱則與康成所言要亦不大相遠耳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恥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戰以報吳欲以滅會稽恥也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舊本甘厚二字倒今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乙正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聽鐘鼓不欲聞音樂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欲得其歡心有甘肥不足分弗敢食不敢獨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投醪同味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黃也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漬者大病也○案公羊莊二十年經齊大災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漬者何痢也瘠亦作漬鄭注曲禮引之此似所見本異高注貴公篇亦引公羊大眚者何大漬也又不同或眚字後人所妄改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贍猶足也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求衷善○下字疑衍今吳越

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也僨僵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敗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劒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爭決旦朝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出必死以伐吳也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故能滅吳立霸功

也

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爲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齊相鴞子曰已死矣以爲生以爲生爲民所說爲民心所繫而舉大事以攻伐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

枹待鼓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御覽八百九十六待作行也作乎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為薛君號曰靜郭君○案國策作靖郭君齊貌辯古今人表作昆辨昆或是皃之訛然據元和姓纂有昆姓夏諸侯昆吾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今當各依本文可也劑貌辨之為人也多訾○國策作疵高誘注疵闕病也鮑彪注疵病也謂過失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証靜郭君証諫○証舊作證注同案說文証訓諫證訓告不同此當作証今改正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私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滅汝也揆吾家苟可以傔劑貌

辨者吾無辭為也倈足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揆國策作破又倈作慊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以館貌辨也旦暮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為王所善也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偕留無幾何留於薛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止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劑貌辨見句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

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顚涿視若是者倍反顚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顚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字書無顚字注訓顚涿爲不仁之人不知何據國策作過頤豕視劉辰翁曰過頤卽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卽相法所謂下偷視　郭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爲太子也○校師國策作郊師靜郭君泫而曰○舊校云泫一作泣案國策作泣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

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二不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乃也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荅曰敬諾（諾順）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貌辨也）能自知

人故非之弗爲阻止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國策作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孫云觀注似此亦本與國策同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走歸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釋

之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語退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問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求諸己不求諸人故曰知之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己不求諸人勿失也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己則存求諸人則亾聖人不察存亾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反還也以爲非岑鼎故還也使人

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為是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欺之而信柳下季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證之為岑鼎柳下季荅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新序節士篇作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亦有國於此言己有此信以為國也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眞岑鼎往也○韓非說林下岑鼎作讒鼎又屬之樂正子春若是兩事則各是一鼎名各不同否則傳者互異岑與讒聲通轉耳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新序作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語云非信不立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衛亡出奔晝日步足謂公玉丹

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不自知爲何故而亡果亦竟也竟爲何等故亡哉○案史記孝武本紀索隱云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音語錄反又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盧云案冉與冉字形相近實一人賈誼書所載虢君事略與此同注亦竟也李本作一竟也公玉丹荅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尙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湣王不自知其所爲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過謂不忠也湣王愚惑阿順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

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其弟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己代爲之後也○案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爲太子諸咎所弒見紀年與此略相合前貴生篇有王子搜疑一人注其弟二字舊缺案文義增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咎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亾也愚旣愚也其惑固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亾○正文亦不知下李本有其字注首疑有脱誤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

苓是屬連也淮南記曰下有茯苓上有兎絲一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上○案注所引與今詩異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輔之也○案淮南氾論訓相戲以刃者太祖輔其肘音讀茸注擠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遑坐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襁負而去之不遑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慼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

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也形見也羣陰蚌蛤也隨月盛衰虛實也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兕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爲眞兕也○兕乃兕之或體舊誤作先校者欲改爲虎非也日本山井鼎毛詩考文云兕觥古本作兕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

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劘研劘砥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新序四載此微不同云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孫云新序義較長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

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説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御覽五百七十一自覺作自見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謝希逸宣貴妃誄皆作一體而分形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九

總校王詒壽分校汪熙葵金肇麒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　鎭洋畢氏校本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爲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循爲玄冥師死祀爲水神○注高陽氏舊本作湯氏訛今改正又循左傳作脩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羽水也位在北方○注漫與曼鬊音義同皮漫胡謂皮長而下垂亦似閉固之象律中應鐘其數六應鐘陰律也竹

管音與應鍾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其日律中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之若有若無者為朽也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祀之內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案淮南時則訓作祀井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地凍也故曰始也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也左个西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彘彘水屬也其器宏以弇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是月也謁

告也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六里之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凶○月令作命太史釁龜筴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無敢彊匿者○月令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揜蔽古本月令是下有月也二字宋本正義標題亦有是月字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裘溫服優尊者故先服之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

成冬（天地閉冰霜凜烈成冬也○月令閉下有塞字）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郭（坿益也令高固也○坿月令作坏）戒門閭修楗閉慎關籥固封璽（璽讀曰移徙之徙門閭里門關籥固堅璽印封也○月令楗作鍵關作管璽作彊鄭注云今月令彊或作璽）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要塞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通塗也塞絕蹊徑爲其敗田）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之服數遺送衣裳棺槨尊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慎也○注正二十五月之服數舉重者則其餘皆正可知也之服數舊作服之數今案文義乙正）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壟塚也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程法也○月令工師上有命字）

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蕩動也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斷其詐巧之情○月令工作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齒列也蒸俎實體解節折謂肴蒸也祈求也求明年於天宗之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注班齒列即周禮之正齒位也舊本倒作列齒誤又體解亦缺體字又求明年於天宗之神倒作之神於天宗今皆改正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芒其

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爲社金正蓐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爲土官稷爲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别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舊本大割下有牲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删饗月令作臘舊本先祖作禱祖亦據月令及本注改正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角猶試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師長也賦稅也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削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爲天子取怨于下稅斂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此爲天子取怨于下者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發泄月令作上泄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

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恆燠若之徵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金氣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恆寒若之徵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此不以物害生不以物害死兩句皆有物字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決知凡生於天地之閒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重其親也重尊慈親之愛其子也愛心不能忘也○續志注慈作若以下文觀之慈字是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重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也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倮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抇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

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杖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薄葬之情也〇舊校云避一作備下同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侈避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靡者以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

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怠懈〕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盩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無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恥〕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盧云疑此下當有世字蓋言聖人在上治平之世猶有貪利而冒禁者況於四海鼎沸之日其又誰為禁之哉〕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

冷也。梁仲子云壺濫劉本作壺鑑注同案集韻鑑胡暫切周禮春始治鑑或從水亦作𦉥覽故左傳襄九年正義引周禮作𦉥盧云案墨子節葬篇云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毛齒革寢而埋之几兩見蓋亦器名注似几說慎勢篇作壺鑑云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其字衍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從送也以送死人題湊之室室槨藏也題湊複棨。案漢書霍光傳便房黃腸題湊注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絫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棺椁數襲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以禦溼環繞也。案積炭非但禦溼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也。傳續志注作轉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能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

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大輴車也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僂蓋也翣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翣於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案禮記檀弓下云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注云蔞翣棺之牆飾也此作僂或音同可借用此飭字義皆是飾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紼引棺索也禮送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法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於死人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舊校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喪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叢生曰林也。續志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藪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賓階阼階也若爲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瞚者頴川人相視曰瞚也一日瞚者謂人臥始覺也。瞚與瞬同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久之續志注作久者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

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也扣發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扣墓富而得爵祿故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入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續志注作而爲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也無不亾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亾矣宋中山已亾矣趙魏韓皆亾矣其皆故國矣。續志注作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亾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亾國多也。者字續志無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續志注世作猶君之不令民令善。續志注句上有今夫二字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

鄉里之所釜甑者而逐之。以釜甑食之人皆欲討逐之甑舊鬲旁作九字書無攷顧亭林引作甑注云鬲同今從之史記蔡澤傳遇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肎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肎居官循治人事也。注循治疑當作脩治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窮極屈盡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有人自關中來者爲言姦人掘墓率於古貴人冢旁相距數百步外爲屋以居人卽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噫孰知今人之巧古已先有爲之者小人之求利無所不至初無古今之異也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

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此之謂也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爲樹也傳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堯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又案劉向云葬濟陰丘隴山續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堯所居其說皆非羅苹路史注以墨子云堯葬蛩山之陰王充云葬冀州山海經云葬狄山或云葬崇山皆妄之甚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己案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九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

閭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閭伯詩云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惡猶患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舊校云一作阪阬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几愛死人者之衆多厚葬之知所以愛之者寡言能儉葬者少也故宋未亾而東冢抇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亾而莊公冢抇莊公名購信公之父

以葬厚家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使見發掘之謂○續志注作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方比是非未定而喜怒鬬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鬬不非爭非猶罪也而非所以鬬非所以爭

故凡鬬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故反以相非以下似不二篇之文誤脫於此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收斂者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楚越之間有寑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列子說符篇淮南人間訓皆作寑邱無之字史記滑稽傳正義引此同而名甚惡惡謂上名也○史記正義引作前有垢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此淮南注此注自謂寑邱名惡非有缺文見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禨祥此地名上畏惡之名終不利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

○後漢書作其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於俗也五員亾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寵也○案高氏注淮南地形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此何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輝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稱也刺小船方

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肎告丈人不肎告解其劍以予丈人○舊校云予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獻上也丈人不肎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檐與儋古通用今作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萬檐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爲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爲○舊校云猶一作尚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舊校云何一作曷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僞言也因揣知必五員故作此言以拒之耳五員過於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

以爲爲矣何不有爲言無不爲也江上丈人無以爲矣無以爲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案注當云乃大有爲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爲也脫兩爲字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小兒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

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精微妙也觕麤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原本）故國廣巨兵彊富（舊校云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設）其祝曰從天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舊校云收一作放孫云

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揚子雲羽獵賦引此收竝作拔舊校當是一作拔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紓緩○賈誼書諭誠篇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舊本蝥作螯誤紓疑與抒通注訓爲緩非是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善注東京賦作三十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

主也○也與邪古通用御覽八十四作邪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骨有肉曰髊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持杖杙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柱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

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刼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飴餳］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也［跖盜跖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楗牡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案淮南說林訓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注牡門戶籥牡此云楗即牡也黏牡使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　終

總校　王詒壽　分校　章乃錫
吳承志　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鎮洋畢氏校本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淮南天文訓斗屬越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衞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說在孟冬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冰益壯地始坼凍裂也鶡鴠不鳴虎始

交鶡鳴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鶡鳴月令古本作曷旦今本作鶡旦淮南作鴇鳴天子居玄堂太廟太廟中央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主地圖與民人之敎故命之也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且泄古本月令同今本作沮泄釋文不為沮作音注疏亦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篇亦作陽氣且泄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陰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亾也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閹宮

官尹正也於周禮爲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
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門閭蔡邕
月令說作門閭云閭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
中之門曰閭閹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閹尹所主知當作
闈見月令問荅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
尊卑一者也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酋醞米麴使之
化熟故謂之酋於周禮爲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
授酒材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與糵必得其
時則酒善也○注酋醞米麴及故謂之酋兩酋字舊本
皆作酒訛又麴與糵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秫與
稻則此亦當相配且與下注數六物相合也
又舊本疊得其時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湛饎必潔
水泉必香湛漬也饎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泉善則酒美也湛讀瀋釜之瀋饎讀熾火之熾也○
瀋釜未詳陸德明音
子廉反異於高讀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蘗水火也大酋監之皆得其齊故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蔬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故教導之也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必罰之也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在牽牛一度也陰陽爭諸生蕩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諸蟄伏當生者皆動搖也○案鄭注月令云蕩謂物動將萌牙也君子齋戒處必弇句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邃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

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處必弇以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掩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更誤矣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蚓蟲也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湧動皆應微陽氣也○鄭注月令云荔挺馬薤也與此異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竹木調牣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案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堅濡調此注調意正同又牣與韌刃忍古皆通用有是取柔韌者此則取其堅韌也注本乃改作調均非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闕也於周禮爲象魏門閭皆塗塞使堅牢也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

炎上故其國旱也淸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行秋令發泄故雷動聲也○氣霧月令作氛霧此疑訛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有大兵來伐之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爲敗食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減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月令減作咸古通用左傳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或作減又不爲末減王肅注家語云左傳作咸梁仲子云羣經音辨咸有胡斬切一音消也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傳上減五下登三韋昭說作咸又疾癘月令作疥癘

仲冬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聽受

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之春秋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不令之尤者乎故被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謚日致爲暴劫之致也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何謚也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成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荊莊哀王獵於雲夢荊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此楚莊王也不當有哀字說苑立節篇渚宮舊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楚莊王是穆王子也或有作莊襄王者亦誤射隨兕中之中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兕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

隨兒說苑作科雉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為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兒故死也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尅晉負故曰大勝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兒之有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兒所以代王死之兒有是功○舊本請賞於下脫吏曰人之有功也於八字又軍旅下衍曰字今據御覽刪補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亾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

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是代君王受死亾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兕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是以臣之兕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王爭隨兕而奪王也故伏其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賞子培之弟也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痏齊王湣王也宣王之子痏病痏也○梁仲子云論衡道虛篇作齊王病痟痟蓋卽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痟首也盧云案痟首常有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消渴之消同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又引作病瘠使人之宋迎

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弩之弩○日抄引作弩激之弩則疾不可治○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治作活與下文不知活王之疾合摯非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也幸哀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

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除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亂主殺之故曰難也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此事姑妄聽之而已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污辱者士之大者也大

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回也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爲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爲故曰無爲樂生也○注欲字疑衍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污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衛也○注衛也疑從也之訛見下注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者當其難也雖得賤其難賤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而得之矣又患在於人主不能知之所謂以衆人遇之也注殊失本意有與又同智讀曰知墨子書皆如是吳王欲殺王子

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卽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左氏哀廿年傳云慶忌適楚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

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孫云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捽之作捽而浮則作浮出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

義○此文訛案吳越春秋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國之貴富也衞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衞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肖子之肖翟人攻衞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

至及懿公於榮澤○左傳韓詩外傳七竝作熒澤當從之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襮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為襮者也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

務慤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

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慤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

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奚啻其有道也

夫妄意關內關閉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幾於聖也○案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當復有中藏字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者聖也疑後人以淮南之文旁注關內下後遂誤入正文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大盜者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

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以爲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肖子丹朱而反禪舜故曰有不慈之名也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舜遂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故曰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之謂也○注引論語殊不切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敲音㱿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敲其頭辨如此不若無辨也○敲舊本作㲉注音㱿作音殼又一本作音

𣪊竝訛段云說文毃擊頭也口卓切錢詹事云𣪊不成字當爲𣪊之譌說文𣪊从上擊下也孫氏說同盧案廣韻𣪊毃竝苦角切是其音正同也今俱改正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上君也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

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尙胡革求肉而爲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注迂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爲淫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

○注法當以法句有脫誤其意葢謂立長建善不當徙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荊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莧譆說苑君道篇作莧饒新序一作莧蘇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穀得不危亾焉○案曠猶久也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莧譆爲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所謂從而不違也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孟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穀喪焉也○注疾疹左傳作疾疢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玼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爲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

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平公悼公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爲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閒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爲太公望使爲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大岳之胤○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尙文王至磻谿之水尙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尙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云云葢本尙書緯帝命驗之文梁

仲子云注葢引左氏莊廿二年傳姜太嶽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恆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覲存覲裁也三十四世而亾自魯公伯禽至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衞人爲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

外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案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止車而望西河○後觀表篇止車而下有休字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釋棄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知也○抿與拭同觀表篇作雪注拭也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王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閒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由盡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

惠王往問之惠王武侯之子○座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舊本作公叔之疾嗟疾甚矣案御覽兩引皆作公叔之病甚矣今據改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爲不能聽○爲御覽作若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疾而出也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

不悖爲悖悖者不自知爲悖故謂不悖者爲悖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德裕陳謨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鎮洋畢氏校本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此書婺舊竝從務案說文從敄今竝改正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氐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氐屬宋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卽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注所以旅陰卽陽舊本旅下有去字衍今刪去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

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漢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爲巢也雉雊雞乳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乳卵也○舊本作乳雉雊誤今案注當與月令文同今改正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玄駱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之氣也出土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縣疑是今之郡縣案續漢禮儀志亦於季冬出土牛此云立春節說又異也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月令無行字地字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魚故命其長也天子自行觀之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累也○月令作水澤腹堅舊本於此下又有一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誣之今刪去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窌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月令作命農無司字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吹邠詩以逆暑仲秋夜逆寒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

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郊也下文寢廟始注云祖廟則此處正文亦必本與月令同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曰朔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迴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爲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於農民無所役使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宐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宐者而行之○月令與公卿大

夫共飭國典多公字共字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國之大小賦斂其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稷田官之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棄也享祀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之也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眾故命之也○令月令作命正義云宰小宰鄭注云歷猶次也此注則宰歷連文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咸皆也獻致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

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爲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妖災也金爲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四鄰月令作四鄙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養夭傷國多逆氣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季冬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利道而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

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萉屨○舊本作屨履校云一作萉履今據尊師篇定作萉屨以養其母猶不足也猶尚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

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次分字衍說苑復恩篇無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閒無幾閒也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也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嘗舊本作當訛今從說苑改正焉彼作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

身死白之也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馹傳車也郊境也○馹各本多作驛李本作馹案文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乘馹杜注馹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

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舊本正文嬰之亾上有晏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亾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舊校云窮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入介子推不肯受賞自

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佗魏犨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爲詩而懸於公門之事說苑復恩篇以爲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說尚可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節士篇所載各不同梁仲子云橋死疑是槁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舊本簦誤從艸又注音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作旌瞀注云一作爰精目幷引列子亦作精目又新序節士篇作族目訛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爲食

於路有人戢其履營營而來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推月其類也○營營而來禮記檀弓下作貿貿然來

鄭人之下𨞄也

𨞄邑名也義則未聞○史志伊字策補云𨞄音未聞一本作𨞄梁仲子云說文婚籀文作𡣍眳相似古音附錄以革云作者云古昏字未詳盧云韓哀所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此昏疑郎漢志陳留郡之東昏縣正鄭地鄭人之下皆或郎說韓滅鄭一事觀下云韓拘趙更可見鄭人之郎韓矣

莊蹻之暴郢也

莊蹻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蹻爲盜於境內以爲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爲楚成王時則又在前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蹻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典邊防三馬氏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困學紀聞考史據韓

非漢書以將軍莊蹻與盜名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郎莊蹻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蹻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蹻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死與蹻並言案秦殺唐昧眛卽蔑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蹻當威懷時亦可見此注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未可知也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長平阬其四十萬衆韓荊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盧云壯傷也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肻不死今此相爲

謀豈不遠哉

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舊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今案不見所爲注豈脫漏歟堅與赤性之有也○各本多脫也字唯朱本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倍百人爲豪○舊校云豪士一作人豪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國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

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水名○案共頭卽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爲私邑也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祈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

求於民也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壞宋邦乂本作壤壞亦傷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也遽疾也上謀而行貨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持○阻丘疑是阻兵杜注左傳阻恃也保亦當訓恃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咸殷之夢以喜衆民○案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亾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續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力所能遭乎亂世

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汙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莫不有輕義重身也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武王爲以全其忠也○注忠疑當作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身爲人者爲人殺身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也今

（以義爲人殺身故曰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不知以何道得人）

（乃令之爲已死也）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宏（○避改）是矣

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爲之報讎言士爲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公孫宏故爲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中喜可知也）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湯殷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之子也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桀夏失天下之王帝皋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文丁之孫帝乙之子也○注文丁舊本作太丁訛今

據竹書紀年改正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告語也故事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

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句是國士畜我也○是舊本多作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關東曰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晚後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往行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或作恥恥辱也觀公孫宏云何也公孫宏見昭王

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矦得意則不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舊本慙上脫不字又屑譌作肖案戰國齊策云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肎爲人臣今據補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策作能致其主霸王句順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

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宏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七八策作十八人注殊贅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諭明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策作大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淩淩侮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涒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涒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爲涒灘也○案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辰之法推之

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爲辛酉而此猶云涒灘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周禮馮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人郤謂之丁丑矣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子也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圜天也矩方地也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平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亾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

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
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
公則福日衰災日隆隆盛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而衰人
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日倪而西望之也○倪與
晲同李本作兒注跌與昳同周禮大司徒日東則景夕
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日昳
漢書天文志作日跌謝云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
亦不當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
在此篇
參乘○舊校云一作青蓱案李善注文選陳琳荅東阿
王牋引作青蓱梁仲子云漢書人表作青荓子水
經汾水注作清荓今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也類象青
新刻亦改作青荓矣
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

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邃注無吾字是長者讓自謂也）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邃注作子今日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可得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舊云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與此無涉必倘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德裕陳謨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鎮洋畢氏校本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經猶道也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舊本以寒下衍以字今去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合和也平成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舊校云一作平也者皆反其情變其形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淮南地形訓作水有六品後六川作六水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幽天東壁

北方宿一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顥天昴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注昴畢上當有胃魯之分野五字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爲少陽故曰朱天巂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分野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注張翼軫南方宿舊脫軫字又南訛作北今改正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東至清河西至西河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

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泗水名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郡是爲東嶽也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縣是爲西嶽也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注末七字舊本缺據李善注文選魏武帝苦寒行所引補又誘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何謂九塞大汾冥阸荊阮方城大汾處未聞冥阸荊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楚左司馬請塞直轅冥阸以擊吳人者也○大汾淮南作太汾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聞冥阸淮南作澠阸彼注云今

宏農澠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慎注歟又塞字舊本脫今案傳文增

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殽在弘農澠池縣西井陘在常山井陘縣通太原闗令疵處則未聞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闗也○淮南殽下有阪字令疵舊本訛作疵處據注是令疵淮南注云令疵在遼西則即是令支乃齊桓所制者又軍都闗舊訛作居都闗淮南注作運都闗錢云運乃軍之訛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

何謂九藪藪澤也有水曰澤無水曰藪

呉之具區具區在呉越之閒○淮南呉作越

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

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爾雅作陽陓淮南作陽紆注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

晉之大陸魏獻子所畋猶楚之華容也○注畋舊訛作居據左氏定元年傳改正

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梁淮南作鄭

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淮南注作東北郭注爾雅亦同此訛

齊之海隅隅猶

崖也趙之鉅鹿廣阿澤也○郭璞注爾雅晉有大陸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爾雅本無趙之鉅鹿而有魯之大野周之焦護爲十藪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大昭淮南作昭余爾雅作昭余祁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淮南作條風東南曰熏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舊校云熏風或作景風案淮南作景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系云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俱作凱風西南曰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淮南作涼風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淮南作麗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

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陬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外又下作直遼東無至字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淮南注作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徑內乃注之也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道也故日周行四極玄明大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內道

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寘曬統一也故曰無晝夜○注下曰疑是夏日不寘疑是不冥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注引舊作豕字訛案海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欒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曰大同也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案堪或是斟字會集也盛也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輸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

以形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爲雷激氣爲電始生時也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由天地陰陽例萬物也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應也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螻螻蛄螾蚯蚓皆土物○注螻螻蛄舊本作蛄螻今補正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土色尚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

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舊校云徙一作見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應和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角而小角和言類相感也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水流溼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然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舊本誤作角⿰角射吳志伊字彙補載之徐仲山謂魚鱗之訛今

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鱗淮南覽冥訓亦同今改正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御覽入皆作比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伐爲首棘楚以戮人喜生職地故生其處也○案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此偏不爲孝文王諱何也注亦不明訓罰疑討罰戮人舊作職人訛今改正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案覆巢舊誤倒今乙正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疑當作住此有韻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遏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

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舊本皆不重案文子符言上仁篇淮南繆稱泰族訓及御覽七十七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改正因天之威○舊校云一作道與元同氣芒芒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者同義同仁義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文子淮南竝作同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亡者同名則觕矣同名不仁不義粗惡也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妙也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舊校云

(一本作緤爲惡而衆惡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職主也召致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亾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足止人攻)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　○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即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句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亾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抇其谷而得其鈇○抇舊訛作相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舊校云一作忩謂

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以用此邾君之有所尢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爲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

叅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惡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列子黃帝篇注竝作摳殙作潛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攷淮南說林訓又作鉎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

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耼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世主多盛其歡樂○舊校云歡一作觀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膌壯狡汔盡窮屈○狡與佼同說見仲夏紀加以死虜攻無辠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

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溼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與墨子非攻篇意同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閒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言善言辯別也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梁仲子云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此大豆當讀泰案蠭門即逢蒙荀子作王霸篇史記龜策傳皆同漢書人表作逢門子莊子作蓬蒙法言學行篇作逢蒙音薄紅切鹽鐵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本孟子乃作逢蒙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深術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故御射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

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見不屈篇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說偃兵見應言篇梁仲子云空洛之遇事見後淫辭篇作空雄地名豈亦空雒之誤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二事亦見淫辭篇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梁仲子云淮南氾論訓作一饋而十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故曰

通乎己之不足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舊校云得一作以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舊校云言一作盛亾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爲明以亂爲定以毀爲成以危爲寧也故殷周以亾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殷周以亂而亾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不可爲忠而忠故悖不可勝舉故人主之性○舊校云一作任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其所不疑者不可而行之故以爲過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

不敢施故不為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所專用而賢主能以法制行之以度量揆之以數術驗之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已知故不失過也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本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惑眩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成其治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奚何也逮及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知其上也其次知其不知也不知則

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晚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昌盛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爲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爲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存其國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之謂也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道磏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師法之也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位在上○自主賢世治已下又見後觀世篇主不肖世

辭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亾十年而始皇帝繼爲王又二十六年始爲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未爲皇帝之時注非是亂莫大於無天子○亂字舊本脫在上注內今據觀世篇改正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舊校云休一作暫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所處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得賢則欲而得爲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茲泉孫云御覽七十又八百三十四竝作茲泉舊本句末

王字脫亦從御覽補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眾○舊校云令一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令猶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得而用也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案勝書說周公見精諭篇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訛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爵位名也實者功實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晻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為證錢詹事曉徵作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膺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者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正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

也○無公後務大篇作無功公亦功也古通用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爲太宰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爲天天道轉運爲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無咎故吉也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今無有異故卒有喜也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欲多○臨財各本作臨射今從劉本列近則持

諫列位也持諫不公正將衆則罷怯罷勞也怯無勇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厚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可一作不臨財物資盡則爲己盡猶略也無不充仞以爲己有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爲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爲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尙惡安

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誖言身者己所自制也釋己所而不修故曰奪乎所不制乃誖謬之道也未得治國治官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者未任爲大臣但可小政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其所行能高仁義知必輕身故可以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堪任也必反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多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大雅大明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

惑忠臣之行也解枉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衰亂桓公之薨蟲流出戶蓋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案務大論鄭君問被瞻義不死君不亾君殊不如注所言薄疑應衞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平侯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薄疑事見審應覽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旗當與綦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旗一作⿰衤冒一作揭梁伯子云觀注訓覆則作⿰衤冒爲是⿰衤冒即冒也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之俗也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

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二字當衍其一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也故務在事事在大事爲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常祥不庭羣抵歧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此雖山名然不應獨畢當亦與上文爲一類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皆獸名不周山在翟○螇蛆未詳所出或是猨狙亦可虫旁作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魚二千斤爲蛟黿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鼉魚皮可作鼓詩云鼉鼓辟辟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逸書

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奇謀也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蠡房不能容鶴卵此之謂也新林之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後務大篇作孔子曰梁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爲是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姁姁後作區區孔叢作喣喣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

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後句上有而字此脫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後作贊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烝生蟣蝨蟣蝨氣烝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務大論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見務大論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篇

諭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總校王詒壽分校許德裕許郊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鎮洋畢氏校本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愼人

遇合　必己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孝爲行之本也行於孝者故聖人貴之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

（國之懽心）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者○孫云御覽七十七罷作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因也○案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綱字注女媧當在神農前所紀五帝文有訛脫當云黃帝軒轅帝顓頊高陽方與下相配貫因劉本無因字）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孝）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

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燿加於百姓加施也究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慎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勇於義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毀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爲免沒溺畏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注免字舊本作逸訛今改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

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上漏下溼故曰養體之道也不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六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龢五聲五聲宮商角徵羽雜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諧會之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熟五穀烹芻豢龢快口腹故曰養口之道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龢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為善養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舊校云一作三月同案祭義亦作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敢問其故[故事也]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獨]嚴親之遺躬也[躬體]民之本教曰孝[本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行敬之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終]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此皆祭義之文舊本獨少此一句脫耳今補之]禮者履此者也[履行]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

生也○舊校云順一作愼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久無所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其治以立其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事化承上文之言舊校云化一作民本又作名皆訛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侁讀曰莘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烰猶庖也察其所以然察省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爲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

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母化作空桑故命之曰伊尹○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伊尹非有訛也而黃氏東發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爲地名且爲之辨曰此書第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据本非也同一因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黃帝篇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爲明證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舊校云生一作出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舊本作以伊尹爲媵送女段云說文㑎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㑎女㑎送也則爲送二字明是後人所增入媵已是送無煩重累言之今刪正故賢主

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以用也○以也舊作枉以孫云御覽四百二作無不以也又此下舊本有一爲字衍並依御覽刪正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爲勝言必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也

行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皆盡也危難也勤苦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必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熄滅也社稷必危殆故

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爲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續耳尸子韓非子作續牙漢書人表作續身皆隸轉失之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之○舊校云之德一作

道德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閒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閒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爲世無足爲鼓琴也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其治國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爲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薰以萑葦四字續漢書

（禮儀志中注亦同今本脫去耳）爝以爟火，釁以犧猳。（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槔爝以照之釁以牲血塗之曰釁爟讀曰權衡之權）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說美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字訛當作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可得為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群謂水居肉攫草食者也）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鱉之屬故其臭腥也肉攫者攫摯肉而食之謂鷹鵰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食草木謂麞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脂以臭為美各有所用也）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五味鹹苦酸辛甘三才水木火）九沸九變，火為之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

然後成故曰火爲之節○舊本正文作火之爲紀今從御覽乙正與注合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臊腥膻去其臭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自從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諭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注馬口似當作馬足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飪也論語云失飪不食甘而不噥○噥乃噮字之訛後審時篇得時之黍食之不噮而香玉篇於縣切又酉陽襍

俎亦云酒食甘而不噮 酸而不酷○案玉篇引伊尹曰酸而不嚛酉陽襍俎亦是嚛字 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㬋㬋言皆得其中適○㬋字書無攷案今人言味過厚而難入口者虛矣虛交二音豈本此歟 有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獾獾鳥名其形未聞○舊校云獾一作獲今案南山經云青邱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注或作濩濩則此獾當作灌獲亦當作濩若獾從豸則是獸名今注云鳥名則當如山海經所說也 雋觾之翠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觾乃燕字之譌初學記與文選七命注皆作燕選注雋作嶲則子規也禮記內則有舒鳧翠舒鳧翠注尾肉也皆不可食者今閩廣人以此爲美翠亦作臎廣雅臎髏臀也說文作骳臀骨也訓皆相合玉篇臎鳥尾上肉也 述蕩之掔獸名掔讀如棬椀之椀掔者踏也形則未聞○初學記引作迷蕩 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

也在南方約飾也以旄牛之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
曰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案此論味之美者
何忽及於飾乎楚辭招魂土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九
屈難解屈必是屈之訛玉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
皆爲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
屈有屈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誤衍 流沙之西丹山之
南有鳳之丸 丸古卵字也流沙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
燉煌西八百里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
二處之表有 沃民所食 食鳳卵也沃之國在
鳳皇之卵 西方○見大荒西經 魚之美者
洞庭之鱄東海之鮞 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
鮞鱄鮞魚名也一云魚子也 醴水之
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 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
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
○東山經注引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子
云此注不解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若藍青色珠也
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 雚水在西極若如
也翼羽翼也○西

山經泰品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鰩魚形狀與此同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郭璞以蘋即西山經之蕢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可以已勞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木指姑之東○舊校云指一作枯案齊民要術十引作括姑則枯亦括之訛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鶡雞於姑餘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也○注鶡雞舊訛作題雞今據淮南覽冥訓改正餘瞀之南○舊校云瞀一作督南極之崖○舊校云一作旁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餘瞀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故曰嘉樹食之而靈若碧青色○注靈字舊作虛今據齊民要術十改正陽華之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間雲

夢之芹
雲夢楚澤芹生水涯○孫云說文艸部䓀字云菜之美者雲夢之䓀徐鍇云此呂氏春秋伊尹對湯之辭其爲狀未聞盧云案說文有䓀字云菜類蒿周禮有菦菹又有芹字云楚葵也俱巨巾切又出䓀字驅喜切今案䓀亦是芹凡真文韻中字俱與支微齊相通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沂圻旂祈頎蘄等字皆可見祭法相近於坎壇讀爲禳祈祈左氏傳公子欣時公羊傳作喜時謚法治典不殺曰祈祈亦作震則可知䓀之卽爲芹無疑矣

具區之菁
具區澤名吳越之閒菁菜名

浸淵之草名曰土英
淺淵深淵也處則未聞英言其美善上英華也

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
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之滋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

越駱之菌鱣鮪之醢
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以爲醢醬無骨曰醢有骨曰臡

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
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鹽宰揭山名處則未聞○梁仲子

云初學記引作揭雩之露其色紫御覽十二同長澤之卵長澤大澤在西方大鳥之卵卵大如甕也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山名在西北方崑崙之西北陽山之穄南海之秬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南海南方之海穄關西謂之麋冀州謂之緊秬黑黍也○孫云案說文不部秬字注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秬注麋舊訛麋又緊舊訛堅今皆改正水之美者三危之露三危西極山名崑崙之井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沮漸如江䍃之泉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原本也○曰山當是白山高泉中山經作高前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崑崙山有之○見西山經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有藂

日果無覈曰蓏羣帝衆帝先升遐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青鳥崑崙山之東二處皆有甘櫨之果○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記說文櫨字下引作青鳧師古漢書注訛作青馬海外北經注引作有甘柤焉柤音柤棃之柤又不同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則爲枳雲夢楚澤出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嶓冢東注於江石耳菜名也所以致之致偏味也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以上爲龍行迅謂之遺風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彊取也道謂仁義天下之道道者止彼在已彼謂他人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爲天子孟子曰得乎丘民爲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下貢珍故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爲民之事也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爲也急謂成功也似遲而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似遲也甲子之日尅紂於牧野故曰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薨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爲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醜恥也所以不伐紂者天時之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

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爲紂所拘於羑里之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擊鐘鼓亦不與紂異同也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王門卽玉門古以中畫近上爲王字王三畫正均卽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門也注擊字舊本缺據淮南注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爲天子也甲子之日尅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也固常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爲東故曰東夷之士○史記太公望東海上人也此云河內不知何本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聞文王賢文謚也經天緯地曰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觀視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王子光之庶長子○此注訛舛顯然劉本汪本改子光二字爲夷昧似順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爲夷昧之子光爲

諸樊之子漢書人表亦以僚爲夷眛子而公羊襄廿九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爲壽夢庶子夷眛庶兄而光爲夷眛子先儒皆從史記不從世本乃高氏於當染篇注云夷眛子光於忠廉篇云光庶父僚皆依世本爲説此處若依劉注改本是又依史記爲説且誤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爲夷眛之庶子而不自知其矛盾矣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長子爲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文王子光即於此注內帶見亦是今去子光而改夷眛尙賸一王字未去所改未爲得也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光惡子胥之貌不受其言辭謝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事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

衣若手者爲說霸國之說也許諾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之俱坐聽其說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大說其將必用之也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鄙邑九戰九勝追北千里北走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五戰及郢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父兄故子胥射其宮鞭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鄉曩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待天時須楚之罪熟也墨者有田鳩欲

見秦惠王田鳩齊人學墨子術惠王孝公之子駟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之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近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不成其王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人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藏勤勞○注大字疑火之訛卽別字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

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傅說是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爲智伯報之襄子高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襯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也固堅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穀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葉之盡也秋霜既下衆林皆羸羸葉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也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猘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猘狗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

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逐猘狗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廄嘆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御覽八百九十六作宮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是以魯國略取徐州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衞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以是以衞人取其繭氏之邑也魯衞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也

之者天不再與時不久畱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不久畱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胥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未春無可爲生未秋無可爲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也彰明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

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爲不忠不信人人自爲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　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爲不忠不信亦不能禁　不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也　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也讎用　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也禁止　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也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爲楚將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　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郢而施其正民去郢從正故安樂也　氏羌之民其虜也氏與羌二種夷民言氏羌之民爲寇賊爲人執虜也　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　皆

成乎邪也不得天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愼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愼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咎犯○古咎與舅同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舊校云一本作以力戰之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

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也敗破也反而爲賞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成乎詐其成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同等秦勝於

戎而敗乎殽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殽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邲故曰勝乎諸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得猶知一勝紂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從內發之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韓非難一淮南氾論人閒訓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赦竝作高赫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曰一作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獨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一人謂高赦○王伯厚云趙襄子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辯其妄爲六軍則不可易易輕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爲酒器遂定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邪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亾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故桀

紂雖不肖其亾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亾也桀紂不亾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亾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揜也亾國之主不聞賢亂以揜也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說

苑權謀篇四小進諫語與下文略同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

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

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正文其王舊本脫其字今據注增王若重幣卑辭以

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句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

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

土鄰境道易人通。說苑無人字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

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阸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九江說苑作三江故曰非吳

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御覽八百四十養作豢財匱而民恐○說苑作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代更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夫差吳王也禽爲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

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爲姨傳曰吾姨也此之謂也○案此乃蔡哀侯也注誤又女弟當作女兄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舊校云而一作以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傳曰易也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朞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

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上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舊校云一作反歸處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案弟姊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襄子之姊前爲代王夫人是弟字衍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非一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爲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傳無州字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馬郡盡似當在上節之下言善馬俱盡也注欠順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

（也罷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可以殺人酣飲酒合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碎故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鬭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疑字衍）之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舊校云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其闕失雖爲王可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苦勞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也○注同辭疑等之誤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濯灌○以與同堀當作掘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

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孫云振振王元長曲水詩序殷殷均乎姚澤李善注先引此作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引此作輒輒啟啟莫不戴說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案此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輈字在田字紐下引天子輈輈啟啟莫不載悅注喜悅之貌又十九臻有啟字引呂氏春秋注云殷殷動而喜貌輒輈啟殷皆與呂氏今本不同而又互異說文欠部啟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支从殳皆非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伯厚云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減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

虢當爲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繆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亾虢誤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避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御覽四百二此下有號曰五羖大夫六字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

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舊校云伐一作拔案風俗通窮通篇作拔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案藉陵藉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恥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莊子讓王篇及風俗通俱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拘莊子風俗通竝作抱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驪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爲霸君

故曰得之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弦歌○烈然返瑟莊子作削然反琴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抗然莊子作扢然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道也達亦樂樂兼善天下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窮極不為達顯故一之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窮達變其節也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

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共國得乎共首所謂逍遙得志乎共山之首云爾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開春論注又以共伯爲夏時諸侯大誤盧云案誘時竹書紀年猶未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

愼人○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句下當疊一時字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衞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逹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言不知聖人不

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而寵用之故不勝其任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處居也不爲苟易邀於俗取容說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也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舊校云善一作喜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二孔籥也不繆五聲無失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野鄙也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

言不肖而歸之故曰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不必生謂終死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妐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釋名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妐舊校云外心一作異心不可畜因出之以爲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說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不知其女之所以見出由此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滅沒以失其天下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厲女德而弗

怂與女正而弗褒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厲女以婦德而不怂失付與女以內正而不褒疏故曰雖醜何傷明說惡也○厲舊作屬案厲與下付與意複觀注以勅爲訓則當作厲字因形近而訛今并注俱改正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昌本之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也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麋舊作糜案李善注左太冲魏都賦劉孝標辯命論並作麋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與麋同今定作麋椎舊本作雄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

注作椎今從之廣韻作狹顙廣額顏色如漆今漆赭舊本作淶赬校云一作涑赭涑或涑字之誤涑即漆字辯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垂眼臨鼻○舊校云長肘而眼一作髮盭盭服也○盭即戾字不當訓服案選注引正文作陳盭盭股今脫股字誤爲服入注中而又誤增二字也陳侯見而甚說之○選注引高誘曰醜而有德也今本缺下注醜惡無德正相反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舊校云怪一作知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合會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不知無所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滅

（之也）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讎麋貌惡足以驚人其言足以亡國也）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友愛敦洽讎麋無有出上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於滅而愛之不衰廢也）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洽讎麋醜惡無德不宜見遇而反見遇如此者不必久故曰必廢也）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所以亂也世不知賢不肖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而不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志德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至七十九九十者乃大幸耳）賢聖之後

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舊校云賊一作殘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裔也故曰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逄誅比干戮龍逄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也諫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此處龍逄各本皆不作逄仍之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佯狂也惡來飛廉之子紂諛臣也武王殺之桀紂亡殺忠臣故滅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夫差不欲與越釋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鴟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萇宏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萇宏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所壞故衞奚知其不得沒也及范吉射荀

寅叛其君萇宏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爲之殺萇宏不當其罪故血三年而爲碧也○衛奚左傳作衛從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子悲孝已殷王高宗子也曾參以其至孝見疑於其父故爲之傷悲也○注以字舊脫今補莊子行於山中○舊校云行一作過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五十二篇本漢志今本十卷三十三篇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知舊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

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舊校云一作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閒材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莊子山木篇作無譽無疵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肻專爲一專一上一下以禾爲量禾三變故以爲法也一曰禾中和○注禾三變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繆稱訓高誘注舊本三上有兩字衍今刪去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作喩天地不在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禮者不制於禮也不以物自累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

法法則也神農少典之子赤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帝以此為法則者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轉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剉廉利也剉缺傷尊則虧直則骫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顛故曰則虧骫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骫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二語而失之合則離愛則隳隳廢也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不肖則人欺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淤沙為耦益地名也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列子說符作步而去盜相謂曰此天

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怨我於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爲辱怨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也迹蹤於是相與趨之趨逐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爲賢人故○盧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缺使盜知其爲賢人故也下注當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爲勇士故也此則與上文一意相承所謂如此如彼皆不可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賁過河先於其伍古伍字作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先其伍超越次弟也虓暴辱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指直○御覽三百六十六鬢作鬚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動也播散也入猶投也

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正涉無先者無敢先孟賁也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爲勇士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盧云此二句頗似注中語誤入正文若直接上注猶未可必之下正相脗合注末一也字當爲衍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亾桓司馬桓魋抵當也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魋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

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言也○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適遭求珠之害故曰和調何言終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嘗歆羨秦市之金豈亦知己之亦多誤乎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舊校云帷一作帳聚居衆無不趨過之必趨輿隸媰孂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襮而內偪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舊校云一作棄世謂不羣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身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舊本作治衷不外調訛今據班孟堅賦改正孔子行道而息○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卌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馬遂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

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選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閒訓同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方外術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一作本知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終

總校王詒壽 分校許德裕 許郊 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鎮洋畢氏校本

愼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者彊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也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有失故思之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愼

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貪求無厭足為貪天下顫恐而患之顫驚也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凶眾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眾庶泯泯然亂有遠志離散也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也不周於義而將背畔也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散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

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亾令夏信之也○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獷之訛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盧云曠夏似言閒夏湯令伊尹爲閒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末喜比而亾夏者此出戰國莊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云云亦即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爲閒諜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脫琰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亾夏今本紀年末有訛字此參用馬驌所引文據此則琬琰不但爲二玉名也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

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卒盡也 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也 詩志 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 涸枯也 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柰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 疇畝也 商不變肆 安其所也 親郼如夏 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書武成壹

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近此云封黃帝之後始誤也梁仲子云淮南俶眞訓冶工之鑄器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封帝堯之後於黎○御覽二百一作犂案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薊黎與薊聲亦相近此皆互易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故又問眾之

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救罪疑是赦罪譌云棄責卽左傳所云已責責古債字注非也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封崇其墓以章賢也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佯狂而犇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靖似當作清七性切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里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士封以爲諸侯也

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謀爲國以書社賞之二十五家爲社也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去其繇賦也然後濟於河○舊本濟於倒從繹史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復服○舊本作牛弗服今亦從繹史增復字釁鼓旗甲兵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械也熊虎爲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之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妖怪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

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〇新序雜事二甚作其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愼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〇舊校云愬一作遡字讀如虢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爲二虜哉注非是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〇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終人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雨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無以字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長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飄風一作猋風案日中不須臾謂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耳即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此斯不亡矣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時簡子尚在此與義賞篇同誤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

也○舊校云取一作敗

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肎以力聞勁彊也孔子以一手提城門關顯而舉之不肎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郎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十年傳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非孔子也注顯疑本是翹字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肎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肎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欽者十六篇注未聞也舊作聞之誤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爲弱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也兼並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閒訓說苑敬愼篇與此並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䤈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卮酒子反叱曰訾○韓非作嘻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說

苑作酒也是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也絕止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飾邪篇作而謀事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十過篇作不以讎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子反也說苑作非以妬子反也皆較醉字勝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

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皁櫪也）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爲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

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亾也。梁伯子云案左傳脣亾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脣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亾字莊子胠篋篇作脣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竝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夫虢之不亾也恃虞虞之不亾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亾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公也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

也殘害也也中山之國有仇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仇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酋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仇舊本作夙何屺瞻云當作仇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厹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厹由說文繫傳口部厹云呂氏春秋有厹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仇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赤章蔓枝仇繇之臣也○我胡下是於智伯舊有則字因上文而衍今刪去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厹繇亾〔智伯滅之○韓非作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亾矣〕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厹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爲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倘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也〕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剗滅也若汝也壟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

剗滅汝種類不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病若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之。舊校云卻一作退卒北也北走天下兵乘之案乘猶陵也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也帥將也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也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邑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湣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詫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狠即懇字舊本作狠訛今改正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悤悤乎其心之堅固也悤悤明貌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慤也巧故僞詐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言深不可盡○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就就讀如由與之與○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猶羊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從之也其不肎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也宗本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

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善綣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善綣莊子作善卷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

公其孰能禮賢也孰誰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驁亦輕也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難一作於是五往乃得

見之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滅內行之闕也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僑也○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舊作全也訛今改正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爲法則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

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
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也倦罷反見翟
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
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
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
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也禮敬也禮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
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
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諡也○梁伯子云

國策史記皆不見文矦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卿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爲上閒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閒音中閒恐訛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不亦易）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食翳桑之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注重之舊作勝之訛今案下文改正孟嘗君之所以卻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彊故荆兵卻偃不敢攻之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殃者皆以此仁義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己故不可以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作有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骩桑之下○後漢書趙壹傳注云骩古委字淮南人閒訓作委桑左傳作翳桑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𩛥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

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懀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懀至此也○注謬懀自取言懀惡徑自取之亦不冐也）宣孟與脯二朐（○舊本作一朐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朐今據改正）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覽八百三十六將作請持二字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也（斯猶盡也○詩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爲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

輦輦車也敎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爲君反死也反還宣孟曰而名爲誰而汝也反走對曰可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鬭而死○粱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鬭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爲一史記晉世家亦同此誤索隱言之矣水經注四亦誤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灝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卽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當阨云耳未知禽艾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兔罝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以喻骫桑下之人扞趙盾之難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桑下之人

去患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爲可也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也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爲餘受氏爲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袁陽源詩荆魏多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校云或一作訾訾猶歎也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行去也昭文君送而資之至

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齊策禮貌作體貌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名也侍侍見也○侍舊作待訛今從齊策改注同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固護以侵兼人而

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淸廟荆固而攻薛薛淸廟必危（衍下薛字齊策作荆固而攻之淸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齊策作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蹷之請坐拜之謁（。坐拜策作望拜）雖得則薄矣（薄輕少也。得舊訛作薄今從策改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危厄策作隘窘）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也（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舊本譌作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所引改正）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偃字之訛四十五年與

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寶六十一年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大王獨無意欲之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

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卽指上所言層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未列子淮南皆有也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當法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見尊無官爲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而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荅也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惠盎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疊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

意者爲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名不得爲榮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爲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爲事如此其不得安也○舊校云人則一作久則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爲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此之偃息故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

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同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爲唱歌歡之令走也○注歡之疑當作勸之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說苑復恩篇作蟨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蹷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爾雅作邛邛岠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駏驉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託寄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

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爲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爲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爲子順語餘亦小同大異越

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卻賁置也服退也卻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卻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乏○七字舊本訛在上句中又乏作之今依孫校改正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注謬甚敵齊指齊人為敵人也我緩之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

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也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興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皆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

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爲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案周語下泠州鳩對周景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立乘故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竫正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

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

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朅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

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何言（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言）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

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校云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爲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得謚爲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爲也注過宋野舊作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

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支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訛今改作道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能使之不亾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舊校云言一作世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

校云合一作同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舊本異上亦有欲字係誤衍李本無今從之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

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案意林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昃也○注夕昃疑晷之誤孫云李善注陸士衡演連珠引高誘日陰晷影之候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脟舊本作一脬譌盧云脟與鬻同舊本譌其下而日抄引作胕又脫其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脟割輪淬之語集解引郭璞曰脟音鬻鬻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脟與鬻同今定為脟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鬻他書亦皆作一鬻知一脟之即為一鬻者少矣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舊校云澭一作灌澭水暴益暴卒益長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

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澭水而不知其長益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

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鏌鋣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驥驁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驁因曰驥驁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舊校云契一作刻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爲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時已徙矣

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

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麟許德裕校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下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城不壞民從於賢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繦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下文終古向摯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尚未切故

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德化耳故日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亾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亾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棄黎老

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妲己爲政賞罰無方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刳孕婦而觀其胞○注股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篇注改正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屠黍說苑權謀篇作屠餘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謝云敬王五傳爲考王人表作考哲此誤考烈西周威公爲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亾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

曰是何能爲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爲也。說苑作多不當曰是何能然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亾也故臣曰晉先亾也居三年晉果亾屠黍居周三年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也

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切倚淮南齊俗訓作切踦注踦足也說苑同康樂歌謠好悲康樂也安淫酒之樂

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樂上說苑有淫昏二字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義蒔說苑作錡疇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二人直人。說苑作史理趙巽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其尚尚也。舊本君下衍子字今從黃氏日抄所引去之說苑亦無曰。說苑無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盡國之亾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諂也。次遺字舊校云一作子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爲二（下棺置地中謂之殔）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廣雅釋言云更償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亾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盡矣下譽字愛字上皆有必字）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亾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幸誤今從本）

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亾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亾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亾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弃民於燕不能自衛而眾破亾故曰造其所以亾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

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爲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亾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亾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此疑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亾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爲世。疑是沒身爲世賢主時以其亾其亾爲憂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尙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如者誤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天子舊本作天下訛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劉劉滅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玆黑也引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滋今左傳作玆則玆乃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則一字耳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士篇作纍郎史記所云在縲紲中也

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交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也留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如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作意新序同嬰聞察實者不畱聲賁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畱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

至行不譏刺之辭豈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

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客敬俗人有功則

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

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容貌

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

陽者子陽鄭相也一曰鄭君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舊本列禦寇上衍

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圍寇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

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

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笑一作歎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列子同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謂目本非有異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詤詤讀誣妄之誣億不詳審也○舊本詤作詤段云當作詤說文詤夢言也從言巟聲正如巟無荒𢗲通用故可讀誣又惠氏於左氏襄卄九年傳祇見疏也亦謂當為詤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同智也○亦當作同一智也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遠愚者其所能接近

也愚者蔽於明禍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爲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之莽莽均長貌。注不明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爲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幅乎疑人之欺已也故亾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爲昏主謀以在將亾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舊校云爲智一作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

無以接。○李本作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桀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卽世也亦當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貂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猶快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

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宮割陰為奄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病也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魍魎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似本字是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字當在令命之下葢先以命釋令也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三字疑衍文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

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堂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言一作敗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無由接見也○疑見字衍屬上句非無由接固卻其忠信接知也卻不用○案固與故通用劉本作見字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妙也故箕子窮於商爲紂所困范蠡流乎江佐越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於江而去也○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寗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趫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趫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深○戒其勿輕易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殽澠池縣西崤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

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徼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僖卅三年正義引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袀服即左傳之均服舊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工記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君不載

以下字亦多訛竊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爲句高氏誤分之時秦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在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下今左弁不軾右既下復超乘以上與左氏傳微異超乘者五百乘○左傳作三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踊車上也不下車爲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注巨踊之巨當從左傳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冑而下爲是蓋既下而卽躍以上車示其有勇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人閒訓作蹇他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命曰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之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道候視也暗晉國也○案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晉訛作晉注亦訛今從善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入○舊校云陷一作以及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彊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驩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

而困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也（彊霸也○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十一字乃校者之辭）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殽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師必於殽繆公不信○正文舊本作智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敗殽也穀梁傳曰匹馬隻輪

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首句舊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訛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

故不至之爲害大矣師敗師執故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樂成功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麛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無罪尤也○鷖蓋魯人名孔叢子作謗御覽同韠字舊訛韡案當作韠與芾韍紱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正作芾用三年男

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過也○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也注就訛文爲釋非是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左氏襄卅年傳貯作褚同盧云案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四分律第四十一引傳亦作貯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此之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也嗣續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訿

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誂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必無所能爲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爲也雖施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注施舊作此誂案王肅注家語正論解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行罪也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爲事也乃賢主所以爲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爲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

還反報文侯也報白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盧云疑是負功文侯

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

兩篋以進○秦策作謗書一篋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

也難說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

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殆危幾近中山之

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亾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為己功一方寸之書則亾矣何乃二篋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

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不能無為故不可與為無為也凡舉無易之事○舊校云易一作為氣志視聽動作

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爲之前馬故稱小弱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王曰皆如西

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沖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寶）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

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千古舄鹵兮生稻粱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案無所用下似脫一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敎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讙譁而弗爲

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哅哅邪國之殘亾亦猶此也○猶與由同故哅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哅哅也止善賢主以之哅哅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强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注魏世家王字衍以一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廿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亾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亾則不

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可不見○孫疑兩可不文倒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作不可爲是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爲周公兄豈不可信全謝山以臯鼬之會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安得如此注所言乎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此之謂也○止善舊本誤作亾義今據淮南齊俗訓本文改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格鬬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在定六年此誤合爲一釋文云惟本又作帷羣經音辨云小惟子楚人也音帷又反伐郢又復也郢楚國都也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

楚太子建之母在鄍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鄍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一年事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竆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知中故國危身竆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黃東發云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也明日戰怨謂華元曰昨日

之事子爲制昨日之事殺羊事也今日之事我爲制今日之事御事也○陳氏樹華春秋內傳攷正云左傳子爲政我爲政此或因始皇名改但他卷不盡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爲鄭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享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已○注單醪亦作簞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爲楚莊王事獨享宋邦乂本作獨周形近而訛今改正魯季氏與郈

氏鬬雞郈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案淮南人閒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此互異季氏爲之金距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謚其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也侵郈氏宮以謚巳宅○淮南歸作侵又下句作而築之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郈氏昭謚也傷循譜也○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鞏正義引世本作革字形竝相近以字爲氏當作以邑爲氏孝公八世孫成叔爲郈大夫因以爲氏曰禘於襄禘大祭也襄公昭公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巳其餘盡舞於季氏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二人左傳淮南竝同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

盧云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八御覽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八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辨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

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薨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爲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

少主也奮彊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也行去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也慤誠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也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則知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惡壅卻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案淮南兵略訓鶡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

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鶡冠子本亦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可通用也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注頗難通疑宥與囿同謂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

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眞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亾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舊本作別能今案文義改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

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〇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爲句不當訓惑疑是盛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爲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國不善之悖逆者可之也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湣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爲宣王湣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

所行徒謂之士也○梁仲子云前樂成篇義士作議士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爲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爲湣王臣其弊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弊也然二人卒弊之湣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人表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踔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悼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眞所謂士已○舊校云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肎以爲臣乎○舊校云肎一作用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舊校云廟一作廣深見侮而不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鬬則是辱也○大夫疑衍大字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

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爲未至如是○此注各本脫李本有）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鬭者是全王之令也（○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鬭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也）齊湣

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亾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湣王繼篡國之胄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總校王詒壽　分校金筆麒　許德裕　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鎭洋畢氏校本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愼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也惡氣苛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爲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勤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

稼穡則入己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舒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知故蔽之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堅剛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畢盡）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以用也）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恫玉篇作挏）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亾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郵無正見國語即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意即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

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愼也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溼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皆惡諡也○壅過逸周書獨斷蘇明允並作壅遏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

(不得也)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邦)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悗作悗兮案遇悗皆非也悗音喘又音灤玉篇惑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廢忘也)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賣馬脯義同)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故芎藭之似藁本蛇牀之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猗頓不能別也闇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蘶蔽二世以鹿爲馬此之類也○薇蕪博物志作蘼蕪)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

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亾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諠黑顧反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案注似主本是生字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不自專獨爲教詔知而不爲雖知之不與爲名其功也和而不矜和則成矣不自矜伐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之謂也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肎爲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爲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肎爲人之使令者乎清靜以公公正神通乎六

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海外四海之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性命也大湫猶大賓）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濬然無所思慮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得之也故曰夫其非道也○舊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知之也故曰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不幾也靜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盧云

此所言幾即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乃賢意相似注似非也大明不

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爲而化流行不治小事也假攝

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舊本正文夫

其不能下缺也字今依注補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

者務濟國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有流言之謗魯隱有鍾巫

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也其大乎子翬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

注其大乎三字衍仍當有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

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

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

萬物而不宰宰主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從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仁篇淮南主術訓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法正直○準說文本作準从水隼聲而諸子書多省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寧安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騭下

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本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已明不能察偏遠故彌少也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敗傷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為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與為無異故曰所以為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也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為寒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至精無象而萬

物以化天（說與昊天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其物則為不備也。注則為朱本作則反有）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備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特但）眾智

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間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

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智差自亾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亾也奮能自殃奮彊也夏桀彊其能以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卑謙名譽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猶順也人主好以己為己所好情所欲

則爲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從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倣鳥跡以造文章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爲稷○案柱社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爲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爲器○舊本注吳回下衍黎字今刪夏鯀作城鯀禹父也築作城郭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合其宜然而

非主道者○舊校云主一作至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衆○舊校云暴一作爲今案爲字是也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爲威嚴解正文與注竝窒礙以好唱自奮奮彊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以自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爲代有司爲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不

爭取容定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以聽五音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以視五色心雖知不可以舉不可舉取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志意傾邪故曰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有所聞故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見故藉明以見物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故藉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得其正故曰廢亾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亂擾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

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 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亡國之主所樂及脩其本者弗爲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 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 言不知其君不信脩仁義無欲爲可以致治安國之本 無骨者不可令知冰 亡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 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可道 理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家小 昭釐諡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處徙陽翟釐侯景侯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八表亦仝然韓簡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據世本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非

景侯子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冢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冢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冢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聽訛今案下文改聰與聾韻協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

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傳壙固必十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其以意林作而欲南撫多顛南極之國○顓意林作鵝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作南服壽麻南字訛注引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大荒西經作闕耳若之何哉○意林作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

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斟乃糂之訛說文糂以米和羹也前愼人篇作不糝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

食熟〔選聞須臾〕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飲之〔煤炱煙塵也入甑墮也○煤炱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炱煤梁仲子云盧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炱故用此室與炱形近致訛今定作煤炱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墜今皆依選注刪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心憶妄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似兔化而爲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止之者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篋祓篲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喻人君好治人臣之職與祓篲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識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自見蒙闇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舊校云虜一作慮案虜與慮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數或是此誤亦疑虜首當是鬲首容成作厤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尚

儀郎常儀古讀儀爲何後世遂有嫦娥之鄙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舊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云呂氏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即相土也寒哀作御○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作袁誤孫云蜀志郤正傳注引作韓哀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著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任故所以能所不知也所以知

之也（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謂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

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日能燭之○日舊訛月注同趙云極燭猶言偏燭注非）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詘厭志意通達不可障塞）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之天子也反本○朱本注末有也字）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莫無）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

治矣黔首巳親矣名號巳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復白曰墾田大邑○新序大作剏韓詩外傳作墾田刱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甯遬甯戚○古戚速同音遬卽速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無臣字梁仲子云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爲大諫平原廣城○城疑域新序作圉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閒曰軌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新序作成甫外傳亦作成

請置以爲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㠯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管子作賓須無王厚齋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爲正梁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爲大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甯請置以爲大理大理治獄官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黃氏曰抄引作不任已之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

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愉解綖緩○舊校云慎一作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上事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

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飾虛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爲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質正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爲華藻也○行其情舊作其行情孫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衆干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誤疑當爲効又疑是効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

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好憎）用虛無爲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謚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撓曲）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爲無謚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

平（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為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明也以用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此之謂也○注此字疑衍）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諠亂）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多大）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責

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以偏見教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柰何為實也○自有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二文與不復別出此為實舊校云一作寶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實為是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靑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國際至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韓非外儲說左上任登作王登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韓非作中章胥已是二人下云一日而見二中大夫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用也

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〇易舊作見訛今案文義改正非晉國之故故法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哉〇舊本吾又耳而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尙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能爲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任

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爲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說苑尊賢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誤小臣湯之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管夷吾百里奚聽○舊校云一作任案說苑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當作豈特船驥哉說苑作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說見當染篇紂用惡來宋用唐鞅○從說苑作唐鞅亦見當染篇舊本作駛唐誤齊用蘇秦

而天下知其凶（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譌作甚今亦從說苑改正）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說苑作苦○若說）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中）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說苑作亦○若說）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達）不用象譯狄鞮

方三千里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鞮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鞮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注象胥下舊本衍古字今刪閩越周禮作閩貊王制東方曰寄此作鞮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鞮南七字疑衍文胡字亦疑衍古之

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之畿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亥有脫漏今依傳補十二字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

○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引作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　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彊幹弱枝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故所以天下爲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無大勞故曰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

使小欲盡濟故曰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郼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郼說見慎大篇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也以重使輕從，從順以輕使重凶。凶逆也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亂世而王尚爲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倒矢而射橫戈而戰武王由是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

輴沙用鳩山用樏用輴山用樏釋音云肆乃鳥切推版○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具又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輴肆窮廬葉林宗本作肆俗本作鳩至脩務訓葉本亦作鳩矣因其勢

也者令行○案因其勢也下似當云因其勢者其令行補四字語氣方完位尊者其敎

受受因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

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

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嘗識及此疑是嘗試反此諸侯不欲臣於

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也權輕重審大

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

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

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欲望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屈竭也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

分而已矣分土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也○注定分似當作分定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年而始與平故高注每云十五年康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亾非不可以亾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壬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子字子我○注壬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闞止字子我諸子遂誤以爲宰予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

去一人也相憎不可竝也故願去一人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舊校云而一作汝識一作議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作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悔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七曰聽羣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眾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何以知其然

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淸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老耽困學紀聞十引仍作老聃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壺子弟子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注舊本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陽生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爲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梁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臏爲齊人此獨以爲楚人當別有據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

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有金鼓所以一耳也金鐘也擊金則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校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區以別也目不

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一者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摶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訛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騑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騑策轡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

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何隱者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爲身。爲訓治也意林兩爲字即改作治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

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爲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

壽言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爲楚將又相魏爲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注又不應在亥見下得無後人所爲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

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壯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 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故曰困於王錯

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

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臠割唯此注言車裂則非是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齊於艾陵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王夫差於五湖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案史表滅宋者齊湣王也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濬朱昌壽校